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2005

編選重寫與翻譯重寫：沈從文作品英譯選集研究

Kit Ching LEU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tran_etd

Part of the [Applied Linguistics Commons](#), an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梁潔貞 (2005)。編選重寫與翻譯重寫：沈從文作品英譯選集研究 (碩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tran_etd.13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編選重寫與翻譯重寫
——沈從文作品英譯選集研究

梁潔貞

哲學碩士

嶺南大學

二零零五年

編選重寫與翻譯重寫
——沈從文作品英譯選集研究

梁潔貞

論文呈交以符合哲學碩士課程之部分要求

嶺南大學

二零零五年

論文撮要

編選重寫與翻譯重寫 ——沈從文作品英譯選集研究

梁潔貞

哲學碩士

中國現代作家沈從文 (1902-1988) 的著作，自一九四九年開始在中國大陸和台灣被禁，長達三十年。這期間，沈從文的文學成就被主流文學史忽略，甚至否定。可以說，沈從文在中國的文學評論界，以至中國文學史“缺席”逾三十年。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改變，西方學者的影響增加，中國學術界開始重新肯定沈從文的文學成就，沈從文的名字乃得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論述中重現。反之，在西方學術界，沈從文研究從沒有中斷。

選集，無論是個別作家的專集，還是不同作家的合集，是作家風格、面貌的縮影，而中國現代作家的英譯選集，更是英語讀者認識中國作家最便捷的途徑。翻譯、編選是“重寫”(rewriting) 活動，而“重寫”往往隱含選取、評價等判別標準，操縱着譯者、編者對作品、作家的認識與接受程度，對文學作品能否成為經典作品和成為甚麼樣的經典，有一定的影響。本論文借用勒菲弗爾 (André Lefevere) 的“重寫”概念，先從宏觀角度探討沈從文作品英譯選集的編者在編選過程中，如何“重寫”沈從文的形象；然後從微觀角度分析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如何“重寫”沈從文的作品及其形象；而在兩種“重寫”的操縱下，各英譯選集又如何折射沈從文的形象。

本人謹聲明，本論文為本人之原創性研究成果，所有引用已發表或未發表之研究作品，均已適當註明出處。

梁潔貞

二零零五年

畢業論文核准證

編選重寫與翻譯重寫
——沈從文作品英譯選集研究

梁潔貞

哲學碩士課程

論文審查委員會：

（主席）

孫藝風博士

（校外考試委員）

張佩瑤教授

（校內考試委員）

黃國彬教授

（校內考試委員）

趙茱莉博士

導師：

黃國彬教授

副導師：

莊柔玉博士

代教務會核准：

饒美蛟教授

研究及高級學位課程委員會主席

日期

目 錄

鳴謝	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沈從文作品英譯概覽	10
第三章 編選重寫：出版人、編者、讀者、文本存缺	18
1. 出版人	18
2. 編者	20
3. 讀者	23
4. 文本存缺	25
第四章 編選重寫：意識形態	28
第五章 翻譯重寫：敘事技巧	38
1. 敘事模式	40
2. 敘事語言	42
3. 故事情節	46
第六章 翻譯重寫：人物描寫	52
1. 少女翠翠和三三	54
2. 小男孩北生	64
3. 婦人王嫂	66
第七章 翻譯重寫：鄉土景物	68
1. 鄉村生活	69
2. 影像	75
3. 聲音	78
第八章 翻譯重寫：鄉土語言	82
1. 個人方言	82
2. 地理方言	86
3. 順口溜	88
第九章 結論	91

附錄

附錄一	沈從文英譯專集書目	102
附錄二	沈從文作品英譯索引	103
附錄三	沈從文作品英譯索引：期刊部分	116
附錄四	沈從文作品英譯索引：選集部分	118
附錄五	沈從文作品英譯索引：專集部分	122

徵引及參考書目	125
---------	-----

鳴謝

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有賴多位師長、朋友、親人的支持和鼓勵。

首先，感謝恩師黃國彬教授、莊柔玉博士循循善誘，使我獲益良多。在嶺南進修的日子裏，恩師在課堂內外的教導和啟發，教我明白做人處世、求學問道應有的態度。在論文寫作期間，得到恩師悉心指導、關懷鼓勵、信任支持，還有包容我的錯失和執著，謹致以最衷心的謝意。恩師的言教和身教，學生一輩子銘記於心。

此外，承蒙張佩瑤教授、孫藝風博士、趙茱莉博士耳提面命，對本論文提出寶貴意見，為進一步探討這個課題給予建議，謹致謝忱。

特別感謝金隄教授、金介甫教授，在百忙中不厭其煩地回覆我的提問，為本論文幾個懸而未決的論點，提供詳實的解答。

感謝翻譯系張南峰教授及其他老師，以及辦公室職員，特別是陳彩雲女士，在我撰寫論文期間所給予的各種協助。

修讀研究院期間，陳萬雄博士、陸國燦博士、梅子先生一直關心本論文的寫作，不時給予支持、鼓勵、意見，我心存感激和謝意。

在我徬徨忐忑的時候，感謝周慧儀、葉美施、潘素霞、劉偉成、蘇倩雅、蘇佩珊、林雅儀、關韻媚送來問候、歡笑、協助，讓我抖擻精神，繼續上路。

感激家人默默的支持，讓我可以全心全意重投校園，實現我的夢想。最後，感謝沿途與我休戚與共的輝洪。

第一章 緒 論

中國現代文學作家沈從文 (1902-1988)¹，出身軍人家庭。年少時曾入伍當兵，五年的行軍生活對他日後的創作影響甚深²。一九二三年³，沈從文決定棄軍從文，離開家鄉，孑身跑到北京，追尋他的文學夢。

一九二四年，沈從文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第一篇作品⁴，正式展開他的創作生涯。其後得徐志摩、胡適、林宰平等人賞識推薦，作品經常在北京的《晨報副刊》、《獨立評論》、《現代評論》、《國聞周報》、《小說月報》、《水星》、天津的《益世報》、《大公報》等重要報刊發表，並先後在上海吳淞中國公學、上海暨南大學、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青島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任教。二十年代末，沈從文在中國文壇漸露鋒芒。三十年代初，是他創作的高峰期和成熟期。他的作品產量非常豐富。埃德加·斯諾 (Edgar Snow) 指出，沈從文三十歲前，已寫出了四十多種集子，堪稱中國大仲馬 (Dumas of China) (181)。沈從文曾經表示，“我算是第一個，也是最早的職業作家。” (符家欽 111) 除創作外，沈從文更擔任多份報章副刊、雜誌的編輯工作。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壇出現了不同的文學團體和派別。沈從文一直保持獨立身分 (沈從文 14: 257)， “絕不依傍任何特殊權勢企圖僥倖成

¹ 沈從文，原名沈岳煥，出身漢苗家庭，原籍湘西鳳凰縣。有關其生平，可參考金介甫《沈從文史詩》（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凌宇《沈從文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² 一九一七年，沈從文離開湘西到辰州當補充兵。行伍的經歷和沅水流域一帶的人事哀樂成為他創作中一個重要的主題。

³ 沈從文到北京的時間有兩個版本。一為沈從文自述的版本：一九二二年夏天（巨文教 277）；一為研究者根據各方資料考證所得的版本：一九二三年夏天（金介甫，《沈從文史詩》 179；符家欽 106-07）。沈從文夫人張兆和認為後一說較可信（巨文教 277）。

⁴ 沈從文第一篇發表的作品為《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刊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北京《晨報刊副》，署名休芸芸。現收入《沈從文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頁 3-6。

功”（沈從文 16：388）。沈從文曾說：“我不輕視左傾，也不鄙視右翼，我只信仰‘真實’。……文學實有其獨創性與獨立價值。”（沈從文 13：207）這種堅持文學超越政治、不作藝術上妥協的態度（金介甫，《沈從文史詩》324），使他在文學的創作歷程中變得孤立無援，不時受到批評（沈從文 14：254）。一九四八年，郭沫若點名抨擊沈從文⁵，指斥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郭沫若 265），譴責他為桃紅色作家（郭沫若 268）。同年，因為逐步升級的政治批判，沈從文終止所有文學創作，轉而從事文物研究。共產黨執政以來，沈從文的著作幾乎絕跡中國大陸。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的年輕一輩，以至專修現代中國文學的學生和年輕老師都不知道沈從文的名字（凌宇，台灣版序 2；鄭樹森 302），即使到了一九八八年，馬悅然 (Göran Malmqvist)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瑞典大使館的文化參贊求證沈從文的死訊時，大使館的文化參贊仍不知道沈從文是誰（馬悅然 37）。

台灣的情況與中國大陸相若。沈從文早年曾在《禁書問題》一文中，指斥國民黨查禁文學書籍的政策近於焚書坑儒（沈從文 17：62-68）。他又常常寫文章批評國民黨政府，被國民黨視為“投共”（凌宇，台灣版序 2）。國民黨在一九四九年避居台灣後，把沈從文的著作列為禁書（金介甫，《沈從文史詩》453；凌宇，台灣版序 2），到一九八七年戒嚴令解除後，沈從文的著作才准予流通（王德威，《重讀夏志清》xxvi；馬悅然 37）。沈從文曾告訴文物專家史樹青：“台灣罵我是反動文人，共產黨說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難歸，我往哪兒呢？”（陳徒手 38）可以說，沈從文的作品成為海峽兩岸的禁書逾三十年，惟有在香港才能公開讀到沈從文的作品。

⁵ 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動文藝》，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大眾文藝叢刊》第一期發表。

自一九四九年開始，沈從文的著作一直遭中國文學史家冷待。由中國學者、文學史家撰寫，並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不是否定沈從文的文學成就，就是徹底地忽略他。這種情形，到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改變⁶。沈從文在中國現代文學“缺席”逾三十年，最終能“重回”中國現代文學史，得到學界的肯定，並掀起一股“沈從文研究熱”，與八十年代中的“尋根文學”，以及西方學術界對沈從文的讚譽可說不無關係 (Kinkley, “Shen Congwen” 176)。

在沈從文被中國、台灣的文學史家、評論者刻意忽略的年月裏，夏志清是“少數記得他並賦予極高的評價的知音”（王德威，《重讀夏志清》xx-xxi）。馬逢華在《敬悼沈從文教授》一文中指出：

在我的印象中，整個 50 年代裏，西方學者雖然對 30 年代已經成名的中國作家的命運，普遍關心，但是並沒有對沈先生特別注意。(196)

由是觀之，夏志清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英文專著《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⁷ 算是英語評論界最早的沈從文評論。夏志清在書中特闢專章討論沈從文，把沈從文與華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葉慈 (W. B. Yeats)、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等西方作家相比。夏志清在書中高度評價沈從文，認為他是“中國現代文學中一個最傑出的、想像力最豐富的作家”(165)。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沈從文研究的影響，從劉紹銘的話可見一斑：

⁶ 關於中國大陸的評論家對沈從文的評價，以及歷年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中評論沈從文的情況，可參考鄭樹森的《沈從文的歷史位置》(310-02) 和劉再復的《百年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74-75)。

⁷ 該書的英文初版、增訂版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 (Yale University Press) 分別於一九六一年、一九七一年出版；第三版收入王德威的“導言”，由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在一九九九年出版。中譯本初版於一九七九年由劉紹銘等譯，定名為《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台灣版在一九九一年，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二零零一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再版重印。本文參考了二零零一年版的中譯本。

沈從文在三四十年代本來就薄有文名，但其作品受到“另眼相看”，成為博士論文和專題研究題目的，也是因為《小說史》（中國現代小說史）特闢篇幅，對這位“蠻子”另眼相看的關係。(ix)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後，沈從文研究開始進入學術的殿堂。

首先是成為學術會議、學術期刊的論文題目。一九六二年，施友忠 (Vincent Shih) 在英國舉行的學術會議 (Ditchley Conference) 上所宣讀的論文⁸，就是探討中共的文學箝制 (Communist literary dictatorship) 對茅盾、巴金、沈從文的影響；討論巴金和沈從文的部分，翌年在倫敦《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發表⁹，可算是最早討論沈從文的一篇英語學術論文。在英語學界研究沈從文的學者當中，以王德威¹⁰、金介甫 (Jeffrey C. Kinkley)¹¹ 的論文較受注目。

其次是成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安東尼·約翰·普林斯 (Anthony John Prince) 在澳洲悉尼大學的博士論文《沈從文的生平與著作》(*The Life and Works of Shen Ts'ung-wen*)(1968)，是第一篇英語的沈從文研究論文。到了七十年代，以華盛頓大學威廉·麥克唐納 (William MacDonald)¹² 的博士論文《沈從文小說中的人物與主題》(*Characters and Themes in Shen Ts'ung-wen's Fiction*)(1970) 和哈佛大學金介甫的博士論文《沈從文筆下的共和國時代的中國》(*Shen Ts'ung-wen's Vision of Republican China*)(1977) 最為突出，成為日後研究者經常參考徵

⁸ 論文題目為《教條主義者、搖旗吶喊者和逃避主義者：老一輩的中國作家》(“Doctrinaire, Enthusiast and Escapist: Writer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本文借用馬逢華《敬悼沈從文教授》一文的中譯(197-98)，並加以修訂。

⁹ 文章收入《中國季刊》一九六三年春季《中共文學專號》，題為《搖旗吶喊者和逃避主義者：老一輩的中國作家》(Vincent Y. C. Shih, “Enthusiast and Escapist: Writer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3(1963): 92-113.)。

¹⁰ 王德威曾撰寫多篇討論沈從文的學術論文，例如“Imaginary Nostalgia: Shen Congwen, Song Zelai, Mo Yan, and Li Yongping”(*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3. 107-32.)。

¹¹ 金介甫寫過多篇研究沈從文的學術論文，例如“Shen Congwen and the Uses of Region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2 (1985): 157-83.)。

¹² 麥克唐納為施友忠的學生。

引的書目。八十年代則有哈佛大學彭小妍¹³的博士論文《超越對立——沈從文的先鋒主義與原始主義》(*Antithesis Overcome: Shen Ts'ung-wen's Avant-gardism and Primitivism*) (1989)，該論文於一九九四年在台北出版。

至於英語世界研究沈從文的專著¹⁴，不可不提聶華苓參加美國“愛荷華寫作計劃”的研究成果《沈從文論》(*Shen Ts'ung-wen*)。該書於一九七二年在美國紐約出版，屬較早期的沈從文研究專論。此外，沈從文研究專家金介甫在他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加入大量一手資料，寫成《沈從文史詩》(*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¹⁵，出版後廣受注意，成為沈從文研究的必讀教材，甚至被認為是“迄今為止，關於沈從文生平作品最好的英文著作”（王德威，《現代中國小說十講》129）。

縱觀英語世界的沈從文研究，以八十年代最活躍，九十年代成果最顯著。這二十年來，單以英語撰寫的研究項目計算，至少有八篇博士論文、兩本專著、多篇學術論文。由此可見，沈從文研究逐漸受到西方學術界注視，成為一代接一代的學者研究的課題。在非華語地區的學院、大學，沈從文成為修讀中國現代文學必讀的作家之一，幾乎與魯迅並駕齊驅。

在英語學界，沈從文的作品不單得到廣泛注視和討論，而且獲得接受及肯定。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悅然曾間接證實，一九八八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已決定頒給沈從文，可惜他在同年五月去世，未能成為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金介甫，前言 xv；劉再復 65；魏可風 84）。沈從文的文學成就得到西方

¹³ 彭小妍是台灣洪範書店《沈從文小說選 I, II》(1995) 的編者；該專集是當地較有模規的沈從文選集。

¹⁴ 西方學界的沈從文研究，除英語外，還有多種印歐語言，例如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

¹⁵ 該書先後出版了三個中文譯本，譯者均為符家欽，按初版年份分別為：一九九零年，北京時事出版社的《沈從文傳》；一九九五年，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的《沈從文史詩》；二零零零年，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的《鳳凰之子：沈從文傳》。金介甫在台灣版的序言指出，因審查限制，大陸版部分內容被刪去，只有台灣版屬全譯本(7)。

肯定，他的作品能引起西方讀者的迴響，與他的作品能夠翻譯出版不無關係。畢竟，能直接閱讀原著的西方讀者，包括華人學者和漢學家，只屬少數。沈從文的著作翻譯成多種外文，包括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日文、印度文等等。英語是世界語言，相對於其他印歐語言，懂英語的讀者為數較多。由於這緣故，沈從文作品的英譯成為不諳漢語的西方讀者認識沈從文的途徑，也是華語地區以外的大學講授中國現代文學的參考材料，其影響較其他譯本大。

沈從文作品的英譯以不同形式發表或出版，如期刊雜誌、小說選集、作家合集，以及作家英譯專集¹⁶，當中以英譯專集較有系統、較具規模。因此，沈從文作品的英譯專集（簡稱“沈從文英譯專集”）就成為英語讀者認識沈從文的便捷途徑。沈從文作品的英譯概況，第二章會作出較詳細的闡述。

讀者閱讀沈從文英譯專集¹⁷，是要認識他的創作風格，英譯專集能否重現沈從文的文學特色就變得特別重要。換句話說，英譯專集是沈從文作品在英語世界的代表。勒菲弗爾 (André Lefevere) 認為，只要任何文本指稱代表另一文本，就是“重寫文本” (rewritings) (*Translating* 3)¹⁸。這樣看來，翻譯、選集，以及英譯專集都是勒菲弗爾所謂的重寫文本。重寫者 (rewriters) 和重寫文本投射原著、作家、文學、文化的形象 (image)¹⁹，繼而影響讀者對這些範疇的認識和看法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110)。在重寫的過程中，不管有何意圖，重寫者或多或少會改編 (adapt) 或操縱 (manipulate)²⁰ 原文，以配合主流的意識形態 (ideology) 和詩學 (poetics)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vii, 8)。勒

¹⁶ 本文以“專集”代表作家個人選集，以區別其他類型的選集。

¹⁷ “沈從文英譯專集書目”見附錄一。

¹⁸ “Rewriting”可翻譯為“重寫”或“改寫”。“改寫”帶有刻意修改的意味，未能涵蓋本論文所指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改動。因此，本論文選用“重寫”為“rewriting”的中譯。

¹⁹ 勒菲弗爾並沒有明確界定“形象”的意義，一般可理解為原著或作家在特定文化中的投影 (projection) (Shuttleworth 147)。

²⁰ 勒菲弗爾並沒有清楚界定“操縱”的意義，可以理解為重寫者以貌似客觀的方式，對原著、作家、文學、文化施加控制 (*Translating* 7)。

菲弗爾所指的意識形態，並不局限於政治範圍，還包括規範人類行為的形式、習慣、信念 (*Translation, Rewriting* 16)；詩學則由編制成分 (inventory components) 和功能成分 (functional components) 組成，前者指文學技巧、體裁、主旨、人物原型及處境、符號等，後者指主題 (themes)、文學在社會系統中的角色或應有的角色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26, 134)。他指出，重寫操縱文學在社會上的某種功能，所以，重寫就是操縱 (*Translation, Rewriting* vii)。換個角度說，重寫某程度上重釋 (reinterpret)、改動 (alter) 或操縱原文，並在過程中建構作家或文學作品的形象 (Shuttleworth 147)。

沈從文英譯專集涉及編選和翻譯兩個主要部分。按照勒菲弗爾的說法，英譯專集就是重寫的文本，重寫了沈從文及其作品的形象；英譯專集與原文中沈從文的形象有所偏差，是必然產生的現象。本論文將循編選和翻譯兩個方向，檢視沈從文英譯專集所出現的“偏差”。

勒菲弗爾以編選非洲詩選為例²¹，探討影響編選的幾種因素，包括出版人²²、文本存缺、編者的詩學 (*Translation, Rewriting* 124-37)。文中以較長篇幅，從各選集的編者引言，分析編者的詩學如何影響所編收的詩人、作品主題、體裁等。本論文探討編選重寫的部分，會參考勒菲弗爾就非洲詩選的分析，借用他提出的編選概念，分析各沈從文英譯專集的具體編選情況²³。首先從出版人、編者、文本存缺等角度，探究各英譯專集所折射的沈從文形象，分析各英譯專集出現偏差的原因。這部分將在第三章詳細討論。

²¹ 勒菲弗爾僅以非洲詩選作為研究對象，提出編選重寫的概念，並未有就其他選集作具體分析。

²² 即勒菲弗爾所說的贊助者 (patron)。贊助者指能推動或阻礙對文學作品進行閱讀、寫作和重寫的權力機構或個人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15)。

²³ 詩學的討論將歸入第三章，討論編者的部分一併討論。不過，由於沈從文英譯專集大都沒有完備的資料或文獻交代編選過程和準則，詩學的討論並不是本文的側重點。

然後因應沈從文所處的社會環境，加入意識形態的討論。作家專集基本上以作家為中心。專集所反映的，不管是作家的特色，還是創作歷程，焦點總離不開作家。回顧近百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不少作家的作品都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牢籠，“文學變成意識形態的轉達”（劉再復 75）。結果，作家的意識形態會影響作家專集所折射的作家形象。不過就意識形態而言，沈從文和魯迅、巴金、茅盾有別，因此本論文另闢專章，就這一點深入探討，藉此指出一個特殊的現象，與同期作家相比，政治的意識形態沒有主導沈從文的創作，因此，在英譯專集的編選上，意識形態並非重要的考慮。無論編者編選沈從文哪個階段、哪類體裁、哪類主題的作品，英語讀者都可以從文學的角度窺見沈從文的創作風格。第四章將作深入研究。

在一次訪問中，馬悅然談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工作，認為翻譯的質素會直接影響評選的分數（魏可風 81）。可見翻譯的質量能在某一程度上決定作家在讀者心目中會留下何種印象。因此，翻譯文學作品時能否反映作家的風格就變得非常重要了。本論文探討翻譯重寫的部分就以這一論點為基礎，由宏觀進而微觀，以文本分析的方法，從語法、語義入手，檢視沈從文英譯專集所展現的風格與原文的差異，從而論證各英譯專集的翻譯是否能充分地反映原文的特色。由於篇幅所限，本論文無法全面探討沈從文多種多樣的風格，只能就敘事技巧、人物描寫、鄉土景物、鄉土語言幾項最廣為論者稱道的特點進行研究。有關的分析見第五、六、七、八章。

最後，第九章綜合各章的分析，檢視經過翻譯重寫和編選重寫的雙重重寫後，沈從文英譯專集所折射的沈從文形象，並指出各專集所投射的形象的異

同。最後，分析勒菲弗爾的重寫概念，用在非洲詩選的個案與沈從文英譯專集的個案的不同，拋磚引玉，引發討論。

第二章 沈從文作品英譯概覽

沈從文作品的英譯¹，最早要追溯到一九三六年，發表於上海《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 的《邊城》² 和收入《中國現代詩選》(*Modern Chinese Poetry*) 的《頌》³。第一本沈從文英譯專集是《中國土地》(*The Chinese Earth*)，由金隄和白英 (Robert Payne, 1911-1983) 合譯，於一九四七年在英國倫敦出版⁴；第一本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沈從文英譯專集，是一九八一年出版的《邊城及其他》(*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譯者為戴乃迭 (Gladys Yang)。最近期的沈從文英譯專集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在二零零四年出版的中英對照版《沈從文短篇小說選》(*Selected Stories of Shen Congwen*)。

我們不妨從中國大陸和歐美兩個地區去了解沈從文作品英譯的出版情況。在中國大陸，上海《天下月刊》是最早發表沈從文作品英譯的雜誌，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零年，先後翻譯並發表了三篇沈從文的作品。六十年代初，具中國官方背景的《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翻譯並發表了一些沈從文的作

¹ “沈從文作品英譯索引” 見附錄二。

² 收入《沈從文全集》（以下簡稱“《全集》”）第八卷，頁 61-152。譯文“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分四期連載，由埃米莉·哈英 (Emily Hahn) 和辛墨雷 (Shing Mo-lei) 合譯。

³ 收入《全集》第十五卷，頁 128-29。譯文“Ode”，譯者為哈羅德·阿克頓 (Harold Acton) 和陳世驥 (Ch'en Shih-hsiang)。

⁴ 一九四七年初版的封面題字為《中國的土地》；一九八二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重印時，封面題字改為《中國土地》。作者沈從文和譯者之一金隄分別在《〈新與舊〉譯序》（收入《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頁 410-11）和《淚珠》（收入《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頁 203-05）提及此書時，均稱為《中國土地》。本論文沿用《中國土地》為 *The Chinese Earth* 的中譯名稱。《中國土地》重印時加入沈從文親撰，傅漢思 (Hans Frankel) 翻譯的“作者序言” (“Preface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以及由傅漢思撰寫的“作者介紹” (“About the Author”)。

品⁵，可惜這些譯作在中國大陸只是曇花一現，僅限於一九六二年翻譯了一篇沈從文的藝術評論《魚的藝術》⁶和中篇小說《邊城》⁷。往後的二十年，沈從文作品的英譯絕跡於《中國文學》這本向西方讀者推介中國文學的期刊。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的政治氣氛有所改變，《中國文學》於十八年後再次發表沈從文作品的英譯。《中國文學》雜誌社分別於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出版《邊城及其他》(*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及《湘西散記》(*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兩書同屬“熊貓叢書”(Yang Xianyi 265)。一九九九年，中國文學出版社及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聯合出版英漢對照版的《沈從文小說選》(*Selected Stories by Shen Congwen*)。由此可見，《中國文學》雜誌社幾乎是在中國大陸出版沈從文作品英譯的唯一途徑。

沈從文作品的英譯發展在西方較為蓬勃。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至四十年代末十多年間，逾二十篇沈從文的作品翻譯成英語，在英、美等地相繼發表出版。五十年代是沈從文作品英譯的真空期。在六十年代出版的期刊、選集相繼發表沈從文作品的英譯。六十年代中以還，英語學界一直從事沈從文的研究及翻譯其作品。六十年代至今，英語地區一直有新的譯作面世，新譯與重譯合共約五十篇。新譯的作品有《雨後》⁸、《白日》⁹、《在昆明的時候》¹⁰、《八駿圖》¹¹等；重譯的作品有《柏子》¹²、《蕭蕭》¹³。《柏子》在一九八一年許

⁵ 一九五六年，中國共產黨政府要求《中國文學》雜誌社納入外語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的架構之內，成為該出版社旗下的一個部門 (Yang Xianyi 195-96)。所以，《中國文學》雜誌社是具官方背景的機構。《中國文學》除英文版外，另有法文版。除特別說明外，本文所討論的《中國文學》均為英文版《中國文學》。

⁶ 收入《全集》第三十一卷，頁 11-16。譯文“The Fish Motif in Chinese Art”，譯者不詳。

⁷ 戴乃迭翻譯的“The Border Town”分兩期在《中國文學》連載。

⁸ 收入《全集》第三卷，頁 273-78。

⁹ 收入《全集》第七卷，頁 402-17。

¹⁰ 即《昆明冬景》。收入《全集》第 17 卷，頁 265-70。

¹¹ 收入《全集》第八卷，頁 197-225。

¹² 收入《全集》第九卷，頁 39-46。

芥昱翻譯之前，已有兩個英譯本¹⁴；《蕭蕭》則分別由李宜燮 (Lee Yi-hsieh) 與李如錦 (Li Ru-mien) 於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九年翻譯成英文。兩個譯本在前，國外學者劉易斯·S·魯濱遜 (Lewis S. Robinson) 與歐陽楨仍分別於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一年重譯《蕭蕭》¹⁵。

沈從文作品的翻譯活動在西方所以活躍，與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極力推崇沈從文的作品不無關係。夏志清本人亦與葉維廉合譯沈從文的作品¹⁶。《中國土地》絕版多時後，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在一九八二年重印，這與夏志清的引介推薦有直接關係（沈從文 16：411）。夏志清以評論者、譯者、編者等不同的身分，積極向英語讀者推介沈從文的作品，使沈從文的作品得以順利進入英語讀者的閱讀視界。除夏志清推介外，研究沈從文的幾位專家也撰寫評論文章，並且把沈從文的著作翻譯成英語，讓英語讀者欣賞到沈從文更多的作品。長年研究沈從文的學者金介甫，繼編著資料詳實豐富的《沈從文史詩》後，於一九九五年編譯五百多頁的沈從文英譯專集《不完美樂園》(*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該英譯專集是目前最具規模的沈從文英譯專集。

毫無疑問，沈從文作品的英譯是沈從文與英語讀者之間的一道橋樑。沈從文既可藉此進入英語讀者的閱讀視界，英語讀者亦可通過英譯作品進入沈從文的文學世界。英譯作品於是成為便捷的途徑，讓英語讀者一睹沈從文的創作風格。可是，不同英譯作品的出版模式、翻譯策略等，在在影響英語讀者對沈從

¹³ 收入《全集》第九卷，頁 251-64。

¹⁴ 《柏子》最早的英譯本為斯諾於一九三七年譯的“Pai Tzu”。該譯文後來改名為“A Sailor in Port”，收入《亞洲現代短篇小說精選》(*A Treasury of Modern Asian Stories*)。第二個譯本為收入《中國土地》的版本。

¹⁵ 把戴乃迭於一九八零年在《中國文學》發表的版本計算在內，《蕭蕭》合共有五個譯本。

¹⁶ 夏志清與葉維廉合譯《白日》(“Daytime”)和《靜》(“Quiet”)兩篇短篇小說。

文的認識。就出版形式而言，沈從文作品的英譯可分為兩大類：期刊雜誌 (serials) 和單行本 (monographs)。期刊雜誌，如《天下月刊》、《中國文學》、《譯叢》(Renditions) 等，由於篇幅和性質所限，除個別專輯外，一般說來，每期只刊載個別作家一、兩篇作品，而且沒有固定的出版規律可循。以沈從文作品的英譯為例，不少期刊多年來只刊載過一篇沈從文作品的英譯¹⁷，《譯叢》是一個很好的例子¹⁸。《中國文學》，就數量而言，發表沈從文作品的英譯較多，所發表的九篇作品卻散布在不同的年代，從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時間跨度達五十年。再者，期刊一般受制於發行網絡及流通量，壽命通常較單行本短，難以長期在銷售市場流傳。因此，要經年累月追蹤不同的期刊雜誌，從個別譯文投射的沈從文個別特色逐一拼貼成較全面、較完整的沈從文風格，對一般讀者而言，也許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¹⁹。再者，就總體數量而言，在期刊上發表的英譯作品，五十多年來只有約二十篇，可說寥寥無幾；加以這些英譯散落在不同的刊物、不同的年代，讀者要完整地認識沈從文的創作風格、作品特色，實在不易。

收錄沈從文作品英譯的單行本都以選集 (anthology) 的形式出版²⁰。這些選集，按編選的性質可分為三大類²¹：（一）按主題編選的選集；（二）按體裁編選的選集；（三）按作家編選的選集。

第一類選集的編者首先考慮作品的題材；作家的創作風格、出版年份、作品體裁一般屬次要的考慮。舉例說，一九八一年在美國紐約出版的《中國社會

¹⁷ 在期刊發表的沈從文英譯作品索引見附錄三。

¹⁸ 唯一一篇在《譯叢》發表的沈從文作品英譯乃黃錦銘 (Wong Kam-ming)、金介甫合譯的《在昆明的時候》(“While in Kunming”)。

¹⁹ 對專業讀者來說，如學者、評論家、研究員等，則作別論。

²⁰ 收錄在選集的沈從文作品英譯索引見附錄四。

²¹ 這裏僅以沈從文作品英譯的實際情況闡述選集的分類。

與文明彙編》(*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A Sourcebook*)，書名開宗明義告訴讀者選集的主題——“中國社會”和“中國文明”。這類選集的編選目的往往不是以作家為中心；作家只是居從屬地位，其風格、特色、形象是次要考慮。只要作品的題材能反映和配合選集的主題，作品就會成為選集突顯的焦點。《中國社會與文明彙編》的編者帕特里夏·巴克利·埃布雷伊 (Patricia Buckley Ebrey) 在序言中表示，編選此書的目的是要讓她的學生從實際的資料中認識中國各階層，上至思想家、學者，下至農民、女人、鄉鎮人民、平庸地方官員等的生活、面貌、思想、習慣 (Ebrey xiv)。選集既然是“彙編”(sourcebook)，能反映中國的社會與文明的有關材料，不區形式和體裁，包括民謠、合約、報刊文章或文學創作，都符合收編的條件，成為選取之列 (Ebrey xiv)。《中國社會與文明彙編》編譯了沈從文的長篇小說《長河》中《橘子園主人和一個老水手》的章節。埃布雷伊認為，《長河》以半小說形式記載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長江流域一帶的人和地，描寫在連番戰亂和失當政策下，村民仍能樂天知命地生活 (Ebrey 321)。不過對埃布雷伊而言，《橘子園主人和一個老水手》所透視的中國歷史和文化面貌才是收編的主因；沈從文的創作風格、技巧或作品的文學價值並非編選的準則。因此，讀者只能從這類主題為本的選集中片面地認識個別作家的創作特色。

第二類按體裁編選的選集，以特定體裁的作品為收編的對象。一九三六年在英國倫敦出版的《中國現代詩選》就屬這類。此書編譯十五位中國作家的九十六首詩，當中包括沈從文的《頌》。通常，這類選集還考慮時間或地域因素，使選集的焦點更明確清晰。夏志清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選》(*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1971) 就在小說這一體裁上加入“二十世

紀”這一時間元素，全書編譯了郁達夫、沈從文、張天翼、吳組綏、張愛玲、聶華苓、水晶、白先勇等八位作家的小說。作家被置放在特定的時間和體裁的框架內作為甄選的準則。丹尼爾·L·米爾頓 (Daniel L. Milton) 與威廉·克利福德 (William Clifford) 合編的《亞洲現代短篇小說精選》(*A Treasury of Modern Asian Stories*)(1961) 則加上“亞洲”這一地域元素，編譯土耳其、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中國、韓國、日本等地的短篇小說。亞洲區以外如歐洲和北美的作家，自然被摒諸門外，不獲收編。這類選集的編者為兼顧選集的代表性，儘量收編不同風格作家的作品。以《二十世紀中國小說選》為例，編者就在二十世紀的作品，在不同年代選取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儘量反映百年來中國小說的面貌。數量方面，《亞洲現代短篇小說精選》收編了十七個亞洲地區的作品，反映編者有意識地涵蓋亞洲不同地區，以展現亞洲區內短篇小說的特色。《亞洲現代短篇小說精選》受篇幅所限，每位作家只收入一篇作品。這類按體裁編選的選集多從宏觀的角度收編作品，不純以作家的創作風格為編選準則，因此較難呈現個別作家的面貌。

第三類以作家為核心的選集，可細分為兩類：（一）收編多於一位作家的作品，可稱為合集；（二）只收編一位作家的作品，可稱為（作家）專集。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遺腹子》(*A Posthumous Son and Other Stories*)(1979) 就屬於合集。《遺腹子》編譯了葉聖陶 (1894-1988)、司馬藍火 (1918-) 和沈從文三人的小說。就篇幅而言，合集裏，每個作家的作品數量，無疑較多，勝過前述一類選集，對呈現作家的形象佔有優勢。然而，合集的編者往往強調所選作家的共性或某種直接或間接的關聯，未必能照顧到個別作家的特性。譬如，

《遺腹子》以鄉民的愚昧無知所引起的悲劇命運為焦點，其他風格的作品，自難顧及。

作家專集則是以作家為中心，只編譯一位作家的作品，旨在突顯作家的風格、特色。從編選目的、編選策略，以至編選準則，都較有系統地傳達編者所欲表達的作家形象。編選作家不同時期、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作品，從不同角度展示作家各方面的風格特色。作家專集一般只編譯作家的作品，偶爾也會收錄評論或介紹該作家的文章。已出版的六本沈從文英譯專集中²²，《邊城及其他》編譯了黃永玉的《我的表叔沈從文》²³；《不完美樂園》則附每篇作品的導讀文章，其餘四本英譯專集則只編譯沈從文的作品。

如上所述，除了作家專集，其他類型的選集由於受到編選目的、主題、時代因素、篇幅等限制，編者必須有所取捨，一般只收編某作家一至數篇作品，不免分散了選集的焦點。就客觀條件而言，非作家專集較難展現作家的創作面貌。正如威廉·詹納 (William J. F. Jenner) 所說，讀者不單無法從非作家專集中認識個別作家，有時甚至連作家的名字也記不起 (“Insuperable” 184)。此外，讀者的閱讀期望也會直接影響接收信息的過程。一般讀者並不期望能從非作家專集中窺見個別作家的全貌；相反，某時某地的文學宏觀圖景，如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概況，才是他們預設的閱讀期望。既然如此，非作家專集自然不是認識個別作家的理想途徑了。

原則上，向英語讀者介紹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的理想方法，是把作家所有著作翻譯成英語，但對著作等身的作家而言，這絕不是可以輕易完成的工作。即

²² 專集的出版資料見附錄一；英譯索引見附錄五。

²³ 《我的表叔沈從文》的英譯最初發表於《中國文學》（一九八零年，第八期，頁 65-89），題為 “A Sunlit Landscape”（《太陽下的風景——沈從文與我》）；收入《邊城及其他》時，改名為 “My Uncle Shen Congwen”。

使可以完成，除了專業讀者（學者、研究人員）外，一般讀者大概也沒有興趣或需要閱讀某位作家的所有作品。即使有，也畢竟是少數。於是，作家專集乃成為讀者認識作家的折衷辦法。對大部分讀者來說，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的英譯專集，擔當着中介角色——為讀者搜集、挑選、翻譯作家的代表作，部分專集更提供導言。讀者寧取作家專集而棄非作家專集，多少希望簡單便捷地了解作家整體風格。這樣看來，在英語讀者認識和評價作家的過程中，作家英譯專集可以起不可忽視的作用。

因此，本論文以沈從文英譯專集為討論對象，從編選重寫與翻譯重寫兩個角度，探究沈從文英譯專集所折射的沈從文形象。

第三章 編選重寫： 出版人、編者、讀者、文本存缺

本文在第二章的討論中指出，沈從文英譯專集是英語讀者認識沈從文創作風格的途徑，而勒菲弗爾認為，編選是一種“重寫”活動。接下來的問題是，甚麼因素影響了專集的編選？這些因素對沈從文的形象的建構起甚麼作用？本章嘗試從出版人、編者、讀者、文本存缺等四方面討論操縱英譯專集編選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對英語讀者認識沈從文過程的影響。

1. 出版人

過去六十年間，先後有六家出版社出版過沈從文英譯專集，其中三家是大學出版社，分別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中國土地》）、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社（《不完美樂園》）、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沈從文短篇小說選》）。這些大學出版社的定位是出版學術書籍，讀者對象以大學生、學者、研究人員為主，一般讀者為輔。就出版人的背景而言，《中國土地》、《不完美樂園》、《沈從文短篇小說選》的主要讀者對象為大學生、學者、研究人員。事實上，《不完美樂園》和《沈從文短篇小說選》分別在引言 (Kinkley, 8) 和“出版人的話”中交代這點。《中國土地》則沒有具體交代。《沈從文小說選》（英漢對照版）雖不是由大學出版社出版，卻列入“大學生讀書計劃”，編者表示該書的出版目的是讓大學的學生“親近文學”、“加強文化修養”、“弘揚人文精神”。《中國文學》雜誌社的“熊貓叢書”旨在向英語讀者推介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品，所以，該叢書的《邊城及其他》和《湘西散記》的讀者對象應該是大眾。

書籍的潛在讀者人數間接反映市場的銷售潛力，出版人則按市場銷售潛力決定投資金額的大小，投資金額的大小直接影響專集的出版規模，而出版規模又決定專集的頁數、印數和推廣、發行等事宜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124-25)。就讀者數目而言，“大眾”雖然比“大學生、學者、研究人員”多，對沈從文作品有興趣的未必太多。以“大學生、學者、研究人員”為讀者對象的幾本英譯專集，頁數由二百九十二頁到五百三十五頁，遠遠超過“熊貓叢書”的一百九十五頁。由此可見，沈從文英譯專集的出版人大抵認為，“大學生、學者、研究人員”的市場比“大眾”的市場更值得投資。據金介甫表示，夏威夷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並沒有為《不完美樂園》的出版規模設限，譯稿收齊後經大學出版社的常規程序審訂即可出版 (Kinkley, “Re: Questions”)。至於“熊貓叢書”，楊憲益在自傳《漏船載酒憶當年》(*White Tiger: Autobiography of Yang Xianyi*)¹ 中回憶說，當時（八十年代初）有讀者要求雜誌社把刊登在《中國文學》的文章結集出版，他於是仿效英國的企鵝叢書 (Penguin Series)，出版了熊貓叢書，並由他負責編選工作 (Yang Xianyi 265-66)。由此可見，《邊城及其他》和《湘西散記》較多從“叢書”而非市場大小的角度去考慮專集的基本規格。由於負責與出版人聯絡的白英已過世，且欠缺文獻記錄，因此難以判斷，出版人有否為《中國土地》的初版規模設限。據金隄表示，他本人也不大清楚具體的出版細節 (Jin, “Re: Some Questions”)。

《沈從文小說選》則沒有相關的文獻記錄。《沈從文短篇小說選》是香港中文

¹ 楊憲益自傳分別有意大利文版、中文版和英文版。意大利文版 *Da Mandarinino a Compagno* 在一九九一年出版；中文版《漏船載酒憶當年》在二零零一年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薛鴻時譯；英文版 *White Tiger: Autobiography of Yang Xianyi* 在二零零二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大學出版社“中國現代文學中英對照系列”的書籍，自然配合該系列的基本規格，由出版人訂下專集的頁數 (Kinkley, “Re: Shen”)。

出版人和編者是編選工序中不可或缺的單位，兩者的關係十分微妙，唇齒相依。勒菲弗爾認為，贊助者會左右文本的選擇，有時甚至硬性規定選哪些作品，甚至規限翻譯的策略和方法 (Lefevere, *Translating* 116)。然而，以沈從文英譯專集為例，出版人沒有為專集設定嚴格的規限，也沒有資料顯示出版人干預編選準則和翻譯策略，充其量為配合叢書的統一要求而設定專集的頁數而已。

2. 編者

六本沈從文英譯專集中，只有《不完美樂園》同時註明編者、譯者的資料；《中國土地》、《邊城及其他》、《湘西散記》、《沈從文短篇小說選》只列出譯者的資料；《沈從文小說選》則連譯者姓名也沒有列出。《邊城及其他》、《湘西散記》、《沈從文小說選》都沒有交代挑選原文的準則，也沒有文獻記錄成書的過程，因此無法討論這四本專集的編者如何影響編選過程。

姑勿論是出版人還是編者佔主導位置，出版專集的目的直接影響編選的準則。《中國土地》、《邊城及其他》、《湘西散記》、《不完美樂園》四本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出版的沈從文英譯專集，都不約而同以作品能反映中國社會農村、湘西人民的實況為推介重點²。對不少英語讀者來說，沈從文的作品是認識中國農村風貌，特別是湘西的風土人情，了解中國文化的途徑³ (Jenner, “Insuperable” 181)。這樣看來，描寫鄉郊生活（如《蕭蕭》、《邊城》）、苗

² 相關內容見《中國土地》金隄、白英的引言 (8)；《邊城及其他》和《湘西散記》的封底文字；《不完美樂園》金介甫的引言 (1)。

³ 法國作家薩必歐 (Sablon) 說過：“沈從文是幫助我們了解中國最好的作家。” (彭荊風 52)

族人民生活習俗（如《龍朱》⁴）、民間傳說（如《媚金·豹子·與那羊》⁵）的作品自然較能滿足英語讀者的要求，被選入英譯專集的機會也較高。《不完美樂園》的編者因為要兼顧沈從文整段創作歷程，展示沈從文多元的創作主題（Kinkley, Introduction 5-6），除了湘西故事外，也收入以城市或知識分子為主題的作品，如《大小阮》⁶、《八駿圖》等。

沈從文的小說固然寫得拔俗，他的散文、評論，以至書信其實也毫不遜色（Kinkley, Introduction 1）。不過英譯專集的編者，無論在選題、取材，以至編選方針方面，都側重塑造小說家沈從文的形象；換個角度說，他們較着力、較積極向英語讀者推介沈從文的小說創作，並往往以短篇小說為他們選編的對象。六本沈從文英譯專集中有五本以編選沈從文的小說為主：兩本英漢對照的專集分別命名為《沈從文小說選》和《沈從文短篇小說選》，顧名思義只編選沈從文的小說；《不完美樂園》雖不是純粹的小說選，卻列入夏威夷大學出版社的“現代中國小說”（Fiction from Modern China）叢書，自然以“小說”掛帥，小說以外的作品有《我的教育》⁷和《昆明冬景》⁸；《邊城及其他》所收的四篇作品都是沈從文的小說；《中國土地》中的《一個大王》⁹則選自《從文自傳》，其餘全屬小說。《湘西散記》雖以散文選為名，卻收入《巧秀和冬生》¹⁰、《五個軍官與一個煤礦工人》¹¹兩篇小說。各專集的編者未必純以體裁為

⁴ 收入《全集》第五卷，頁 323-43。

⁵ 收入《全集》第五卷，頁 352-64。

⁶ 收入《全集》第八卷，頁 388-406。

⁷ 收入《全集》第五卷，頁 200-28。

⁸ 該譯文在《譯叢》發表時，題為“While in Kunming”（《在昆明的時候》）；收入《不完美樂園》時，改為“Winter Scenes in Kunming”。

⁹ 收入《全集》第十三卷，頁 342-54。

¹⁰ 收入《全集》第十卷，頁 415-32。

¹¹ 收入《全集》第十一卷，頁 284-90。

考慮的主要因素，但專集所折射的，卻則以短篇小說家沈從文這一形象最為突出。

《中國土地》雖然沒有明確交代編者的身分，卻可從“作者引言”、金隄的文章《淚珠》，以及沈從文為《中國土地》增訂本所寫的序言中，得知作者親自為《中國土地》挑選作品。《中國土地》可以說是沈從文的自選英譯專集。沈從文常自稱鄉下人（沈從文 9：3）。這種強烈的身份認同，不單影響他的創作，還間接影響《中國土地》所折射的沈從文形象。《中國土地》收錄的十篇作品，焦點如非沈從文的故鄉湘西，就是獲得他鍾愛同情而又生活在低下階層的人物（如《三三》¹²、《柏子》、《丈夫》¹³），就是沒有“鄉土”主題以外的作品¹⁴。

《不完美樂園》按原作的創作年代編排，輔以不同階段的創作主題，力求展現沈從文創作的歷程和變化 (Kinkley, Introduction 6)；把沈從文的作品分為六個階段並附以主題，以沈從文三十年代（創作成熟期）¹⁵ 的作品開始。挑選原文的標準，則根據作品的文學價值、作品的主題及影響，並考慮原文是否已有英譯本 (Kinkley, Introduction 8)。就主題而言，《不完美樂園》所收編的作品包括農村生活、苗族傳說、軍旅生活、城市生活、城鄉衝突等。原則上，編者優先考慮作品的文學價值，但在編選過程中，編者也會考慮作品是否已有全譯本 (fully translated)。金介甫表示，他一度要收編《蕭蕭》，卻因為這篇作品

¹² 收入《全集》第九卷，頁 11-38。

¹³ 收入《全集》第九卷，頁 47-66。

¹⁴ 《中國土地》的作品選自《從文小說習作選》(1936)，卻沒有選入集子中描寫知識分子的《若墨醫生》，以及諷刺政府和商人的《腐爛》。

¹⁵ 凌宇認為，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是沈從文創作“從幼稚走向成熟的過渡階段”（《從邊城走向世界》493）；金介甫認為，沈從文三〇年代的作品才算成熟（《沈從文史詩》289）。沈從文自己亦不諱言，“直到接近三十年代，手中一枝筆，才開始能較有計劃用到我較為熟悉的人事上，文字逐漸運用得比較準確自然。”（16：385）

已有幾個譯本而打消這個念頭；《丈夫》則因為只有一個全譯本¹⁶，再加上他的個人喜好，所以決定重譯收入《不完美樂園》(Kinkley, “Re: Questions”)。對於沒有收入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的決定，金介甫表示，收編《邊城》，就要犧牲專集中幾個主題，考慮到專集的目的是要展示沈從文變化多端的創作手法，以及其作品中不同的主題，最後惟有放棄《邊城》，改為收錄已有譯本的《三三》作為補償(Kinkley, “Re: Questions”)。

《沈從文短篇小說選》則簡略地以“沈從文的‘經典’時期之作”為挑選作品的原則（金介甫，前言 xxi-xxiii），所收的故事都寫作者身邊最熟悉的原鄉居民和人物。

3. 讀者

編選作家英譯專集與編選作家原語專集的工作雖然大同小異，但編者要面對的問題卻不盡相同。劉紹銘認為，編選中國文學的英譯選集較編選中國文學選集複雜困難：英譯選集的編者需要面對更多的限制(Lau 222-223)。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英譯專集，顧名思義，是把作家的著作翻譯成英語結集，主要的讀者對象自然是英語讀者¹⁷。所以，編者在引介中國現代文學特色之餘，亦需同時考慮英語讀者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閱讀期望。

詹納認為，一種新產品要進入成熟的市場，只有三個方法：（一）新產品與別不同；（二）新產品比市場原有的產品好；（三）新產品較便宜(“Insuperable” 179-80)。他指出，在西方出版的英譯中國文學書籍售價一般較昂貴，而中國大陸的外語局(Foreign Languages Bureau)的出版物雖較便宜，發

¹⁶ 金隄、戴乃迭都翻譯過《丈夫》，金介甫所指的全譯本也許指戴乃迭的譯文，因《中國土地》的譯本有大量的刪節情況。

¹⁷ 這裏不是要排除或否定漢學家、諳英漢雙語的學者同為英譯作家專集讀者的可能，只想指出，一般來說，英譯作家專集仍是以一般讀者為主。

行及推廣卻欠理想，很少讀者知道該局的書刊 (“Insuperable” 180)。因此，英譯的中國文學要進入西方市場，只能藉第一或第二種方法。詹納認為，經過譯者咀嚼 (chewed up) 及反芻 (regurgitated) 後，原文的優點會打折扣；同時，英語讀者對“好”所訂的標準有別於中國或漢學家的標準，因此英譯中國文學較難以優質的姿態進入西方文學領域 (“Insuperable” 180)。於是，英譯中國現代文學就只得走“與別不同”的路線了 (Jenner, “Insuperable” 180)。

就上述條件而言，沈從文作品英譯有獨到之處：沈從文的出身和小說主題都“與別不同”。縱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沈從文的故鄉湘西鳳凰位處“邊緣”，有別於位處“中心”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從城市人的眼光看，沈從文確是“鄉下人”。沈從文這個“鄉下人”以小學畢業的學歷自學成名，踏上大學講台，躋身中國文壇。當時新月社、創造社的成員，多是留學美、法、日的回國學生，所走的創作路線，與自稱“鄉下人”的沈從文所走大不相同。苗族血統¹⁸和自學經歷構成了沈從文的前半生。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作家都熱中城市故事，或着力批判封建社會，沈從文卻鍾情於他的湘西，在作品中描寫農民、士兵、妓女、水手等人物，為讀者開拓一個全新的閱讀視界。詹納指出，英語讀者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大抵是喜歡作品裏展現的文化差異 (“Insuperable” 183)。換句話說，中國獨特的文化色彩正是他們期望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讀到的內容。那些以鄉郊農村、少數民族為背景，涉及地方色彩、民俗文化、封建禮教的故事以至民間傳說的故事較能突顯東西文化差異。沈從文的作品，特別是描寫湘西的小說，正好滿足詹納所謂的“與別不

¹⁸ 貴州民族出版社的《苗族簡史》、蘇曉星的《苗族文學史》都視沈從文為苗族作家。

同”的要求¹⁹。詹納的分析正好說明，五本沈從文英譯專集，何以均強調作品中的鄉土色彩。

4. 文本存缺

英譯專集的編者儘管按讀者的期望去挑選文本，但還須面對是否能找到原文或譯本的問題。勒菲弗爾指出，編者能否找到文本直接影響編選的決定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126)。文本散佚不全，最大的影響是：無法從作家全部的作品中作出最恰當的選擇，所以，專集所展現的作家形象難免有所偏差。《中國土地》的出版過程正好說明這點。《中國土地》編譯時適逢抗戰，當時，沈從文避居昆明，身邊只得幾本自己的集子，英譯專集的目次就只好從那幾本集子中挑選出來（沈從文 16：410）。不難想像，這本英譯專集所折射的沈從文形象，與實際的情況有相當距離。一九八六年，沈從文和金隄計劃修訂《中國土地》²⁰，沈從文並為新譯本撰寫序言。雖然修訂本最終無法出版，但根據收入《全集》的序言，沈從文對《中國土地》初版的選目有如下的意見：

當年譯這個選集時，正是抗戰時期。當時昆明只能找到一本良友公司的《沈從文習作選》²¹和幾本抗戰時期出的單行本，範圍較窄。現在國內已新印我的舊作多種，可以選譯其中更有代表性的幾篇更換一下。其餘各篇也將盡可能修改潤色。這個集子取名《新與舊》。（16：410）

中國當時局勢緊張，可供參考的集子畢竟有限，編者的選擇捉襟見肘，困境可想而知。《王嫂》²²是沈從文很喜歡的作品 (Kinkley, “Re: Questions”), 初編

¹⁹ 伊麗莎白·斯圖克 (Elizabeth Sturch) 在《時代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的書評中指出，《中國土地》裏的作品對他們（西方讀者）來說既陌生又富詩意，苗族故事與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一脈相承 (301)。

²⁰ 金隄因要專注《尤利西斯》的翻譯工作，擱置了《中國土地》的修訂工作，《中國土地》修訂譯本《新與舊》最後無法出版（王振平 56）。

²¹ 正確書名應為《從文小說習作選》。

²² 收入《全集》第十卷，頁 279-86。

《中國土地》時因沒有原文而無法編入，出版增訂本時編者欲加以補譯（金隄204）。瑞典漢學家倪爾思·奧洛夫·埃里克松 (Nils Olof Ericsson) 在悼念沈從文的一篇文章裏表示，在沈從文眾多的作品中，沈從文認為寫得最好的是《邊城》、《長河》²³、《丈夫》、《蕭蕭》、《顧問官》²⁴、《貴生》²⁵、《常德的船》²⁶、《從文自傳》(294)。可是，《中國土地》只收了其中三篇，分別是《邊城》、《丈夫》和《從文自傳》中的《大王》。對此，沈從文亦直言不諱，認為《中國土地》所選的作品不夠代表性。凡此種種正好說明，文本散佚不全，會直接影響專集編者的選擇。

對作家英譯專集的編者來說，除譯出語文本 (source-language texts) 外，還需考慮譯入語文本 (target-language texts) 的問題。編選英譯專集大致可分為四種方法：第一種是先從作家的著作中，挑選符合出版和編輯要求的作品，然後委託譯者翻譯。《中國土地》的編譯過程屬於這一類，即先由沈從文挑選自己的作品，然後由金隄和白英翻譯。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編者有較多自由，不必囿於譯入語文本。第二種是先按出版和編輯要求挑選譯出語文本，如果已有譯入語文本，一是轉載或重譯，二是放棄編收。《不完美樂園》就是這方面的例子。此書的編譯者金介甫表示，他在編譯的過程中，儘量避免挑選已有譯本的作品 (Kinkley, Introduction 8)。第三種是只挑選有譯入語文本的譯出語文本，這種方法容易偏離編者的編選意向。劉紹銘認為，採用這種方法的編者，只有兩個選擇：（一）捨棄符合要求而沒有譯文或只得“劣質”譯文的作品，並修正所欲展現的文學圖景；（二）為免被人責以“疏忽”之名，勉為其難接受

²³ 收入《全集》第十卷，頁 10-182。

²⁴ 收入《全集》第八卷，頁 232-41。

²⁵ 收入《全集》第八卷，頁 365-87。

²⁶ 收入《全集》第十一卷，頁 338-47。

“劣質”的翻譯 (Lau 222)。第三種做法只挑選已譯成英語的作品，文學價值、代表性等成為次要考慮。《中國文學》雜誌社出版熊貓叢書的各種專集時，所用的就是這種模式。由此可見，《邊城及其他》和《湘西散記》都只是把舊有的譯本從期刊的出版形式改為單行本形式而已。第四種是，舊譯新編，即把已出版的專集重新包裝，改頭換面推出市場。舊譯新編通常會加入一些新元素；常見的做法是以叢書名義出版。《沈從文短篇小說選》和《沈從文小說選》都是舊譯新編的例子。前者選編金介甫在《不完美樂園》中的譯文²⁷，後者雖沒有註明譯者的資料或譯文的出處，從叢書總編輯（楊憲益、戴乃迭）及出版社（中國文學出版社）的僅有線索推測，大有可能是《邊城及其他》的新編本²⁸。《沈從文短篇小說選》和《沈從文小說選》都以“中英對照”的形式作為新書的“賣點”。

從上述的分析可見，《中國土地》的編者囿於原文的選擇；《不完美樂園》、《湘西散記》、《邊城及其他》、《沈從文短篇小說選》、《沈從文小說選》的編者則多少受到現存譯文的制約，均無法單以文學風格及技巧作為編選的原則，以反映沈從文的創作原貌。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英譯專集的編選，往往受到贊助者、編者、讀者、文本存佚的制約，或多或少影響集內所折射的作家形象。沈從文英譯專集在英語世界建立的，是一個善於描寫湘西風貌的短篇小說家形象，而英語讀者所能接受的也正是這一形象。

²⁷ 據《沈從文短篇小說選》的版權頁顯示，該書的譯文選自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不完美樂園》。

²⁸ 《沈從文小說選》把收錄在《邊城及其他》的《丈夫》和黃永玉的《我的表叔沈從文》刪除了。

第四章 編選重寫：意識形態

第三章討論了影響編選作家英譯專集的眾多因素，卻未論及作家的身分及意識形態如何影響專集的編選工作¹。中國現代文學長期受到政治干擾，很多作家、文學批評家、文學史家都無法擺脫政治的牽絆。三、四十年代國共兩黨鬥爭激烈，政黨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劉再復指出：

孤獨的詩人無地傍徨，逃避集團、逃避政治的作家無藏身之所。身在集團中的人，借集團的名義說話，沒有自己的聲音；身在集團外的人，一旦發出自己的聲音便被圍攻與撲滅…… (75)

沈從文堅拒為政治集團發聲，自然被當權者排斥。劉再復認為，上世紀下半葉中國大陸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寫作完全變成按照黨派意志而設置的政治法庭，文學史變成左翼政治史的文學版”(75)。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文學史，不少都按照“魯、郭、茅、巴、老、曹”這個慣性標準來編章（劉再復 76）。因此，在文學史長期穩佔席位的作家，漸漸會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作家。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中的魯迅 (1881 - 1936)，是這方面的最好例子。經典作家的著作在市場上有銷售潛力，會深得贊助者的“厚愛”。以魯迅為例，縱使近年有學者能擺脫政治的影響，重新評價魯迅的文學成就，認為前人對他的評價是過譽，但是不少文學評論家和讀者始終認為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偉大，其地位可說穩如泰山，很多讀者對他的作品仍趨之若鶩。在歐美地區的大學，魯迅幾乎是所有中國現代文學課程的必修作家。魯迅能進入學術殿堂，成為常規課程的內容，用勒菲弗爾的話來說，表示魯迅英譯專集有市場價值；以盈利掛帥的

¹ 沈從文置身的時代，整個中國大陸都籠罩着強烈的政治意識，因此所謂意識形態其實幾乎等於作家的政治取向，所以，本文把意識形態的範圍縮窄為政治取向。

出版人，自然不會拒絕出版這類經典作家的英譯專集 (Lefevere, *Translating* 117)。

以上述標準衡量，非經典作家是否就無緣出版作家英譯專集呢？從市場推廣及策劃的角度看，經典作家的英譯專集只是眾多產品之一。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經典作家只是整個文學圖像的一部分。從開拓市場的角度看，出版人會發掘有出版價值的作家；編者則會從文學角度鳥瞰整個文學發展的進程，檢視一些被文學史忽略，鮮為讀者認識，或未得公允評價的作家。出版非經典作家的英譯專集，影響有二：（一）為讀者引介其他出色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另闢閱讀天地，補充文學史的不足；（二）引發廣泛討論，以作宣傳。

沈從文雖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嶄露頭角，四十年代末卻因政治環境改變而在文壇消聲匿跡。一九五三年，上海開明書店把沈從文著作的所有紙型完全銷毀（金介甫，《沈從文史詩》453）。四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近四十年的時間，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沈從文集子屈指可數，出版前更須按政治要求作出修訂 (Nieh 117-18; Kinkley, “Re: Questions”)。按照中國大陸文學史的標準，沈從文絕非經典作家，甚至不在文學史討論的範圍。由於沈從文長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缺席，從一九三六年第一篇沈從文作品英譯發表到八十年代初，逾四十年中國大陸沒有出版過任何沈從文英譯專集。反觀魯迅、茅盾 (1896 - 1981)、巴金 (1904 -) 等被經典化的作家，英譯專集早於五十年代就在中國大陸推出；沈從文的英譯專集，則要到一九八一年才首度面世。這一現象與沈從文的政治立場，以及他在中國大陸現代文學史的位置不無關係。

相比中國大陸的情況，英、美等地的出版人、編者有較大的出版自由。第一本沈從文英譯專集於一九四七年在英國倫敦出版；一九七一年，麥克唐納譯

的《邊城及其他》(*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 由美國伊利諾斯州厄巴納伊利諾大學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付印，雖然沒有公開出版，卻是該大學的教材 (Kinkley, “Questions”)。雖然如此，保守的漢學家多少仍受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論斷所影響 (Jenner, “Insuperable” 181)，夏志清一類論者能跳出中國大陸的固定框架去評價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畢竟屬罕見的少數。此外，譯者（主要是漢學家）即使要向英語讀者譯介沈從文的作品，亦須面對翻譯問題。譬如馬悅然，對沈從文的作品推崇備至²，爲了要把《邊城》翻譯成小說，還是散文詩這問題，“遲疑了很久”才把《邊城》譯成瑞典文（馬悅然 35）。馬悅然的經驗，多少解釋了沈從文作品的英譯數量何以不多。

縱觀沈從文英譯專集在中國大陸和歐美等地的出版情況，數目寥若晨星，遠不及魯迅、茅盾 (1896-1981)、巴金等作家的英譯專集之多。按比例說，沈從文英譯專集能充分地反映作者的原貌的機會也較低。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開始，不少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品都受到作家的意識形態影響，出現大批反映政治思想的階級鬥爭文學、工農兵文學、革命文學、民族主義文學之類的作品。對政治色彩濃厚的作家而言，文學作品不是單純的文學作品，而是政黨的宣傳工具。換句話說，作家的意識形態影響他們的作品，作品本身又影響作家的形象。那麼，在編選作家英譯專集時，作家的意識形態到底發揮甚麼作用？又如何能在英譯專集中折射作家的形象呢？本章試就魯迅、

² 馬悅然對沈從文的評價，參見《沈從文——獨立的人格和骨氣》（收入《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頁 289-92。）、「沈從文·鄉巴佬·作家與學者」（收入《另一種鄉愁》，頁 35-39。）等文章。

巴金、沈從文三位風格不同的作家³，探討這個問題，以彰顯沈從文與別不同的特點。

就政治立場而論，魯迅、巴金、沈從文三人有同有異。其中魯迅、巴金兩人又異中有同。魯迅和巴金的筆桿都曾為政治服務，為共產黨宣傳無產階級思想，宣揚革命文學。面對當時嚴峻的政治形勢，沈從文則由始至終都不肯妥協，從沒放棄文學凌駕政治的信念。

縱使魯迅的文學成就言人人殊，他在大陸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地位卻毋庸置疑。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點名嘉許魯迅後，魯迅就成為中國人的偶像，地位神聖不可侵犯，容不了半點批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政治氣氛轉變，這個現象才稍有調整：評論家較能實事求是評論魯迅的作品（卜立德 xxix）。

魯迅在日本，學成回國後，雖然加入了國民黨政府工作，卻沒有加入任何黨派。可以說，政治上，他是獨立的。一九二六年，發生“三·一八”慘案，魯迅因支持學生運動，抗議國民政府的暴行被政府通緝，輾轉到廈門、廣州、上海等地的大學任教（摩羅，許抄珍 250-51）。在文學創作上，魯迅一直遭共產主義派批評家圍攻。一九二八年，兩個共黨文學團體——創造社和太陽社——向魯迅發動總攻擊（夏志清 43），或說他“毒筆家”，或說他“陰陽面的老人”（摩羅，許抄珍 45）。魯迅寫了大量雜文猛烈反駁，但由於既不左又不右的政治立場而變得孤立無援。共黨文學團體的筆伐一直持續到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指示創造社和太陽社停止批評魯迅，並派夏衍、李初梨和馮

³ 矛盾的情況相若，惟因論文篇幅所限，在此不贅述。在中國現代作家中，茅盾較早接受馬克思主義，並參加建立中國共產黨、促進國共合作。長篇小說《幻滅》、《動搖》、《追求》、《子夜》等構成三十年代之後的“革命文學傳統”，使他成為左翼文學的代表人物。編選他的英譯專集，將無一例外地表現出濃厚的政治改革思想，這與沈從文的情況可說是南轅北轍。

乃超與魯迅聯繫，策劃統一戰線，籌備建立統一的左翼文學組織（南京大學中文系 353）。最後，魯迅於一九二九年歸順共產主義的路向，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的成立大會，並在會上發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魯迅從政治中立，到抵受不住共產黨的攻擊而感到孤立，最後投向共產陣營，死後給塑造成共產主義的忠僕，過程可謂“峰迴路轉”。要為魯迅編專集，編者必須先考慮，要塑造一個甚麼形象的魯迅，然後以魯迅各階段的政治取向作為揀選作品的標準。以北京外語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的《魯迅選集》(*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為例，編者所選包括魯迅不同時期的作品 294 篇，寫作時間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可說是魯迅創作生涯的縮影。每冊卷首的“編者語”，簡單闡述了收編範圍、時代背景、魯迅在該時期的創作特色等。編者在“編者語” (Editor's Note) 裏強調，選集內全是魯迅在不同時期的代表作，讀者從中可以窺見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角色，以及魯迅意識形態的轉變——如何從改革民主派 (revolutionary democrat) 走上共產主義 (communist) 路線 (“Editor's Note: Vol. I” 7)。可是，四篇“編者語”都把共產作家猛烈抨擊魯迅的事件輕輕帶過，充其量只提到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的筆戰，並聲稱這場筆戰後來變成爭辯文學改革的路向 (“Editor's Note: Vol III” 11)。相反，魯迅筆伐國民黨政府的雜文卻成為專集的焦點。因此，《魯迅選集》所折射的魯迅形象是投槍匕首的文學革命家，是反對封建社會、封建禮教、揭露社會黑暗面的左派作家。

巴金的情況更加複雜：他一直推崇無政府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批評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的關係十分微妙。雖然曾遭共產黨御用文人攻擊，卻在一九

四九年歡迎並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政權，五十年代更為共產黨政府效力。一九五七年夏秋，也就是“反右”運動高峰期間，巴金參與殘酷無理的迫害行動，寫了數篇高調的文章，包括《反黨反人民的個人野心家的路是絕對走不通的》，譴責那些無端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畢克偉 xxxv）。巴金雖然因為愛國而支持共產黨，但他信奉的無政府主義的人道思想又恰恰與共產主義信念背道而馳。因此，他不時與黨內頑固的教條派發生齟齬（畢克偉 xxxv-xxxvii）。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巴金因無政府及人道主義傾向，受盡折磨凌辱，上海的家被侵佔洗劫，著作全面被查禁。巴金遭軟禁近十年，到七十年代末，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捕後，才獲得平反，並公開露面，其著作也得以重新刊行（畢克偉 xxxvii）。巴金晚年的代表作《隨想錄》記述他在文革期間的所見所聞，“認真反思因怯懦而做出違背良心的事情”（黃德海 6）。

巴金的作品大致可分為兩大主題：（一）表現知識分子的失望和探求；（二）表現舊家庭的腐朽和罪惡（黃德海 3）。巴金的代表作《家》(1933)、《寒夜》(1946) 同屬第二類題材。所以，一提及巴金的作品，讀者就馬上想起舊家庭的種種不是。《家》和《寒夜》表面上探討舊家庭對個人自由的桎梏，實質上卻在揭露官僚貪污腐敗、商業投機、物價飆升等不一而足的社會問題，並描寫都市人對國民黨政府失去信心的情景。畢克偉 (Paul G. Pickowicz) 與黃德海不約而同指出，《家》是最典型的巴金小說，卻並非最優秀的作品；《寒夜》在技巧和情節方面比《家》出色（畢克偉 xv；黃德海 4-5）。論者認為，《家》太煽情；《寒夜》的人物性格卻描寫得極為生動逼真（畢克偉 xix），巴金在《寒夜》中已“很少自己直接出來替主人公呼喊，注意在發掘人物內心衝突方面下功夫”（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 270）。不過，《家》的文學價

值雖不及《寒夜》，卻一直受編者歡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八一年，北京外語出版社合共出版了三本巴金英譯專集，分別為《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Living Amongst Heroes*)(1954)、《家》(*The Family*)(1978)、《春天裏的秋天及其他》(*Autumn in Spring and Other Stories*)(1981)⁴。北京外語出版社一向以中國官方出版機構的名義，向英語讀者推介優秀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及作品，卻沒有把文學評論家認為較優秀的小說《寒夜》引介給英語讀者，反而把巴金在抗戰期間，以記者身分，在韓國所寫的報道文學編成專集《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僅憑這幾本巴金英譯專集，讀者無從認識信奉無政府主義的巴金，也無法了解巴金的人道主義思想，充其量只能窺見反封建、不滿國民黨政府的巴金形象。

魯迅和巴金都曾經向共產黨靠攏，為政治效力。沈從文則由始至終都沒有參加任何黨派和政治集團，並以無黨派作家的身分著稱（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9）；到了一九四九年，更寧可終止文學生涯，也不願“遵守黨關於文學寫作的指示”（馬悅然 38）。沈從文一直沒有改變這種態度，從沒有為名利所誘而充當黨派團體的喉舌。他主張文學“獨立”於政治之外，反對文學與政治結緣（凌宇，《沈從文傳》370），作家要不受干擾地從事創作（金介甫，《沈從文史詩》327）。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認為沈從文：

不是從黨派政治的角度來寫農村的凋敝和都市的罪惡，也不是從現代商業文化的角度來表現物質的進步和道德的頹下，他處於左翼文學和海派文學之外，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歷史態度，…… (276)

可見沈從文的作品並不是當時所謂的政治文學，並非“意識形態的轉達”（劉再復 75）；他的專集所折射的形象並沒有受到意識形態干擾⁵。

⁴ 此書屬熊貓叢書，以《中國文學》雜誌社名義出版。

⁵ 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以翠翠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兼及主角與爺爺相依為命的細節，描寫茶峒人民的生活，反映湘西的民族文化，可以視為與政治無干的小說。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魯迅和巴金的意識形態與編者、贊助者的意識形態互相滲透，影響了編選專集的過程，干擾了專集所塑造的作家形象。換句話說，作家的意識形態凌駕了作品的文學價值，操縱專集的編選工作。正因為魯迅和巴金在政治立場上搖擺不定，在不同階段以截然不同的政治取向創作，編譯他們的專集時，不同的創作階段便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形象，影響作家給讀者的印象。沈從文的情況跟魯迅、巴金不同，不同時期的作品並沒有明顯受政治思想干擾的痕跡，較能如實反映他的創作風格及形象。

編選專集的過程，除了受作家的意識形態影響外，也會受當時社會的政治氣氛所左右。這一點跟編者和贊助者的意識形態又有密切的關係。在中國大陸，自共產黨政權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以後，思想言論受到箝制，整個社會只有單聲頻道。金介甫的論述正說明了當時的情況：

中共革命成功以後，沈從文在文壇上亦隨之星沉影寂。當此時勢，作家們務必服膺於當政者的政策，摒棄過往一己的信念及不合時宜的舊作，努力改造個人的思想形態，統一口徑，紛紛以工農兵為寫作題材。沈氏從無作出不利國家的言行，與中共新政權亦無產生過齟齬，然而四十多年來他的作品一直在國內被禁。（金介甫，前言 xi-xiii）

沈從文曾被斥為反動文人、桃紅色作家，被拒於中國文壇。處身中國大陸的贊助者或編者無論是否認同這種指導思想，都不敢公然反對。贊助者和編者根本沒有選擇，只能無奈地放棄出版沈從文著作的計劃。即使有人敢力排眾議，甘願犯禁，書稿也必須通過出版審查方能出版⁶。四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沈從文的著作在中國大陸一直被禁。這一時期，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百花齊放”的政策下，於一九五七年出版了《沈從文小說選集》，除此以外，將近四十年的時間，中國大陸沒有出版過沈從文的任何著作。金介甫指出，沈從文為“適

⁶ 中國大陸、台灣都曾實施出版審查機制，所有書刊公開發行前必須通過政治審查。

應當前形勢”，修訂了《沈從文小說選》裏的部分內容⁷，以突顯作品對舊社會的批判（金介甫，《沈從文史詩》454）。可見作家也會因應政治環境而避免揀選題材敏感的作品。這一現象，可以從沈從文為選集所寫的《選集題記》中看出：

這本小書雖係按年編排，並就不同體裁、不同主題分配上注過意，但是由於篇幅字數限制，和讀者對象今昔已大不相同，習作中文字風格比較突出，涉及青年男女戀愛抒情事件，過去一時給讀者留下個印象的，怕對現在讀者無益有害，大都沒有選入。（《沈從文小說選集》5）

五十年代，北京外語出版社與《中國文學》雜誌社出版了一系列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的英譯專集，魯迅、茅盾、巴金都在出版計劃之列⁸，卻沒有沈從文。由此可見，專集的編選和出版，與作家、編者與贊助者的意識形態有一定的關係。

台灣的情況與中國大陸相若：沈從文的著作一直被禁；一九八六年之後，沈從文的作品才可以公開發行（金介甫，引言 xiii）。

香港基本上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地區，只要不抵觸法例，書稿毋須通過審查，即可出版⁹。所以，四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香港是海峽兩岸能自由印行沈從文著作的唯一地區。一九五六、五七年，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沈從文選集》¹⁰；一九五九年，香港建文書局出版了《主婦集》；一九七八年，文教出版社出版了《沈從文短篇小說選》¹¹。

⁷ 金介甫指出，這次修訂使部分語言變得更“毛式”（“Maoist”）（Kinkley, “Re: Questions”）。聶華苓則認為，小說內容是由編輯修訂的（Nieh, 117-18）。

⁸ 英譯魯迅專集有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1954)、*The True Story of Ah Q* (1955)、*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Vol. I – IV) (1956-1960)；英譯巴金專集有 *Living Amongst Heroes* (1954)、*The Family* (1958)；英譯茅盾專集有 *Midnight* (1957)、*Spring Silkworms and Other Stories* (1956)。

⁹ 香港開埠以來，只實行過三次事前新聞檢查，分別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之後。檢查的範圍只針對新聞言論，對廣告不作審查（李少南 526-27）。

¹⁰ 此書沒有列明出版年份，現憑“編者語”的撰寫年份推測該書的出版年份。

¹¹ 此書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沈從文小說選》(1957)的重印版。

總括來說，除非得到官方批准，所有沈從文的著作，無論是單篇文章、專集還是英譯專集，都不得公開在中國和台灣刊行。反觀中國和台灣以外，在沒有實施出版審查的地區，贊助者可以自由出版，毋須顧慮遭受審查限制。贊助者不會因為作家不同的政治取向而遭受當權者查禁，使刊物出版無門。

第五章 翻譯重寫：敘事技巧

從第三章的分析可知，沈從文英譯專集主要突顯沈從文寫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的成就，並着力推介沈從文描寫湘西的故事。從編選重寫的角度看，沈從文英譯專集不約而同，把沈從文的形象重寫為善於描寫湘西風貌的小說家。然而，從翻譯重寫的角度看，這些英譯專集是否能反映譯出語的沈從文形象呢？本文將以文本分析的方法，具體檢視譯文在展現沈從文的風格和形象方面有否偏差。本章先從敘事學的角度，探討沈從文小說中的敘事模式、敘事語言、故事情節的特色進入譯文的情況。

鑑於《沈從文小說選》和《沈從文短篇小說選》都是舊譯新編，討論譯文或譯入語文本時，將以《中國土地》、《邊城及其他》、《湘西散記》、《不完美樂園》中的譯文為藍本。

至於原文或譯出語文本，本文將以《沈從文全集》（以下簡稱“《全集》”）(2002) 為參考底本¹，原因有三。第一，《全集》是目前最完備的沈從文集子。該書的編輯委員會把所搜集的沈從文作品，無論是已發表或未發表的文學作品、學術著作及通信、書信、日記或其他史料等，都一一編入全集（《沈從文全集》編輯委員會 1）。單是已發表的文稿，《全集》收入合共約五百六十多萬字，較《沈從文文集》（以下簡稱“《文集》”）(1982) 多出近二百多萬字。據此推測，很多無法收入《文集》的作品都編入了《全集》內

¹ 沈從文一向有修改舊作的習慣（金介甫，《沈從文史詩》458；黃永玉 154；夏志清 175-76），所以他的作品經常出現不同的版本。譬如，短篇小說《夫婦》寫於一九二九年七月，改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沈從文 9：77）。不同的版本折射出不同的風格，用勒菲弗爾的話來說，就是每一個版本都在“重寫”沈從文。由於篇幅所限，“版本重寫”的問題在此從略。

²。換句話說，《全集》保留了“最完整”的沈從文作品面貌。事實上，各沈從文英譯專集所收編的作品，《文集》收錄不全，但都能在《全集》裏找到。

第二，就已發表的作品看，《全集》採用了最早發表或初版的文本，或經沈從文修訂的增訂本（《沈從文全集》編輯委員會 1）。換句話說，《全集》並沒有收編那些受政治因素干擾而修訂的版本³。《文集》雖經“沈氏親自審閱”⁴，理應“可以訂正坊間版本的謬誤和錯漏”（三聯書店香港分店編輯部 3），但據金介甫考證所得，沈氏夫婦⁵修訂了一些當時被認為“政治不正確”的名稱（Kinkley, Introduction 7），譬如《新與舊》則無緣無故加了一句與故事毫不相干的種族壓迫的話⁶，這句新加的話與沈從文一貫的立場相悖（Kinkley, Introduction 8）。由此推斷，沈氏夫婦或許礙於當時的政治形勢，有所忌諱，出版《文集》時不得不作出種種妥協。由此可見，《全集》所收的文稿比《文集》更能反映沈從文作品的“原貌”，更有助於了解沈從文的創作風格。

第三，九十年代開始，沈從文的作品再次在中國大陸的文壇廣泛流傳，不再受到政治干擾。他的書稿獲得解禁，可在中國大陸出版及研究，出版社無須承受政治壓力。反觀於一九八二、八三年出版《文集》期間，因受“反精神污染運動”的牽連，沈從文偶爾仍遭抨擊。出版社（即香港三聯書店、廣州花城出版社）以至沈從文本人在編選、修訂《文集》時，不免會因應政治情勢而有

² 金介甫指出，一些被視為題材敏感的作品，如《看虹錄》、《八駿圖》，都沒有收入《文集》（Kinkley, Introduction 7）。

³ 包括沈從文和編輯作出的修改。

⁴ 關於《文集》的編選工作，在一個訪問中，沈從文夫人張兆和說：“他們有特約編輯。從文已不搞文學，不過問。但他們希望收入的，有些他不喜歡就抽掉了。有些他們也沒聽從，還是編進去了。”（沈虎雛 28）

⁵ 張兆和一向有協助沈從文修訂文稿（黃永玉 151）。

⁶ 金介甫所指新增的那句話為：“這是邊疆僻地種族壓迫各種方式中之一種。”（《文集》6：252）

所取捨、修訂。金介甫的考證使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集》比《文集》更能反映沈從文原來的創作特色和文學風格。

1. 敘事模式

學者、評論家都稱沈從文為“文體家”（王德威，《現代中國小說十講》128；錢理群等 283；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22-23）。他的小說形式不拘一格，結構多變，他善於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筆法寫作（黃修己 421），並把古今中外各種觀點、體裁、文學傳統，融入作品之中（金介甫，《沈從文史詩》148）。彭小妍認為，在沈從文創作最活躍的二〇到三〇年代，他嘗試了許多不同的文類，有意開展新的敘事形式⁽⁷⁾。沈從文小說中的敘事模式，從中國傳統的敘事模式，到西方文學常見的第一人稱敘事模式都一應俱全。沈從文以近乎說書人的方式在《邊城》、《丈夫》、《貴生》、《菜園》⁷……中道出動人的故事，又以第一人稱“我”在《三個男子和一個女人》⁸、《巧秀和冬生》、《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⁹、《雪晴》¹⁰……中細訴纏綿悱惻的感人情節。有時候，說書人甚至與“我”交替出現，轉變敘事觀點，營造豐繁的情節（《八駿圖》、《燈》¹¹、《看虹錄》¹²等就是顯著的例子）。整體來說，沈從文英譯專集大致包羅了沈從文各類敘事模式的嘗試，而以中國傳統敘事模式為重點。個別英譯專集，如《邊城及其他》，所收編的作品全屬同一敘事模式，未能反映沈從文多變的敘事手法。

⁷ 收入《全集》第八卷，頁 278-87。

⁸ 收入《全集》第八卷，頁 11-35。

⁹ 收入《全集》第十一卷，頁 257-67。

¹⁰ 收入《全集》第十卷，頁 407-14。

¹¹ 收入《全集》第九卷，頁 140-61。

¹² 收入《全集》第十卷，頁 327-42。

就敘事模式的變化而言，短篇小說《燈》是沈從文作品中較為突出的一篇。《燈》的佈局新穎，揉合了兩種敘事模式，可說是一篇構思獨特的小說。故事先由第三人稱的敘述者開始，講故事中的男主角“x”向青衣女人敘述他桌上那盞燈的故事。然後筆鋒一轉，小說以第一人稱（燈的主人的身分，即主角“x”）親述燈的故事。“x”說完了燈的故事，小說再由敘述者繼續推展。最後，作者才指出，燈的故事原來由“x”虛構。這篇小說所以巧妙，因為作者能利用頭尾兩部分扭轉整個故事的發展方向，推陳出新處令人讚嘆。《燈》的敘事模式為小說營造了高潮迭起的情節，平添不少趣味。幾本沈從文英譯專集，只有《中國土地》編譯了《燈》¹³。可惜譯文把小說最引人入勝的地方——透過轉換敘事觀點扭轉結局的情節——刪去，整篇由單一的第一人稱“我”自述桌上那盞燈與老兵的故事。翻譯水平姑且不論，僅從故事的結構和佈局看，英譯《燈》已失諸平平無奇，未能保留原文曲折的結構，以及原文精采的敘事特色。《燈》這篇小說本來可以突顯出沈從文在小說結構的匠心，可惜譯文出現了“選擇性的改動”(optional shifts)¹⁴，文體家沈從文的魅力未能藉此傳達給英語讀者。

總括而言，沈從文英譯專集都盡量涵蓋不同敘事模式的小說，不過由於這些專集始終偏重中國傳統小說敘事模式的作品，無形中淡化了沈從文在敘事模式的嘗試。此外，在翻譯個別作品時，譯者有意或無意大幅度刪削內容，改變故事本來嚴謹的結構和佈局，削弱了沈從文小說的敘事特色。

¹³ 譯文“The Lamp”為袁家驊、白英所譯。

¹⁴ 圖里 (Gideon Toury) 認為，“由選擇性的改動所帶來的原文、譯文差距，屬於譯文與原文的特殊差距，展示了譯者獨特而刻意的翻譯目的、原則或策略。”（莊柔玉 62）

2. 敘事語言

金介甫指出，讀沈從文的小說，往往有如聽他講故事一樣，敘事中帶對話的語氣、舒徐的節奏，甚有說書人的況味（《沈從文史詩》151）。口語化的敘事語言在沈從文的小說中俯拾皆是。彭小妍認為，沈從文“總是創造一個十分老練世故的敘事者”，“並且邀請讀者參與辯論”（8）。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有這樣的一句描述翠翠：

翠翠呢，正從山中黃鳥杜鵑叫聲裏，以及山谷中伐竹人噉噉一下一下的砍伐竹子聲音裏，想到許多事情。（沈從文 8：111）

Meanwhile Green Jade's imagination was filled to overflowing with visions of singing orioles and cuckoos in the hills, and the woodcutter chopping down the bamboos, and then too she thought of the tigers who bite men, ... (C&P 246-47)¹⁵

Meanwhile the song of the orioles and nightingales in the hills, the thud of the woodcutter's axe in the bamboo grove, have set Emerald's thoughts racing back over all she has seen or heard: ... (Y 59)¹⁶

短短的“翠翠呢”三個字，簡單明白的告訴讀者，現在要談的正是翠翠。節奏簡潔明快，表示停頓的助語詞“呢”發揮調頻功效，加強了行文的節奏感。兩篇譯文所用的副詞“Meanwhile”顯得十分拘謹，而且只表示同時間發生的事情，並沒有轉換話題的意思。原文與譯文的不同，對敘述者與讀者的關係亦起了微妙的變化，從兩者同時在場，敘述者直接與讀者“對話”，變為敘述者沒有理會讀者在場與否，只自顧自地述說故事。敘述者的身分從主觀而帶情感的說書人搖身一變，成為客觀而冷淡的旁白人。如此一變，文本與讀者的距離就

¹⁵ 本文以“C&P”代表金隄、白英合譯的《中國土地》，後接的數字代表所引譯文的頁碼。換言之，“C&P 246”代表引自《中國土地》第 246 頁。

¹⁶ 本文以“Y”代表戴乃迭譯的《邊城及其他》，後接的數字代表所引譯文的頁碼。換言之，“Y 59”代表引自《邊城及其他》第 59 頁。

要從近拉遠，文字所蘊含的情感亦從暖變冷，沈從文小說中不徐不疾的節奏，娓娓道來的特質，難以在譯文中保留下來。

沈從文偶爾借用章回體小說的形式說故事，彷彿與讀者直接“對話”。在收入英譯專集的小說裏，《媚金·豹子·與那羊》是其中一個例子：

如今且說媚金到寶石洞的情形。（沈從文 5：356）

《不完美樂園》和《中國土地》都編譯了這篇小說。先看收入《不完美樂園》的譯文：

But let me tell you what it was like when Meijin went to Precious Stone Cave.
(K 87)¹⁷

金介甫的譯文，無論語義、語調都能把原文的神韻譯出來，而“let me tell you”正好保留了說書人對讀者說故事的語言風格，拉近彼此的距離，提高讀者的投入感。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在小說中用了文言色彩濃厚的“如今且說”。譯出語的讀者一看，就產生一種距離感。文言的“如今且說”與小說中的白話文互相對照，營造一種亦古亦今的效果。可是，英語卻沒有類似的參照系統 (Wong, *Study* 252-56)，無法把這種文白交雜的語言效果直接帶入譯文。英漢語言系統的差別所造成的“必要的改動” (obligatory shifts)¹⁸，使譯文難以保留原文的懷古風味。

漢語讀者一看“如今且說”，自然聯想到章回體小說的敘事方法。可以說，“如今且說”是章回體小說的語言標記。在現代小說中加插這類文言詞語，運用得宜，可收相得益彰的功效；反之，則顯得稚嫩突兀。只要細看《媚金·豹子·與那羊》這篇小說，那句“如今且說……”其實並未能充分與白話

¹⁷ 本文以“K”代表金介甫編的《不完美樂園》，後接的數字代表所引譯文的頁碼。換言之，“K 87”代表引自《不完美樂園》第 87 頁。若所引譯文非金介甫所譯，將另作註明。

¹⁸ 圖里認為，“由必要的改動造成的原文、譯文差距，是無可奈何的改動，是原語和譯入語兩種語言的基本差異導致的必然後果。”（莊柔玉 62）

文的內容融合，成為有機的整體；反而，這組文言詞彙與正文的白話文顯得格格不入，破壞小說和諧統一的風格。《媚金·豹子·與那羊》是沈從文尚未踏入成熟創作階段的小說¹⁹，在作品中出現這種語言上的瑕疵實不足為奇。金隄和白英的譯文把這一句富章回體小說味道的詞組略而不譯，雖然沒有改變故事的內容，卻使場景與場景之間的銜接不順暢。從另一角度看，兩篇譯文都“修補”了《媚金·豹子·與那羊》文白交雜的瑕疵，難以充分反映沈從文早期創作的特色。

說書人為了拉近他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加強讀者的投入感，經常運用一種自問自答的修辭技巧。沈從文在《丈夫》裏就運用了這種技巧，表達說書人的口脛：

當真轉去沒有？不。（沈從文 9：49）

But does he go home? (C&P 43)

Did he go? No. (Y 123)

But does he go? No. (K 33)

金隄和白英的譯文，只有問，沒有答，沒有把話說完。戴乃迭、金介甫則能把這種修辭特色帶進譯文，保留了沈從文的說書人形象。

為了讓讀者邊看邊“聽”他的小說，沈從文常用簡單的短句，舒徐地說故事。試看《貴生》：

自己用鐮刀砍竹子，剝樹皮，搬石頭，在一個小土坡下，去溪不遠處，借五老爺土地砌了一幢小房子，幫五老爺看守兩個種桐子的山坡，作為借地住家的交換。住下來他砍柴草為生。（沈從文 8：366）

簡單的短句，句與句沒有連接詞緊扣，句子單位看似鬆散，意義卻一環緊扣一環，可謂形散而神不散。英語的習慣卻與漢語不同，句子一般較長，常用從屬

¹⁹ 《媚金·豹子·與那羊》是沈從文二十年代末的作品。

句、連詞貫串前文後理，結構較緊密。金介甫、戴乃迭都翻譯過《貴生》，先看金介甫的英譯：

Moving stones to a piece of Fifth Master's land at the foot of a slope not far from the brook, and felling bamboos and stripping tree bark with his own sickle, Guisheng built himself a little shack near the hillsides that Fifth Master had had planted with tung-oil trees, which he could guard in lieu of rent. He earned his daily expenses cutting firewood and grass. (K 269)

這裏暫且不討論兩篇譯文譯得準確與否，只集中討論譯文的句子結構。金介甫的譯文組織十分嚴密，使用了很多從屬句構。句子開頭是一句長長的分詞短語 (“Moving stones ...his own sickle”)，這個分詞短語由另外兩個分詞短語組成 (“Moving stones ... from the brook” 和 “felling bamboos ... his own sickle”)，彼此由 “and” 連接，與主句互相緊扣；主句 “Guisheng ... hillsides” 帶有 “that”、“which” 兩個從屬句，這個層層遞進的結構把意思環環扣緊。譯文的句子節奏亦步亦趨層層遞進的從屬結構，使原來從容的語調變得雅馴，舒徐的節奏變得緊湊。嚴謹的組織、緊迫的節奏，削弱原文的可聽性 (audibility)，使這段譯文只宜“看”，不宜“聽”。

接着看戴乃迭的處理方法：

With his sickle he had cut some bamboos and stripped off the bark, then carried stones to the foot of a slope near the brook and built himself a cottage on Fifth Master's land. In lieu of rent, he minded two hills planted with wood-oil trees, and he made a living by cutting firewood and grass. (Y 144)

戴乃迭的譯文沒有金介甫的嚴密，但連接詞 “then”、“and” 和介詞短語同樣像鏈環一樣把各個語義單位聯繫起來，句子的負載不輕；加上沒有標點的停頓，句子的節奏變得略為急速，少了一份從容。

總體而言，沈從文說故事般的敘事語言、舒徐從容的節奏，並沒有充分帶進譯文。

從敘事語言的角度看，原文中沈從文說書人的形象，在譯文中不是變成一個嚴肅拘謹的說故事人，就是時而輕鬆時而嚴肅，難以折射一個鮮明的說書人形象。

3. 故事情節

一篇出色的小說，“故事大綱”與“情節”同樣重要。“故事大綱”固然為小說定下整體的架構，“情節”則為小說提供種種細節，從而增加小說的質感，使小說更具吸引力。一個出色的小說家，不單要善於鋪排故事的內容和選取適當的敘事觀點，更要善於推展情節、牽動讀者的思緒。沈從文的不少作品往往能透過預早埋下的伏線，在不經意間撩動讀者的情緒，讓他們感受小說人物的情緒變化。在收入各英譯專集的作品中，《丈夫》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篇小說講述不少在農村生活的丈夫，因生活窮困，把年青妻子送到城裏做船妓，自己則留在鄉下安分地過日子。這樣的安排，一般人確實難以接受；村裏人卻偏偏視為極其平常的事。小說的女主角老七，就是在船上做“生意”（即做船妓）的年青婦人。一天，老七的丈夫到城裏探望妻子，在船上認識了水保；與水保的談話，以及在船上耳聞目睹妻子做“生意”的經歷，使丈夫的心理暗暗產生了變化。最後，老七跟丈夫離開了妓船，一同回鄉。故事內容看似簡單，表面上是寫鄉下的丈夫到城裏探望妻子的平凡故事，其實描寫城鄉價值觀念迥異所產生的衝突。

沈從文首先交代丈夫對妻子做船妓不以為意的態度：

所以許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後，把妻送出來，自己留在家中安分過日子，竟是極其平常的事了。（沈從文 9：48）

然後，描寫丈夫到船上探望妻子，因認識水保而感到快樂：

他還是第一次同這樣尊貴的人物談話，他不會忘記這很好的印象。人家今天不僅是同他談話，還喊他做朋友，答應請他喝酒！……他忽然覺得愉快，感到要唱一個歌了，……（沈從文 9：56）

繼而丈夫開始感到有點不安：

應當吃飯時候不得吃飯，人餓了，坐到小凳上敲打船板，他仍然得想一點事情。一個不安分的估計在心上滋長了，正似乎為裝滿了錢鈔便極其驕傲模樣的抱兜，在他眼下再現時，把和平已失去了。（沈從文 9：57）

最後，水保那句囑咐 —— “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來”（沈從文 9：57）——

叫丈夫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妒嫉憤怒：

該死的話，是那麼不客氣的從那吃紅薯的大口裏說出！為甚麼要說這個？有甚麼理由要說這個？……
胡想使他心上增加了憤怒，饑餓重複揪着了這憤怒的心，……
他不能再唱一首歌了。喉嚨為妒嫉所扼，……（沈從文 9：57）

城裏的經歷徹底改變了丈夫這個鄉下人的想法，叫他無法繼續安然接受妻子做船妓的事實。沈從文成功勾勒出丈夫微妙的心理變化 —— 從“安分”、“極平常”，到“不安”、“妒嫉”、“憤怒”，兩組對比強烈的情緒，成功地襯托出丈夫前後心理的落差，突顯他前後矛盾的內心掙扎。

翻譯《丈夫》時，若無法保留兩組對比強烈的心理狀態，故事的張力就會減弱。以一般人的道德觀念看，妻子做船妓，做丈夫的就算不感到羞辱，至少也不是光彩的事；鄉下人的想法卻不同，他們視為平常不過的事，與一般人的想法明顯大相徑庭。這種不同的道德觀念，對讀者而言，無疑極具震撼力，在作品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試看三個譯本如何處理這種“安分”和“極其平常”的語態：

So it happens that many young husbands, after marrying a wife, send her into the city, while he lives quietly on his farm. (C&P 42)

Thus many young husbands sent their wives to town while they stayed quietly at home tilling the land. This was a common practice. (Y 121)

Therefore many a young husband sends his wife away after marriage, while he stays at home farming and minding *his* business.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K 31)

“安分過日子”的“安分”是指“規矩老實，守本分”（“安分”），情感上是心甘情願，悠然自得，沒有怨言。“lives quietly”、“stayed quietly”都保留了“安分”那種心境恬謐、無怨的情感。“stays at home farming and minding *his* business”卻不帶一點感情色彩，斜體“his”更表示“his”要重讀，強調“他的”，有一種你我各不相干的對立意味，夫妻感情顯得淡薄疏離，這並不是原文“安分過日子”所指涉的意義。

“竟是極其平常的事了”進一步加強“安分過日子”的震撼力，為情節的發展埋下伏線。金隄和白英的譯文刪去了“竟是極其平常的事了”，只譯出“安分過日子”，這不單失去丈夫送妻子做船妓這現象的普遍性，更削弱了原文的震撼力。金介甫譯文的“It happens all the time”譯出了“事情常常發生”這一層意義，卻難以表達“習以為常，沒甚麼希奇”的態度取向。金介甫把焦點放在客觀的頻率上，就難以突出鄉下人那種異於“常人”的道德觀念。換句話說，譯文難以烘托出丈夫後來的心理變化，未能營造前後矛盾、衝突的張力。戴乃迭譯文中的“This was a common practice”表達了“常規做法”、“習慣”的意義，焦點雖放在行為本身，原文中以“極其”來突出鄉下人對妻子做船妓獨有的平常態度，卻難以在譯文中重現。要是補進“very”（即“This was a very common practice.”），鄉下人那種“見怪不怪”的心態就能在譯文中展現出來。

要是沒有“安分”與“極平常”的對照，丈夫後來的“妒嫉”與“憤怒”就變得平淡無奇。那麼，城鄉之間道德觀念的衝突就無法藉丈夫的心理轉變揭示出來。換言之，“安分過日子”和“竟是極其平常的事了”是《丈夫》環環

相扣的情節，也是故事推展的關鍵伏線；改變這個鋪排，就等於破壞整篇小說的佈局。其實，譯者無須採用強制轉移的手法，就能保留這些伏線。儘管如此，金隄和白英的譯文卻略而不譯；至於戴乃迭、金介甫譯了這些伏線，但仍難以保留原作的多層指涉意義，都或多或少拆解了原文縝密的結構，環環相扣的連鎖反應因而無效。三篇《丈夫》英譯因無法展現丈夫微妙的心理變化而削弱了牽動讀者情感的張力，也就難以反映沈從文出色的小說技巧。

除了情節外，小說要寫得引人入勝，讓讀者看得入迷，恰當的懸宕會發揮很大的作用。沈從文善於在小說中製造懸宕，使故事發展高潮迭起。相反，懸宕處理失當，就會產生反效果，仿如偵探小說先公告結局，回頭再說明來龍去脈，讀者閱讀的興味定必大減。試看沈從文如何在《貴生》裏巧妙地鋪陳懸宕：

第二天正想到橋頭去找雜貨商人談話，一個人從園子裏來的人告他說，園子裏有酒吃，五爺納寵，是橋頭浦市人的女兒，……（沈從文 8：382）

貴生躊躇再三後，不再迷信，不理會金鳳命相克父母、克丈夫的說法，決定向金鳳父親（即橋頭浦市人）提親。沒料到，人算不如天算，金鳳將在當天晚上嫁給五爺為妾。貴生一心以為快將與金鳳有情人終成眷屬，難掩欣喜之情；又傳來五爺娶妾的喜事，五爺向來待貴生不薄，貴生自然替他高興，可謂喜氣洋洋；卻料不到五爺娶的竟是自己心儀的金鳳。在原文短短的描述中，貴生的心情一步一步升向高峰，然後由高峰急墜到谷底。譯文如何處理這段精采的情節呢？先看金介甫的譯文：

The next day, just as he was about to set off for his talk with the proprietor, word came from Fifth Master's estate that feasting was going on there. Fifth Master had taken a concubine: the daughter of the man from Pushi who lived by the bridge. (K 293)

金介甫的譯文成功保留了懸宕，譯文一步一步推演，從圍子裏有喜酒（“feasting was going there”），到五爺納妾（“Fifth Master had taken a concubine”），最後才說出新娘子是金鳳（“the daughter of the man from Pushi who lived by the bridge”）。譯文與原文的佈局一樣，把讀者的情緒先推到高峰，再拋落低谷。

戴乃迭又如何處理呢？

Next day, he was just setting off to find Old Du, when word came from the manor-house: Fifth Master was taking a concubine, daughter of the Pushi shopkeeper by the bridge, and so was giving a feast. (Y 167)

戴乃迭重組句子後，把“圍子裏有喜酒吃”調到最後。重組句子雖是翻譯常用的技巧，在這個例子裏，卻產生反高潮的效果。如上所言，沈從文精心部署，讓貴生到最後才知道五爺所納的妾就是金鳳，他娶妻的打算只好告吹。在推演故事的過程中，每一個分句都發揮其作用，互相配合，烘托整個懸宕。假如貴生早就知道五爺娶的是金鳳，“and so was giving a feast”就變得冗贅了。

沈從文的小說並不是完美無瑕，偶爾也會出現故事結構方面的缺陷。雖然如此，他不少小說的結局常讓讀者回味再三。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是個突出的例子。王德威認為：

《邊城》的翠翠傳奇即貴在完而“未完”，適足反映了“說故事”人臨去秋波的本事，以及文學敘述似斷實續、後勁無窮的最大傳統魄力。（《眾聲喧嘩》222）

小說的最後一句令人印象深刻：

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也許“明天”回來！（沈從文 8：152）

沈從文並沒有告訴讀者，二老與翠翠的愛情最終能否開花結果，只留下一個不置可否的結局。“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也許‘明天’回來！”不單是敘述者交代故事的結局，也代表了翠翠的心聲。這懸而未決的安排，帶出沈從文小

說裏一個常見的主題：“一切皆是命”²⁰。英譯如何處理這個不置可否的結局，讓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呢？戴乃迭的譯文如下：

He may never come back. Or he may come back tomorrow. (Y 101)

譯文用了兩句簡單的句子，平行的結構“may never come back”、“may come back”互相呼應，道出那種淡淡、不勉強但不失期盼的人生態度：把一切交予命運安排。翠翠默默守在茶峒，守在渡頭，等待二老回來。

金隄和白英譯文的結局是這樣的：

Some thought he would never return and others that he might come on the morrow. Where he was, or what he was doing, no one knew. (C&P 289)

“Some thought ...”綜合、議論的味道太濃，與本來平淡、簡單的描述迥異。此外，“would never return”的“would”表達一種想法；“might come”的“might”則表達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帶一種思考判斷，有悖隨遇而安、任由命運安排的人生態度，並不能帶出貫穿沈從文小說的“一切皆是命”的主題。最後多加的一句“Where he was, or what he was doing, no one knew.”更是畫蛇添足，破壞極富韻味的結局。在原文中，敘述者與主角的觀點合而為一。在金隄和白英的譯文中，卻變成旁觀者評論的觀點。

由上述的討論可知，沈從文的小說，無論在敘事模式、敘事語言、故事情節等方面，在在顯出他是一位出色的小說家。然而，英譯專集的譯文往往未能把握沈從文這些創作特點，不同程度地改寫了原文的意思，折射出一個不一樣的沈從文形象。

²⁰ 沈從文的不少作品都展示“一切皆是命”的主題，譬如《貴生》的“命裏注定它要來，門板擋不住；命裏注定它要去，索子鏈子縛不住。”（沈從文 8：370）、“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命，勉強不來。”（沈從文 8：372）、“一切真有個命定，勉強不來。”（沈從文 8：385）；《邊城》的“這是天意！一切都有天意。”（沈從文 8：129）、“一切是天”（沈從文 8：130）、“一切皆是命，半點不由人。”（沈從文 8：140）；《王嫂》裏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沈從文 10：280, 283, 284）；《蕭蕭》中的“各人皆有所得，各人皆為命定。”（沈從文 8：256）等。

第六章 翻譯重寫：人物描寫

不少學者、評論者都曾撰文討論沈從文小說裏的人物¹；讀過沈從文小說的讀者，大抵難以忘懷《邊城》中的翠翠、爺爺、船總順順、天保大老、攤送二老，還有三三²、蕭蕭³、夭夭⁴、阿七、王嫂⁵、貴生、龍朱⁶、劊子手楊金標⁷、火夫會明⁸、達士先生⁹、岳珉和兒甥北生¹⁰、大阮和小阮¹¹、柏子和妓女¹²、巧秀和冬生¹³，以及無數沒有名字的水手、農民、士兵。沈從文筆下的人物每一個都性格鮮明，在讀者眼前活龍活現。麥克唐納仔細分析過沈從文小說中的人物¹⁴，並歸納為四大類：年青男子 (young man)、少女 (adolescent girl)、老年人 (old man)、婦人 (mature woman) (62-114)。少女這個人物原型在沈從文的小說雖然不常出現，卻甚為重要，而且往往是他最出色、最著名的小說中的核心人物，例如《邊城》、《長河》、《三三》、《蕭蕭》等作品 (MacDonald 88-89)。因此，就“重寫”而言，沈從文英譯專集能否把小說中的少女形象帶進譯入語的世界，是關鍵問題。本章會以較長篇幅討論譯文如何展

¹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聶華苓在《沈從文論》(Shen Ts'ung-wen)、麥克唐納在《沈從文小說裏的人物及主題》(Characters and Themes in Shen Ts'ung-Wen's Fiction)、蘇雪林在《沈從文論》、蘇曉星在《苗族文學史》等都有討論沈從文小說中的人物。

² 見《三三》。

³ 見《蕭蕭》。

⁴ 見《長河》。

⁵ 見《王嫂》。

⁶ 見《龍朱》。

⁷ 見《新與舊》。收入《全集》第九卷，頁 39-46。

⁸ 見《會明》。收入《全集》第九卷，頁 84-95。

⁹ 見《八駿圖》。

¹⁰ 見《靜》。收入《全集》第七卷，頁 219-28。

¹¹ 見《大小阮》。

¹² 見《柏子》。

¹³ 見《巧秀和冬生》。

¹⁴ 雖然麥克唐納的研究局限於沈從文寫於四十年代以前的小說，但由於抗日時期開始，沈從文已很少寫小說（金介甫，《沈從文史詩》318-23），所以，麥克唐納的分析仍具代表性。

現沈從文小說中的少女形象，並且以最具代表性的翠翠和三三為論述對象。沈從文不單善於捕捉少女的神態，還能把小孩、婦人描繪得惟妙惟肖。本章最後會以小男孩北生和婦人王嫂為例，闡釋沈從文如何善於描寫不同類型的人物，長於捕捉人物性格。

小說裏人物的性格主要是透過兩種途徑表現出來：（一）敘述者對人物的描寫；（二）人物的對話。林以亮認為，小說的對話最能透視人物的性格和心理 (52)，正所謂“聽其言，知其人”。黃國彬認為：

眼睛是窗子，透過窗子，你只能粗瞥屋內的大略；話語是大門，穿門而入，你可以盡睹屋內的一切。出色的小說家深諳這個道理，所以能利用對話展示書中人物的靈魂。（《語言與翻譯》187）

換句話說，要展示故事人物的靈魂，對話是最佳的途徑。黃國彬在《為靈魂開另一道門：小說對話的翻譯》一文中，以司馬遷的《項羽本紀》、《高祖本紀》、曹雪芹的《紅樓夢》為例，闡明話語的點睛功能，以及對話對理解一個人的心理、性格的重要性（《語言與翻譯》185-87）。沈從文是出色的小說家，當然深諳對話的重要，他在小說裏打開一扇又一扇靈魂之門，讓讀者穿門而入，窺探他筆下小說人物的靈魂深處。因此，翻譯小說的時候，若把對話這靈魂之門譯壞了，借用黃國彬的話來說，就是無法借譯入語為靈魂開另一道門；結果譯入語的讀者無法“聽其言，知其人”，無法了解小說的人物。本章從小說人物對話的翻譯，探討沈從文英譯專集所展現的翠翠、三三、北生和王嫂的性格。

1. 少女翠翠和三三

1.1 淘氣的翠翠和三三

翠翠和三三都是住在鄉村十來歲的女孩子，天真無邪，常在言談間流露稚氣可人的一面。《邊城》裏描述翠翠在碼頭邊與攤送二老首次相遇的片段，最能表現翠翠淘氣的性格。他們相遇時，翠翠誤以為自己遭二老欺負，輕輕罵了二老一句；二老因為自己的好意被誤解，帶笑說：

“怎麼，你罵人！你不願意上去，要呆在這兒，回頭水裏大魚來咬了你，可不要叫喊！”

翠翠說：“魚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沈從文 8：80）

因為翠翠先入為主，認定攤送是“壞人”，所以明知河裏的魚不會咬人，也賭氣說：“魚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作者利用過去式時態“咬了”（明確指出，就算發生“魚咬人”這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使翠翠的態度顯得十分堅定，敵我立場分明，一派不示弱、不服輸的神氣。“不管你的事”則盡展小孩不講理、不讓步、不認錯的性格。

先看戴乃迭的譯文：

“Such language from a child!” he teased, chuckling. “If you stay here, mind a big fish doesn’t bite you—don’t expect me to rescue you!”

“Whether it bites me or not, tha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Y 26)

條件分句“Whether ... or not, that’s ...”，由兩個層次分明的分句組成，結構緊密。與翠翠隨意的態度有點格格不入。“Whether ... or not”表示兩個情況：魚咬或不咬，態度顯然較為溫和，不能反映翠翠自覺被人欺負，絕不退讓的強硬態度。況且翠翠自小與河為伴，怎會連魚咬人與否的常識都不懂。小孩一認定對方是“壞人”，勢要與對方劃清界線，就賭氣不講理；翠翠誓不求助的決絕語調難以在戴乃迭的譯文中展現出來。

金隄和白英的譯文如下：

“So you like cursing, eh? Well, if you don’t want to go, you can wait here, but don’t be surprised if a fish comes out of the water and bites you.”

“Even if a fish does bite me, I’ll never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you!” the girl retorted. (C&P 211)

“Even if ...” 所表示的態度比 “Whether ... or not, ...” 果斷得多，能傳遞原文

“就算魚真的咬了我”的語調。翠翠情急下說的“也不管你的事”，節奏明快簡潔；可是，“I’ll never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you!” 合共十一個音節；音節太長削弱了說話的力度，念起來有點累贅，情急之際說起來也頗吃力，結果態度略見含蓄、婉轉，與“even if”的強硬態度，互相干擾，立場模糊曖昧，失去了小女孩鬥嘴的機靈。在對話中，句子通常比較簡短，但英譯（“I’ll never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you!”）句子較長、語氣較弱，像不動感情的陳述，而不像罵人的話。總括而言，翠翠進入了譯入語的世界，在兩篇譯文裏都“說”不出十三歲女孩子的淘氣話。

三三又如何呢？三三屋前潭裏養了很多魚，按當地習慣，這都是三三家的財產。所以，遇有不面熟的人在潭邊釣魚，三三總說：“不行，這魚是我家潭裏養的，你到下面去釣吧。”（沈從文 9：13）偶有頑皮的鬧着玩，故意拿出杆子釣魚，三三就急得喊叫：

“娘，娘，你瞧，有人不講規矩釣我們的魚，你來折斷他的杆子，你快來！”娘自然是不會干涉別人釣魚的。（沈從文 9：13）

三三因別人不理會她的話，就氣得蹦蹦跳，向母親“告狀”（“有人不講規矩釣我們的魚”），要母親代為出頭（“你來折斷他的杆子”）。一個孩子氣的三三活現讀者眼前。沈從文更借用敘述者的話：“娘自然是不會干涉別人釣魚的”，交代三三母親對這件事的看法，成人與孩子截然不同的態度構成強烈的

對比，進一步突顯三三的稚氣。敘述者也趁機調侃三三，頗富幽默感。金隄和白英，以及金介甫的譯筆如何展現三三的稚氣呢？

“Nian, Nian! Come and look! There’s a silly person catching our fish! Come and break his rod, Nian! Quickly!” (C&P 71)

“Mama, Mama, look, a trespasser, someone who won’t mind his own business. He’s catching our fish. Come here and break his pole, hurry! But of course her mother never did. (K 226)

漢語讀者一看到“娘”就明白是“母親”、“媽媽”的意思，但“Nian”¹⁵對英語讀者而言，只是一個沒有意義的音節。以符號學 (semiotics) 的說法，把“娘”音譯成“Nian”，就是無法把“Nian”這個符號 (sign) 的能指 (signifier) 跟“媽”這個符號的所指 (signified) 聯繫起來¹⁶。換個角度看，“Nian”只譯出了“娘”的部分語音，並沒有譯出“娘”的語義。再者，“娘”是當時女孩稱呼母親的方法，並沒有別的指涉意義，在譯入語的文化裏有相應的能指；因此無須用音譯的方法在譯入語裏創一個“Nian”代表“Mother”、“Mama”、“Ma”、“Mom”、“Mum”等字。上面說過，“Nian”在譯入語文化中只是一個沒有意義的符號，譯入語的讀者難以明白這個字就是“母親”的意思，甚至會以為這是三三母親的名字。在中國，尤其在小說所描寫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村，習慣上不容許女兒直呼母親的名字。因此，“Mama”比“Nian”簡單而恰當。

三三是一個沒有機心，也沒有受過教育的鄉村姑娘，說話簡單直接，不用太多的修飾語。“有人不講規矩”簡單而中立，指出“有人”“不講規矩”在先，並不是自己無理取鬧在後，理直氣壯向母親“告狀”也只是伸張正義罷了。金隄和白英沒有把“不講規矩”這個意思直接翻譯出來，而用了形容詞

¹⁵ “娘”的漢語拼音與韋氏 (Wade-Giles) 拼音都是“Niang”，譯文採用“Nian”，只算翻譯了部分語音。

¹⁶ 瑞士語言學家德索胥 (Ferdinand de Saussure) 指出，任何語言系統，都由一連串的不同聲音和意念組合而成。語言的任何“符號” (sign)，都可分為“能指” (signifier) 和“所指” (signified) (100-02)。

“silly”來修飾釣魚的人。“silly”意指荒謬、無理 (“silly,” def. 1)，比起中立、客觀的“不講規矩”，較傾向情感上的“指控”，而且沒有了“那人犯規在先”的理據，三三在譯文中就顯得蠻不講理了。金介甫用了名詞“a trespasser”，緊接一個短語作補充，短語又用了“who”的從屬結構來連接前句。就句子結構看，這句話比較接近書面語，而不像口語，更不可能是一個十多歲鄉村姑娘情急時的日常用語。此外，由於“trespasser”的詞源屬於法語 *trespasser*，而法語又源自拉丁語 *transpassare* (“trespasser,” *Concise*)，屬比較文雅、“學術”的詞彙，與沒有受過教育的鄉村姑娘的身分並不相符。此外，“trespasser”指未經准許、擅自闖進的人 (“trespass,” def. 1; “trespasser,” *English-Chinese*)，有一種審判、裁定的意味，超越了“不講規矩”的原意。兩個譯本都使三三變得老成，思想也變得複雜。

三三催促母親“你快來！”，着母親快些從屋裏出來，阻止不講規矩的人在潭邊釣魚。“你快來”這短句既明快又有力，三三焦急如焚的神態躍然紙上。金隄和白英用了副詞“Quickly”翻譯這個短句，“Quickly”由兩個音節組成，重音在前，尾音 /l/ 輕而短，使“Quickly”變得頭重腳輕；而第一個音節 /kwik/ 的尾音是一個送氣的爆破音 /k/，理應強而有力表達出急促的節奏，可是，第二個音節 /l/ 如一堵高牆攔阻爆破音的前進，把節奏拖慢了，力量隨之減弱了¹⁷。反觀，“quick”就能勢如破竹發揮爆破的力量，表達焦急的神態。金介甫譯文的“hurry”，是片語“hurry up”的簡化版；雖是日常生活的用語，礙於雙音節的緣故，始終不及“quick”乾脆利落。

¹⁷ 黃勵文指出，輕音節大概比重音節輕聲三倍 (23)。

在《中國土地》的譯文中，用以突顯三三童稚言行的敘述（“娘自然是不會干涉別人釣魚的”）被刪掉了，沈從文的匠心在譯文中並不復見。以成人（三三母親）的觀點烘托小孩（三三）率真稚氣的特質，譯入語的讀者只能從金介甫的譯文（“But of course her mother never did.”）裏一睹這精妙的映襯手法。不過“of course”的語調稍強；譯為“naturally”更接近原文的語氣。

1.2 嬌嗔的翠翠和三三

沈從文筆下的女孩子有一個共通點：年齡都是十三到十六歲左右，有相近的愛情體驗 (MacDonald 98-99)。沈從文在《對〈邊城〉電影文學劇本的改評》一文中指出：

翠翠應是個尚未成年女孩，對戀愛只是感覺到，其實朦朦朧朧的。（8：154）

所以，翠翠和三三對愛情的感覺是朦朧的、不實在的；內心隱隱感到有些東西在撩動，卻不太明白、不太理解。

翠翠自從某年端午在河邊遇上二老，就不能忘懷那次相遇，只要有人一提到“大魚咬你”，就只管笑或顧左右而言他。兩年後的端午，二老把酒葫蘆送還老船夫，再與翠翠碰面。二老回家後，翠翠轉告祖父“那人”（即二老）說要找人來替他們守渡船，叫他們吃過飯後到吊腳樓看龍船。祖父問翠翠：

“你高興去嗎？”

“兩人同去我高興。那個人很好，我像認得他，他是誰？”

祖父心想：“這倒對了，人家也覺得你好！”祖父笑着說：“翠翠，你不記得你前年在大河邊時，有個人說要讓大魚咬你嗎？”

翠翠明白了，卻仍然裝不明白問：“他是誰？”

“你想想看，猜猜看。”

“我猜不着他是張三李四。”（沈從文 8：102）

年輕的翠翠對愛情一無所知，只隱約感到“那個人”很好。到祖父提起“大魚咬你”的舊事，埋藏在翠翠心裏的“一件事”被牽動了，少女的嬌羞使翠翠裝作無知，彷彿片言隻字都會泄露那連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戀愛感覺。

沈從文對少女情懷描寫得很傳神，對譯者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戴乃迭如何傳遞翠翠的少女情懷呢？

“You want to?”

“If we both go. I liked that young man. I’m sure I’ve seen him before. What’s his name?”

The old man thinks: “Good, he likes you too!” He chuckles. “Don’t you remember a young chap on the waterfront two years ago who said the big fish would eat you?”

Emerald understands in a flash, but pretending not to she repeats: “Who is he?”

“Can’t you think? Have a guess?”

“How can I guess? Chang the Third or Li the Fourth?” (Y 49)

“那個人很好”只是翠翠對一個“陌生人”的讚美而已，並不涉及個人的愛憎。翠翠說那句話的時候，還未知道“那個人”原來是二老，還談不上特別的感情。翠翠對二老的感情朦朧得捉摸不到，只在潛意識裏轉化成對“那個人”的好感。戴乃迭的譯文“I liked that young man”的“liked”把那份含蓄的感情譯得外露，一個羞於表達內心感情的少女，頓然成爲一個敢於表達感情的人。

“I’m sure”語氣肯定，絕不模稜，把翠翠模糊的記憶、朦朧的感覺譯成清楚明晰。“我猜不着他是張三李四”是翠翠成心跟祖父鬧彆扭的話，目的是不讓祖父明白自己心裏想着的那件事。根據《漢語大詞典》，“張三李四”是假設姓名，泛指某人或某些人（“張三李四”）。即屬泛指人稱代名詞，在情感上強調“我不認識那人”，“我不知道是誰？”的意思。這裏用來傳達翠翠的嬌嗔，比“我猜不着他是誰”更傳神。戴乃迭沒有適當調整文化上的差異，把

“張三李四”視爲兩個人，直譯爲“Chang the Third”（“張三”）和“Li the Fourth”（“李四”），英語讀者不知就裏，以爲翠翠真的認識一個名叫“張

三”，一個名叫“李四”的人。事實上，小說裏根本沒有這兩個人物。說英語的翠翠明知那是誰，卻又故意裝作不明白，到後來又推說是“張三”、“李四”，譯文前後混亂、矛盾，看得英語讀者糊裏糊塗。戴乃迭譯筆下的翠翠哪裏是跟祖父鬧彆扭？只是矯揉造作罷了。從這段對話可見，譯文裏的翠翠不單明白愛情為何物，而且矯揉虛偽，並無純真少女嬌嗔的情態，可見戴乃迭的譯文難以曲達翠翠對愛情朦朦朧朧的感覺。

翠翠在金隄和白英的譯文裏是這樣說的：

“Do you want to go?”

“Yes, if we could both go. He is very nice. I’ve seen him somewhere before. Who is he?”

Grandfather mused to himself: “What could be better? They both think so much of each other.” Aloud, he said: “Don’t you remember the man who said the big fish in the water would come out and bite you?”

It was all perfectly clear to her now, but still she pretended that it was incomprehensible to her.

“Who is he?” (C&P 236)

“He is very nice.”把焦點聚到“那個人”身上，使翠翠與“那個人”保持適當的距離，不至過分密切。“I’ve seen”的語氣比“I’m sure”軟化得多，但還沒有調校到“像”的不肯定語態上。隱約藏在內心的那件事未能藉翠翠這番話展現出來。金隄和白英把上文所引的最後兩句對話刪掉了，翠翠故意問祖父“他是誰？”，祖父就直截了當回答翠翠。其實，祖父早就明白翠翠記得“大魚咬你”的事，卻故意作弄翠翠，要她猜猜，翠翠則因為祖父這一問而發嗔。沒有祖父的調侃，就沒有翠翠的嬌嗔，譯文不單不能表達祖孫二人親密的感情，更少了翠翠嬌嗔的一面。

三三對愛情的感覺比翠翠更模糊。總爺家管事先生說要找總爺為白臉的城裏人做媒，把三三嫁給他，三三聽後雖十分生氣，卻把管事先生與城裏人的話記在心頭。三三與母親到總爺家送雞蛋，認識到服侍白臉病人，戴白帽子的看

護。母女二人及後說起這個女人，三三先以為母親故意不理睬她，有點不高興，到母親弄明白，稱讚白帽子女人長得體面，三三卻故意說反話：

“體面甚麼？人高得像一條菜瓜，也算體面！”（沈從文 9：26）

三三本來也覺得白帽子女人長得體面，只因為母親先說，就要與母親持不同意見，一派少女嬌嗔的舉止。

金隄和白英，以及金介甫的譯文如下：

“How can you call her nice when she is as long as a long cucumber?” (C&P 79)

“How can you say that, when she’s tall as a cucumber? You call that nice?” (K 241)

兩篇譯文與原文在語調上有點出入。金隄和白英那句譯文的語調，可以理解為

“人又高又長，像一條長青瓜，也算體面嗎？”；而金介甫的則是“這種話，虧你說得出來。人高得像一條青瓜，也可算體面嗎？”兩個譯本所用的複合句尤其使三三顯得世故，與三三原來嬌嗔的性格不盡相同。

1.3 乖巧的翠翠

翠翠與三三年齡相若，都不期然流露出少女淘氣、嬌嗔的神態。然而，翠翠與三三的成長環境、經歷始終有別——翠翠與祖父相依為命，以撐渡船為生，生活清苦；三三年幼喪父，母親是碾坊的主人，生活無憂，品格性情與翠翠也有所不同。三三得到母親的溺愛，性情略帶嬌縱；翠翠自少與爺爺相依為命，性情乖巧伶俐。翠翠乖巧之處，可以從她與祖父的對話裏清楚看出：

“我人老了，記性也壞透了。翠翠，現在你人長大了，一個人一定敢上城去看船不怕魚吃掉你了。”

“人大了就應當守船呢。”

“人老了才應當守船。”

“人老了應當歇憩！”（沈從文 8：87）

小孩子愛看熱鬧，翠翠也不例外；心中雖渴望到城裏看船，卻明白祖父守船辛苦，寧願留下陪他，也不願獨自跑去玩樂，疼惜祖父之情躍然紙上。翠翠懂得祖父的心意，不好一口拒絕，於是承着祖父的話，作少許改動，把意思全倒過來，最終希望能說服爺爺休息，讓自己代他守船。祖孫二人的對話文理相連，翠翠與祖父彼此呼應：翠翠的“應當守船”呼應祖父的“去看船”；祖父的“人老了”呼應翠翠的“人大了”；翠翠的“應當歇憩”呼應祖父的“應當守船”。這組對話盡顯翠翠思辨之敏捷。讀者會因翠翠的機靈而不禁莞爾；因爺爺溫馨、親昵的天倫之情而大為感動。

戴乃迭譯文中爺爺與翠翠的對話：

“My memory’s not what it used to be. You’re big enough now to go to town alone, lass, without being afraid the fish will eat you.”

“I’m big enough to stay and mind the boat.”

“An old fellow like me ought to mind it.”

“An old fellow like you ought to rest.” (Y 33)

戴乃迭用了兩組不同的句子結構（“big enough to ...”、“An old fellow like ...”），傳達祖孫二人一唱一和的效果。在第一組句構（“big enough to ...”）中，翠翠的“to stay and mind”呼應祖父的“to go to town”；在第二組句構中（即最後兩句對話），有兩對互相呼應的詞組：（一）翠翠的“An old fellow like you”呼應祖父的“An old fellow like me”；（二）翠翠的“ought to rest”呼應祖父的“ought to mind”。頭兩句對話和最後兩句對話之間，則由祖父的“to mind it”呼應翠翠的“to stay and mind the boat”。翠翠與祖父的對話，無論是內容與句式，既互相呼應，又親切溫馨。翠翠進入戴乃迭的譯文，依然乖巧，依然疼惜祖父。

金隄和白英譯文的對話：

“Yes, I am getting old and I can’t remember things as well as I used to do. Now that you are growing up, I suppose you can go to the city alone and never fear the fishes in the river.”

“I’m grown up now, and I can watch over the boat.”

“No, that’s a job for the old.”

“I think the old ought to rest a little[sic] bit.” (C&P 219)

祖孫二人一唱一和的對話變成了議事的對答，各自表述，缺乏交流、回應。在金隄和白英的譯文裏，翠翠與祖父的親切對話，變成疏離冷淡的理性答辯，讀者感受不到孫女處處為祖父着想，不欲他辛勞的心意。

1.4 嬌縱的三三

三三沒有翠翠的乖巧，反而養成嬌憨的性情，常故意跟母親持不同意見。

母女在回家路上，談到城裏人的白臉：

三三說：“那不好看。”母親也說：“那自然不好看。”三三又說：“宋家的黑子姑娘才真不好看。”（沈從文 9：27）

誰不好看其實不打緊，三三純粹為了與母親持不同意見。三三孩子氣，略見任性、嬌縱的性情，藉着一句“宋家的黑子姑娘才真不好看”表露無遺——不是白的（城裏人白得像茶花的臉）不好看，而是黑的（鄉下人一般都曬得黑黑的）不好看。用廣州話說，三三就是愛“包拗頸”（即普通話的“抬杠”、“拗相公”或“拌嘴”）。試看金隄和白英的譯文如何表達三三嬌憨的個性：

“They’re so ugly,” she murmured at last.

“Yes, they’re so ugly,” her mother sighed. (C&P 80)

譯者略而不譯“三三又說：‘宋家的黑子姑娘才真不好看。’”這句話，就等於剝削了三三表達與母親相反意見的機會。就譯文所見，母女二人一條心，同時認為城裏人的白臉不好看。英語讀者所認識的三三，與沈從文塑造的三三性格迥異，譯文中的三三既不孩子氣，也不嬌憨。

金介甫譯筆下的三三又如何？

“That’s not very pretty,” Sansan said. “No, of course not,” her mother agreed. “But that dusky girl in the Song household is the ugliest of all,” Sansan added. (K 242)

金介甫掌握了文氣，沒有拘泥於原文的詞組“不好看”，把母親同意三三意見的“那自然不好看”譯成地道的英語“No, of course not,”，結果傳遞了句與句的呼應。母親肯定自己的意見，三三卻偏要說不同的意見，譯文裏的连接詞“But”發揮了銜接的功能，把兩句話接合，帶出三三不同的看法。金介甫巧妙地運用“not very pretty”與“the ugliest of all”帶出“不好看”與“真不好看”兩者強烈的對比。金介甫在譯文中成功塑造嬌憨而孩子氣的三三。譯文既能照顧英語的說話習慣，又能追摹原文的語調和意義。

2. 小男孩北生

從上引的眾多例子中，可以看到沈從文筆下的少女，既有少女共通的特質、感情，又有獨特的個性。沈從文把少女角色刻劃得入木三分，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單善於塑造少女的形象，筆下的其他人物都鮮明逼真，十分傳神。儘管小男孩不是沈從文小說裏常見的人物類型，《靜》的北生卻是另一個生動的例子。北生五歲那年，與家人因內戰一起逃難，進退維谷，暫時在某處滯留。所住的地方屋頂有一曬樓，北生愛到曬樓看風景，但北生母親及婆婆都不准他上去玩。一天，婆婆入睡，母親外出，小姨岳珉剛在曬樓上，北生趁機手腳齊用爬上樓梯，想到曬樓去。沈從文形容北生“怯怯的，賊一樣的，轉動兩個活潑的眼睛，不即上來，輕輕的喊女孩子。”（沈從文 7：219）一個惹人憐愛的小男孩活現讀者眼前：

“小姨，小姨，婆婆睡了，我上來一會兒好不好？”（沈從文 7：219）

“Little Auntie, Little Auntie, Grandmother is asleep. Can I come up for a while?” (K 68)¹⁸

¹⁸ 譯文“Quiet”的譯者為麥克唐納。

由於漢語是單音節的語言，音節一般較短，為加強語氣或引起別人注意，往往習慣重複簡短的音節。因此，北生從樓梯爬上曬樓時，叫了兩聲“小姨”引起岳珉的注意。譯文運用相同的技巧，重複“Little Auntie”。可是，英語屬多音節語言，單是“Little Auntie”就已經有四個音節，再重複一次，單是呼語已佔了八個音節，有乖地道英語的說話習慣。按英語習慣，呼語通常用在句子或分句句末；先用呼語，置於句首，其實已達到引起受話人注意的目的，無須如漢語般重複。要是刪去“Little”，只保留“Auntie”，更加簡潔地道。“婆婆”是很親昵、很口語化的稱呼；“Grandmother”就顯得有點生疏，書面語的味道太濃，口語的“Grandma”或兒語的“Nana”，以及縮約形式的“is”（即 Grandma’s asleep 或 Nana’s asleep），較能配合當時的語境和北生的年紀。

北生很想溜到曬樓玩一會兒，所以婉轉地問岳珉“……好不好？”，而並非直截了當問“可不可以……？”或“可否……？”。經常與小孩為伴的人必定聽過小孩子問“……好不好？”，這是他們愛用的表達方式，特別是遇到一些他們很想做而不該做或不可做的事情，他們總會捨直截了當而取婉轉的請求方式，期望受話人允許他們的要求。在小孩心裏，“……好不好？”的預設答案是“好”，是他們期望的結果。譯文的“Can I ...?”，情態動詞“can”與人稱代詞“I”連用，直截了當提出請求“可否……？”，由受話人決定“可以”或“不可以”，說話人並沒有任何期望。這顯然違背北生渴望到曬樓玩的意願。要表達既婉轉，又預設受話人允許的請求，可用既婉轉又較口語的“Is it okay if I ...?”；而“Okay if I ...?”更簡潔、更輕鬆、更貼近日常用語，既能表達五歲小孩與家人對話的親切語調，又可表達北生假設岳珉允許他到曬樓所提出象徵式的請求。小姨聽到這樣一問，也許難以拒絕兒甥的請求了。

3. 婦人王嫂

上引的例子清楚展示了沈從文塑造小孩形象的能力。然而，沈從文是否只善於描寫小孩的世界呢？《邊城》的祖父和船總順順、《丈夫》的老七和她的丈夫、《三三》的城裏白臉人、《夫婦》所描寫的新婚夫婦……無論年老的、年青的、男的、女的，沈從文都能寫得淋漓盡致，栩栩如生。下文將以《王嫂》為例，窺探沈從文筆下的成人世界。《王嫂》的主角王嫂是傳統簡單的鄉下婦人，有一子一女，女兒因為生產後乏人照顧而死去。兒子福壽在茶葉局工作，每月必到王嫂做幫工的地方看她；王嫂怕他不學好，一見他就罵，裝成生氣的樣子，要兒子趕快回局工作。福壽是王嫂唯一的寶貝。一次空襲，福壽差點給日本飛機炸死。孩子離開醫院，找母親給他縫補破了一個大裂口的褲子。兒子雖安好，做母親的卻呆住了。王嫂把福壽的破褲子一拉，在他精光光的瘦臀上巴巴的打了三下，眼睛濕瑩瑩的說：

“你不怕死？我自己打死你，省得吃日本水缸大炸彈五馬分尸！”（沈從文 10：285）

中國傳統的父母不單不會直接表達對子女的愛，而且常常透過反話，表達對子女的關愛。明明子女聰明伶俐，卻偏要說他們笨頭笨腦。王嫂一見兒子就罵，其實是她愛兒的表現。王嫂口中說“打死你”，其實旨在宣泄內心的惶恐和憂慮，同時表達她對兒子的關懷。漢語讀者一看就明白，王嫂其實擔心福壽的安危，心疼兒子所受的痛苦，難過都來不及，怎會捨得打死他！俗語有云：“愛之深，責之切”，這是中國人表達愛的方式。沈從文還告訴讀者，王嫂說話時“眼睛濕瑩瑩”的。慈母愛子心切的形象呼之欲出。

“You’re not afraid to die, huh? I’ll beat you to death first. That will save you the trouble of being blown to bits by bombs as big as water tanks!” (K 399)¹⁹

在譯入語的文化裏，直接表達情感是很自然的事情，與中國人的含蓄截然不同。如果王嫂是一直在英語環境裏生活的英國人，較能坦率流露內心的惶恐，直接表達憂傷難過的感情，向兒子表白對他的關懷。在翻譯的過程中，文化差異會帶來語言以外 (extralinguistic) 的問題 (Wong, *Study* 126-27)，譯者不能單靠上文下理，從語言的層面處理翻譯的問題，還需兼顧文本以外 (extratextual) 的文化因素。《王嫂》的譯者沒有照顧到東西文化的差異——中國傳統的母親習慣“口是心非”，西方典型的母親慣於坦率直接——只把中國父母反話的表層意義翻譯出來，並沒有補充這句反話所蘊含的關愛，使英語讀者難以理解王嫂的心意。譯文中，王嫂不再是中國傳統的慈母，卻變成性情暴戾的惡母。

要在譯文中傳遞中國文化的倫理觀念，可按翻譯家、翻譯理論家的建議，在註腳或文內作解釋，但這樣一來，多少會窒礙讀者的閱讀過程；不加解釋，又可能導致意義含糊；以譯入語文化取代譯出語文化，則影響原文所表達的內涵。文化差異在翻譯實踐中所引起的困難有多大，於此可見一斑。

從上述的分析可見，沈從文英譯專集的譯者未能充分掌握對話中的語調、語氣、情緒、節奏；有時候忽略了說話人的背景，選了不恰當的詞彙，讓說話人說出不合其身分的話；有時候甚至刪去對話²⁰，以致文理不通。沈從文善於透過對話折射人物的性格、心理，譯文卻未能充分展現出來。

¹⁹ 譯文 “Amah Wang” 的譯者為李培德 (Peter Li)。

²⁰ 在《中國土地》裏，這情況出現的頻率較高。

第七章 翻譯重寫：鄉土景物

在沈從文的小說中，湘西故事是一個重要的元素（黃修己 416；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 275），有評論者甚至認為：

幾乎所有的沈從文研究者和沈從文作品的讀者，都承認沈作中最具魅力、最能引起閱讀興味的是他湘西題材作品。（王繼志，陳龍 109）

沈從文說過，故鄉湘西的“人民愛惡哀樂、生活感情式樣，都各有鮮明特徵”（16：375）。憑着敏銳的觀察力，他從每一個細微處，向讀者展示他故鄉的面貌——從生活習慣¹、習俗²、服飾³、土娼的聲音⁴，到鳥和昆蟲的聲音⁵、家禽的習慣⁶、狗的脾性⁷、植物的生態⁸、物件的形態⁹、物件使用的方法¹⁰、河水的顏色¹¹等等，都一應俱全。沈從文繪影繪聲，把鄉下人的生活起居、風土人情、鄉間景致、苗族人的傳說習俗寫進小說世界。讀者恍如走進時光隧道，遊歷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湘西¹²。

對於自己的創作，沈從文認為，遣詞不準確，作品中所描寫的就不是湘西人民（他口中的“鄉下人”）的生活。所以，無論人物衣飾、生活習慣、言行

¹ 例如：“上行船不用繹夫”（沈從文 8：191）。

² 例如：“刮痧放血，不會流淌，只會流出一線”（沈從文 8：184）。

³ 例如：婦人“一般是包裹黑白和花格頭巾”（沈從文 8：169）。

⁴ 例如：“船上土娼的聲音多是沙的”（沈從文 8：178）。

⁵ 沈從文不單能辨別不同雀鳥，譬如竹雀聲如‘婆婆酒醉，婆婆酒醉歸’”（沈從文 8：169），更能說出昆蟲在不同季節發出的聲音，譬如“五月裏的新蟬還是綠色，在灌木中習習作聲，和秋蟬是兩個種類，黃昏時聲音：‘息聖息’”（沈從文 8：172）。

⁶ 例如：“鴨子單獨一只在水上漂，不會叫出聲”（沈從文 8：163）。

⁷ 例如：“一般鄉下的狗離開了家就十分老實，不敢離開人自由行動”（沈從文 8：164，165）。

⁸ 例如：“虎耳草緊貼石隙和苔蘚一道生長，不管甚麼風也不會動”（沈從文 8：159）。

⁹ 例如：“艾蒿煙包倒不起煙，只是拿起晃動才見煙氣”（沈從文 8：176）。

¹⁰ 例如：“龍舟不可能半倚半躺”（沈從文 8：163）。

¹¹ 例如：“五月節一般是下龍船水的時候，河水作豆綠色”（沈從文 8：161）。

¹² 凌宇在《從邊城走向世界》一書中指出，沈從文寫故鄉生活的作品，“將人帶進一個奇異的世界”；“作者表現的是偏處一隅的湘西的動人風情。這場面，這景象，這情境，對當時的多數讀者，簡直是聞所未聞”（185）。

舉止，還是自然現象、動植物的神態，每一個動作、每一通聲音都經他再三斟酌，並不是隨意的選擇。經沈從文細緻的描寫、精心的鋪排，作品中影像與聲音和諧配合，他的小說如電影般，聲影俱全。

從前文可知，沈從文英譯專集的編者着力譯介沈從文描寫鄉郊、農民、船夫、士兵、水手等的故事，本文就循這方向，探討譯文中所展現的鄉郊面貌。如上所述，沈從文強調他故鄉人民的生活具鮮明的特徵，本章分別從鄉村獨特的生活習慣、鄉村景致的影像和聲音，管窺譯文中的湘西面貌。

1. 鄉村生活

鄉間的生活，從衣、食、住、行、民風習俗，都有別於城市。沈從文用細膩的筆觸，勾畫出鄉間生活的種種景況；從慶祝節日的習俗，到日常生活的習慣，他都能把城鄉生活微妙異同 (nuances) 之處揭示出來。吊腳樓、堡子、寨子或砦子；盛錢載物的抱兜、褡褳；用棕粑葉編的斗笠、笠帽，用草編或打的草鞋；漿洗得硬邦邦的衣服；在河邊洗菜，用木杵搗衣的生活習慣；生火煮食的灶頭；接媳婦吹奏的嗩吶；載人運貨的渡船、篷船、木簰；以苦力為生的腳夫、縴夫；巫師、儺神的法事……，莫不形象鮮明，一一展現讀者眼前。

要把這些湘西鄉村景致在小說中表現出來，需要透過形象化的描述。小說中恰當的動詞可以增加作品的真實感，也可加強視覺效果，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沈從文善用動詞，生動傳神地表達人和物的動作、存在、變化。譬如，棗子和桐子是“打”的；金針花和虎耳草是“摘”的；竹鞭筍是“掘”的。翻譯時不能掌握不同動詞微妙的差異，譯文將難以傳遞與原文一樣的鄉村氣息，沈從文的湘西故事也會因而失去神采。由於沈從文常強調鄉下人有他們的生活

模式 (Kinkley, Introduction 4)，本文以“蹲”、“挑”、“擔”三個動詞為例，分析譯文如何展現鄉下人特有的起居習慣。

沈從文說過，“我們鄉下人不盤腿坐”（沈從文 8：181）。他小說中的鄉下人，不拘男女老少，吃酒、聊天都愛蹲着。譯文要反映鄉下人的生活模式，就要明白“蹲”這個姿勢對鄉下人的意義，不能隨意改動。《邊城》、《貴生》、《三三》、《靜》、《龍朱》、《夫婦》¹³、《牛》¹⁴、《菜園》、《生》¹⁵、《顧問官》、《黑夜》¹⁶、《昆明冬景》等作品都描繪了鄉下人蹲着的情況。就各譯文可把“蹲”的英譯方法歸納為四大類：（一）刪節；（二）意譯；（三）介詞詞組譯動詞；（四）動詞譯動詞。以下將逐一討論各種處理方法。

所謂刪節，是刪去相關部分的描述或略去“蹲”的動作。譬如《三三》的結尾有一段描述三三蹲在地下數雞蛋的情境（沈從文 9：38），金隄和白英的譯文把整部分刪掉。他翻譯另一篇小說《龍朱》時，也用了相同的技巧。文中說到白耳族王子龍朱尋找黃牛寨寨主的女兒，在途中“蹲到一株大榆樹下的青石墩上歇憩”（沈從文 5：341）。沈從文毫不模稜描繪出龍朱當時的姿勢，讀者清晰無誤看到這幅畫像。金隄和白英的譯文“... he rested on a green stone under an elm.” (C&P 150)，不譯“蹲”，只譯出“在石上歇憩”的意思，英語讀者難以在譯文裏知道龍朱是坐、站、躺，還是蹲在石上休息。譯文沒有帶出鄉下人“蹲”的習慣，削弱了沈從文細膩筆觸的感染力，視覺意象也不及原文豐富。

¹³ 收入《全集》第九卷，頁 67-77。

¹⁴ 收入《全集》第五卷，頁 184-99。

¹⁵ 收入《全集》第七卷，頁 381-87。

¹⁶ 收入《全集》第九卷，頁 96-106。

所謂意譯，是捨棄細緻的描寫，只譯出大意。譬如《邊城》，祖父以為翠翠“故意蹲在那高岩上不理會”喊過渡的人（沈從文 8：138），金隄和白英、戴乃迭都以意譯的技巧，把“故意蹲在那高岩上不理會”分別譯為“hidden herself away” (C&P 273) 和 “avoiding someone” (Y 85)。試看另一篇小說《夫婦》的例子。原文的語境是“然而當璜回過頭去找尋這個反對的敵人時，當糟鼻子心有所內惡趕忙把頭縮下，蹲於人背後抽煙去了。”（沈從文 9：75）；金隄和白英譯為“the red nose had bobbed down and disappeared” (C&P 158)。根據《簡明牛津詞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動詞“bob”的意思是“make or cause to make a quick, short movement up and down”，引伸義是“make a sudden move so as to appear or disappear” (“bob,” def. 1)。可見金隄和白英掌握了原文的意思，活譯了糟鼻子膽小怯懦的動作。可是，若我們進一步仔細分析“bobbed down and disappeared”，不難發現譯文沒有交代糟鼻子往哪裏去了？是離開了人群，還是躲起來了？漢語讀者看到的場景與英語讀者看到的有所不同。金介甫則這樣處理：“... the red-nosed man had ducked down out of sight behind someone else and begun to smoke his pipe” (K 63)。動詞“duck”的意思是“lower the head or body quickly to avoid a blow or missile or so as not to be seen” (“duck,” def. 1)。事實上，“ducked down”比“bobbed down”更形象化、更生動描述了糟鼻子的舉動。雖然如此，英語讀者仍然難以從譯文 (“ducked down out of sight behind someone else”) 得知糟鼻子到底是伏下身子、還是蹲着，斷難無中生有想像到鄉下人習以為常的“蹲”。總括而言，這種翻譯手法與上述的第一種方法殊途同歸，都簡化了原文細緻的描寫，使沈從文細膩的筆觸變得扁平單一，也難以把鄉下人獨有的生活習慣引進譯入語的文化裏。

第三種方法（以介詞詞組譯動詞），在譯文中並不常見，戴乃迭曾以 “on the waterfront” 譯 “在岸上蹲着”（沈從文 8：70）。這裏 “蹲着” 雖不是具體的姿態，卻饒有象徵意義：水手與妓女 —— 一個 “在船上浮着”，一個 “在岸上蹲着”（沈從文 8：70），各自的生活特色構成鮮明的對比。介詞詞組 “on the waterfront” 雖然表達了在岸上的意思，卻沒有了一動一靜的對照意思。

第四種方法（以動詞譯動詞）是最常見的做法。根據《漢語大詞典》， “蹲” 是指屈兩腿如坐，臀部不着地（“蹲，” 釋義 3）。綜合各譯文，譯者大致採用與 “jump”、“kneel”、“crouch”、“squat” 有關的詞組。以下將逐一分析各詞組翻譯 “蹲” 的問題。 “不敢再蹲在門邊”（沈從文 8：110）的焦點在於當下的狀態，戴乃迭的譯文 “jumping up as if” (Y 58) 則把焦點轉到 “不敢再蹲” 之後發生的事情，從靜態變為動態。這種調整並不是基於理解習慣或語言習慣的不同，因此沒有必要。那麼，“kneel”、“crouch”、“squat” 三個詞又如何呢？“kneel” 的意思是 “fall or rest on a knee or the knees” (“kneel”)，換句話說，單膝或雙膝着地，即漢語裏的 “跪”。很明顯，“kneel” 與 “蹲” 是截然不同的姿勢。因此，以 “kneel” 譯 “蹲” 可算是錯譯 (mistranslation)。“crouch” 與 “squat” 是兩個語義很相近的詞語，但仍有微妙異同的地方。根據《簡明牛津詞典》的釋義：

crouch (verb): adopt a position where the knees are bent and the upper body is brought forward and down. (“crouch”)

squat (verb): crouch or sit with the knees bent and the heels close to or touching the buttocks or thighs. (“squat,” def. 1)

“crouch” 這個動作，上身向前俯伏，重心向前，即漢語裏的 “蹲伏”；而 “squat” 則是重心垂直向下，腳跟靠近或緊貼臀部。由此可見，“squat” 更能精確表達出 “蹲” 的姿勢。

從上引的例子可見，譯者如金隄和白英多把“蹲”的動作略而不譯，他們譯筆下的鄉下人根本沒有“蹲”的習慣；說得更準確些，英語讀者難以從《中國土地》了解鄉下人的起居習慣。戴乃迭、金介甫、麥克唐納儘量在譯文裏傳達鄉下人“蹲”的習慣，惟因不能貫徹始終，時而“squat”，時而“crouch”，甚至“duck down”、“jump”……，譯入語讀者難以從不同的譯文中了解湘西人民“蹲”的習慣。

鄉間生活簡樸，一如俗話說：“兩手一肩，快樂神仙”（沈從文 8：365）。意指日常的生活靠“兩手一肩”，例如搬運貨物時多依賴“一肩”去“挑”或“擔”。漢語讀者一看到“挑”或“擔”，立即“看”到一根扁擔，兩頭掛上東西，用肩膀支撐起來搬運的動作（“挑”；“擔”）。這種用肩膀搬運的方法，多見於鄉間，城市人尤其在西方城市居住的人甚少使用。換句話說，漢語讀者一看到“挑”、“擔”，就會聯想到鄉下人。從語義學的觀點看，“挑”和“擔”的語義域 (semantic field) 較窄，不及“拿”、“帶”、“攜”等寬廣；換個角度說，“挑”、“擔”的動作較“拿”、“帶”、“攜”等精確。地道的英語，常用介詞“with”表達“某人攜帶某物站着或去某地”的意思。譬如，“那婦人把米碾完挑走了”（沈從文 9：28）譯為“went on her way with the rice” (K 244)。這是一句很地道的英語，可是“with the rice”的意義很空泛、很模糊，不及“挑”精確。再者，介詞詞組把本來富動感的影像變成靜態的情景，削弱了原文的視覺效果。要保留“挑”的動態，大抵需要一個動詞。綜合各譯本，所用的動詞可歸納為“carry”、“bring”、“fetch”、“shoulder”，其中“carry”、“bring”在譯文中較多出現。“fetch”配合不同語境，意思與“bring”相近，故歸入“bring”一併討論。“carry”和“bring”的語義域較

大，泛指攜帶，並沒有說明特定的方法。換言之，“carry”和“bring”所涵蓋的語義比“挑”所涵蓋的更多，語義更空泛、更模糊。借用數學的術語，“挑”所涵蓋的語義是“carry”和“bring”的子集 (subset)。即是說，模糊、空泛的“carry”和“bring”失卻了“挑”的精確、具體。為補償“carry”空泛的語義，金介甫在《貴生》的一句譯文裏曾經加上了“on a shoulder pole” (K 268) 作補充，即“carry ... on a shoulder pole”，把語義空泛的“carry”聚焦到特定的方法（“挑”）上。可是，在同文其他部分，以至《不完美樂園》的其他譯文，譯者都選擇了較空泛的“carry”或“bring”翻譯“挑”。縱觀《貴生》整篇譯文，金介甫沒有統一“挑”的譯法（“carry ... on a shoulder pole”），反而夾雜使用不同的譯法（“carry”, “bring”, “carry ... on a shoulder pole”）；英語行文雖習慣多變而不重複，但此處卻容易使讀者誤以為原文描述不同的動作。動詞“shoulder”的意思是“put (something heavy) over one’s shoulder or shoulders to carry” (“shoulder,” def. 1)，意即把重物放在肩上或扛。就字義看，“shoulder”不一定需要一根扁擔。因此，“shoulder”的語義域雖然較“carry”/“bring”窄，卻比“挑”較廣。無論是“carry”/“bring”，抑或是“shoulder”都難以帶出鄉下人慣用的那一根扁擔，因此譯文難以突顯城市人與鄉下人生活習慣微妙的異同，鄉土的意味就淡薄得多了。總括而言，“挑”這個具體、精確的動作，無論從語義、視覺意象，抑或聯想的角度看，譯文都難以有效傳達，譯文讀者因而難以從英譯沈從文作品中認識鄉下人獨特的生活面貌。

儘管以上的分析只集中討論原文中個別字彙的翻譯，但已說明沈從文對鄉村的生活觀察入微，能掌握詞彙的微妙異同，準確展現農村的鄉土風情。然

而，譯者卻未能充分掌握原文的鄉土色彩，難以在譯文中重現鄉村獨有的風貌，削弱了原文的鄉土氣息。

2. 影像

除了鄉村獨特的生活模式外，沈從文的筆還善於描繪鄉村的景物。馬悅然指出：

在小說作品中，沈從文用畫家敏捷的手筆描寫山水全景之後，像用照相機的變焦鏡頭一樣集中於某種瑣事——生物，人或者自然中的動靜——讓所敘述的現實反映內心的狀態。(35)

大自然的風雨雷電、花草樹木、飛禽走獸、游魚昆蟲，靜態的、動態的、寧謐的、澎湃的，莫不形神俱備，微細如松鼠蜷背，小蝦在水裏躬身，都傳神細膩。鄉土氣息濃厚的短篇小說《貴生》這樣描寫小蝦：

秋天來溪水清個透亮，活活的流，許多小蝦子腳攀着一根草，在水裏游蕩，有時又躬着個身子一彈，好像很快樂。（沈從文 8：365）

秋來時，溪水清澈明亮，小蝦的一舉一動都給看得清清楚楚，小腳、蝦身每一個微細的動作，都給沈從文一一捕捉下來。譯文要傳達沈從文精細的筆觸，必須保留每一個細節——季節的時分，溪水的色澤、流湍，小蝦的活動、情態。試看戴乃迭和金介甫的譯文如何展現一幅寧靜閑適的鄉村景致。

The brook flowed clear and merrily in autumn; and from time to time shrimps floating in the shallows, clinging to straws, catapulted themselves away, as if in fun. (Y 143)

The brook waters had been running brisk and utterly transparent since the coming of autumn. Myriad tiny shrimp clung with their legs to the water weeds, bobbing up and down in the shallows and occasionally curling up their little bodies to spring away, as if for joy. (K 268)

沈從文的描寫，視覺意象非常豐富，構造的圖畫既富動感又富美感。先看美感方面：夏去秋來，溪水透亮，水草、小蝦悠然自得。“straws”是乾了的禾稈或

稻草，在水中不常見，是溪水生態的外來者，不期然使讀者聯想起受污染的溪水；“water weeds”是水草，與“straws”不同，名正言順在水中生長，溪水、水草、蝦是大自然生態和諧、融洽的結合。由此可見，戴乃迭未能把原文美麗、迷人的構圖傳達到譯文裏去，而金介甫則成功描繪出一幅美麗怡人的小溪景色。

在上引的描述裏，短短幾十字，讀者看到活活流動的溪水，看到小蝦平日不爲人所留意的動態，活力十足。先看溪水的流動情況，戴乃迭用了簡單過去時態和動詞“flow”，而金介甫則用了過去完成進行時態和動詞“run”。進行時態表示持續一段時間的動作，因此過去完成進行時態的“had been running”比簡單過去時態“flowed”更能強調溪水流動的狀態；而“run”又比“flow”更主動，隱含能量更大；再加上“brisk”的動態比“merrily”顯著，因此，金介甫譯文中的溪水比戴乃迭的更有活力，更能捕捉“活活的流”的溪水的動態。

至於活潑俏皮的小蝦，兩篇譯文對其舉動有不同的理解，勾勒的畫面亦有所不同。戴乃迭譯文的主句是“shrimps catapulted themselves away”，焦點是小蝦“彈”的動作，分詞短語“floating in the shallows”、“clinging to straws”同爲補充說明“彈”的動作。反之，金介甫譯文的主句是“shrimp clung to the water weeds”，分詞短語“bobbing up and down in the shallows”、“curling up their little bodies to spring away”是補充“小蝦攀着一根草”同時發生的事情，這正是沈從文所着意描述的影像。此外，戴乃迭更把精確、細緻的描寫粗略化，使原來近看、細看的影像，變成遠看、粗看的畫面。譬如，“小蝦子腳攀着一根草”就變成“小蝦攀着一根草”，從精確的“蝦腳”改爲籠統的“蝦”，失去原文

精細描述的原意。金介甫則用介詞片語“with their legs”讓英語讀者與漢語讀者一樣，細看小蝦的生態。

小蝦俏皮可愛的一面盡顯於那一躬一彈之間。戴乃迭、金介甫如何展現小蝦的生命力呢？“floating”和“bobbing up and down”都是描繪水裏的動作，但“floating”與“bobbing up and down”相比，“floating”較被動、較靜態，小蝦的生命力也顯得較薄弱，神態也顯得呆滯；“bobbing up and down”較富能量，能突顯小蝦的主動意志，賦予小蝦無比的生命力。“躬着個身子一彈”是整幅構圖中最富動感、力量最強的部分。戴乃迭的譯文，“catapulted”是一個很有力量的動詞，使讀者聯想起彈弓或類似的物品，在陸上進行的活動，並需要另一施動者 (agent) 協助進行。因此，語義上“catapult”屬被動語態，有“被擲”、“被彈”之意。用在小蝦身上似不太恰當，甚至似有被“虐待”之嫌，破壞了原來和諧的景致。金介甫譯文的“curling up their little bodies to spring away”既保留了“躬身子”和“彈”的細緻描寫，“curl”和“spring”遒勁生動，充滿活力，又保留了小蝦躍動的生命力，隱含的力量可與原文相埒。再配合“little bodies”的淘氣神態，可謂十分傳神。

擬人筆調“好像很快樂”賦予小蝦情感——在水裏一躬一彈的玩意兒，使小蝦感到快樂，逍遙自在。戴乃迭譯文的“as if in fun”把焦點轉移到小蝦躬彈的動機——取樂，至於小蝦快樂與否則語焉不詳。金介甫則利用“as if for joy”這個短語集中描寫小蝦快樂的“感受”，達至物景相融的境界。

3. 聲音

與視覺意象同樣重要的，是聽覺效果。擬聲詞是一種重要的修辭技巧，在作品中運用得宜，可吸引讀者聽覺的注意，加深他們對作品的印象 (Yu 706-07)。沈從文除了繪影出色外，繪聲也很到家。鄉間每一種聲音，他都能寫給讀者“聽”。所謂“聽”，不單是形容有甚麼聲音，讓讀者自行聯想，而是利用擬聲詞，模擬實際的聲音，讓讀者細聽鄉間的萬籟，達到“耳聞”“目睹”的境界。在沈從文的作品中，昆蟲雀鳥、家禽走獸、風雨雷電、樂器食具、日常物品，甚至呼吸鼻息，共同譜奏鄉間的萬籟。蟲鳥動物的聲音如：長腳蚊子“嗡嗡的叫着”（沈從文 8：124）、“紡織娘子咯咯咯拖長聲音紡車”（沈從文 8：253）、鴨子“哈哈的叫個不休”（沈從文 9：15）、小狗“答答的跑到牆角”（沈從文 10：281）、“喜雀喳喳的叫着”（沈從文 8：368）；自然現象的聲音如：“寒氣和沙沙聲從窗口通入”（沈從文 10：329）、“旗子一角被風吹得撥撥作響”（沈從文 9：91）、濁流“嘩嘩的流”（沈從文 8：145）、“嘩嘩的流瀉白光”（沈從文 8：83）、“訇的一個炸雷”（沈從文 8：145）；樂器的聲音如：“更鼓咚咚響”（沈從文 9：50）、銅鑼“鏗鏘的響”（沈從文 8：384）；物件的聲音如：燃着的油柴“畢畢剝剝的響着爆着”（沈從文 9：14）、“霍的把刀抽出”（沈從文 8：72）、“噉噉一下一下的砍伐竹子”（沈從文 8：111）、“砰的把門打開”（沈從文 5：361）、“唧唧的把幾塊錢在手中轉動”（沈從文 8：233）、青菜蘿蔔“倒進滾熱油鍋裏去時發出吵——的聲音”（沈從文 8：78）；飲酒的聲音如：“嚕嘟嘟喝了半碗燒酒”（沈從文 8：384）等等都能在沈從文的作品中“聽”到。不勝枚舉的例子莫不簡潔有力，聲聲入耳，使讀者進入讀其文聽其聲的境界。單是雞的聲

音，沈從文就能分辨大雞小雞在不同情境的叫聲。小雞破殼而出“啁啾的叫喊”（沈從文 5：93）；大一點的小雞嬉戲時“旋繞腳邊吱吱的叫”（沈從文 5：92）；公雞被小狗追逐，“一面逃跑一面咖呵咖呵叫喚”（沈從文 10：281）。“啁啾的叫喊”與“吱吱的叫”，一是柔弱的叫聲，一是快樂的叫聲，金隄和白英俱以“chirp”（C&P 67）來翻譯，沒有區分“啁啾”與“吱吱”的微妙異同。金介甫譯文的“cackling”（K 394）在音效上表達了刺耳的雞叫聲，但“cackling”通常用來形容母雞或鵝“咯咯咯”的叫聲，音質上與“咖呵咖呵”略有不同，未能充分傳達原文的聲音效果。

能夠描寫大家耳熟的聲音已很難得，沈從文小說裏聽覺效果最突出的地方，是能把耳生的聲音也表達出來。一般讀者大概不會對蚱蜢感到陌生。可是，蚱蜢飛動時發出的聲音，相信很少人會留意到。沈從文在《邊城》裏告訴大家：

草叢裏綠色蚱蜢各處飛着，翅膀搏動空氣時皆嚶嚶作聲。（沈從文 8：113）

蚱蜢不像雀鳥，本身不會鳴叫，是翅膀在空氣中振動才會“嚶嚶”（音 /xīxī/）作響。沒有細心觀察，沒有細耳傾聽，就寫不出“嚶嚶”的聲音。漢語讀者“聽”到了蚱蜢飛動的聲音，那麼英語讀者呢？

Green grasshoppers flew among the grass-blades, their tremulous wings making a sound of continual whispering, ... (C&P 248)

Green locusts are flitting through the grass, their wings whirring. (Y 61)

這裏只集中討論擬聲詞“嚶嚶”的翻譯，其他如“蚱蜢”、“各處飛”、“翅膀搏動”的翻譯，雖有商榷和不足之處，在這裏不擬深入討論。兩篇譯文分別用了“continual whispering”和“whirring”來傳達“嚶嚶”的聲音。從聲音的效果來“聽”，兩者都難以直接“聽”到“xīxī”的聲響。換言之，譯文難以傳達

原文擬聲的特色。那麼，英語讀者可否從字裏行間，意會蚱蜢的聲音呢？金隄和白英譯文的“whisper”是“rustle or murmur softly”的意思（“whisper”），而“rustle”是“make a soft, muffled crackling sound like that caused by the movement of dry leaves or paper”的意思（“rustle,” def. 1）。所以，“continual whispering”可以是“沙沙作響”，也可以是“策策作響”，更可以是“窸窣窸窣作響”。蚱蜢振動翅膀的聲音則會因人而異，視乎個別讀者的理解和想像而有所不同。戴乃迭譯文的“whirring”指“(of something rapidly rotating or moving to and fro) make a low, continuous, regular sound”（“whirr”）。換句話說，既可以是“嗡嗡聲”，也可以是“呼呼聲”。“whirring”和“whisper”同樣是泛指聲音的詞，所涵蓋的音域範圍較空泛，需要讀者按上文下理，在一籃子的“聲音”裏自行配對。如果讀者對蚱蜢認識不深，就難以判斷。“啾啾”模擬蚱蜢振動翅膀的聲音，既具體又實在，讀者可直接“聽”到蚱蜢飛動的聲音；“啾啾”進入了譯文，具體的聲音變得抽象、模糊，要依靠讀者的認知和判斷，再加以想像，才勉強聽到蚱蜢拍動翅膀的聲音。兩篇譯文都難以傳達原文“耳到”的效果。

除了昆蟲的聲音，沈從文對不同鳥類的鳴叫同樣瞭若指掌，所以，在他的小說中，讀者可以“聽”到不同雀鳥的不同叫聲，就算沒有見過那種鳥，也彷彿能“聽”到牠們的歌聲。譬如在《邊城》裏，讀者就聽到“草鶯‘啾啾啾啾噓！’轉着她的喉嚨”（沈從文 8：121），就算對草鶯全無認識，也可以憑沈從文自創的“啾”字，“聽”到草鶯的歌喉。金隄和白英的譯文乾脆刪去相關的描述，不譯擬聲詞“啾啾啾啾噓”；戴乃迭則譯成“An oriole gives a few trills ...”（Y 69）。“trills”是喉嚨顫動的聲音，仿如發英文字母“r”的聲音。於此，英語讀者只可意會草鶯發出的聲音，而不可聆聽牠們嘹亮的歌聲。沈從文

繪聲的匠心和功力難以在譯文重現，譯入語讀者難以認識沈從文小說中的擬聲技巧。

在沈從文的原作中，一花一草、一蟲一鳥，都描寫得細緻入微，讀者可以看出他善於捕捉鄉村的田園景致。沈從文筆下一幅幅豐繁的鄉村風情畫，未能在英譯專集中充分地反映出來；他勾畫的湘西景觀，進入譯文後都出現了偏差，影響了英語讀者對沈從文鄉土景物的認識和看法。

第八章 翻譯重寫：鄉土語言

在湘西故事中，沈從文把農村生活、鄉郊景致刻劃得入木三分之餘，也捕捉了鄉下人的語言習慣，讓故事中人說他們的“鄉下話”。凌宇認為，沈從文的小說語言“是以湘西地方話為母體，經過提煉加工，予以書面化的效果”（《從邊城走向世界》318）。本章就個人方言、地理方言、民間順口溜三方面，探討沈從文作品中的方言特色能否進入譯入語文本；進入譯入語文本後有沒有經過“改寫”；如有改寫，改寫的程度又有多大。

1. 個人方言

每一個社群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語言習慣、價值觀念、道德觀念等。鄉下人有鄉下人的世界觀，他們觀照的世界，自有其獨特的面貌。沈從文筆下的鄉下人活在他們的鄉村世界裏，鄉村以外的世界是陌生的，難以理解而又“不可思議”。城市人眼中鄉下人的“愚昧”、“無知”，在他們的言行中表露無遺。沈從文指出，《蕭蕭》寫的是“城鄉關係，城裏人看女學生頂平常了，鄉下人就不同”（沈虎雛 28）。《蕭蕭》¹中的“本鄉人”認為：

女學生這東西，在本鄉的確永遠是奇聞。每年熱天，據說放“水”假日子一到，便有三三五五女學生，由一個荒謬不經的熱鬧地方來，……（沈從文 8：254）

鄉下人把“暑假”（音 /shǔjià/）念成“‘水’假”（音 /shuǐjià/），姑勿論是他們不理解城市的事物，還是受鄉音干擾的緣故，沈從文成功借用書寫字形 (graphological form) 把鄉下人的語音特色 (phonological feature) 滲進小說的語言

¹ 凌宇認為，“在表現‘鄉下人’理性蒙昧方面，最典型的莫過於《蕭蕭》。”（《沈從文傳》，278）

裏，為故事中的鄉下人注入鄉土氣息。戴乃迭把有乖漢語規範的詞組“‘水’假”譯成合乎英語文法的既定名詞詞組“summer holiday”(Y 105)，無法傳達原文的語音效果。戴乃迭的翻譯手法不單使鄉下人的鄉音特色（“放暑假”念成“放‘水’假”）無法進入譯文，而且把不屬於鄉下人的城市詞彙“summer holiday”強加諸鄉下人，使他們說出不符合身分的話，情景恍如身穿鄉下人的衣飾，口裏說城市人的語言。戴乃迭的譯文，從詞彙的選擇到語音的效果都難以呈現鄉下人的鄉土氣息；英語讀者從城市人的視點，自然難以從城鄉的反差中，窺見鄉下人的個性和特質。

鄉下人對城市生活的不理解，尤見於他們初次與城市人交往的經驗中。在《三三》裏，三三與母親第一次接觸到城裏人，對他們的一切都感陌生。初次見面，碰到以下的場面：

坐了一會兒，出來一個穿白袍戴白帽古怪裝扮的女人，三三先還以為是男子，……，用一根小小管子塞進那白臉男子口裏去，……在一張紙上寫了些甚麼記號，那少爺問“多少豆，”……。且因為另外一句話聽到這個人笑，才曉得那是一個女人，這時似乎媽媽那一方面，也剛剛才明白這是一個女人，且聽到說“多少豆，”以為奇怪，所以兩人互相望到都笑了。（沈從文 9：24-25）

二十世紀上半葉，鄉下人沒有用探熱針量體溫的習慣，更沒有溫度單位“度”的概念。於是，三三與母親聽到“多少度”，就無法從她們認知範圍的詞彙裏找到對應的詞組，只好乞靈於相近的字音和熟悉的事物。因此，她們把“度”（音 /dù/）聽作“豆”（音 /dòu/）也不足為奇；而且“豆”是她們日常生活經常接觸到的可數物品，誤把“豆”當“度”，“多少‘豆’”就變成“多少度”的鄉土版。這個音近義異的配合，流露出鄉下人的土味。這種土味如何在譯文中呈現呢？金隄和白英在音義無法兩存的情況下，捨音取義，把“多少豆”直譯為“How many beans?”(C&P 79)。譯文只照顧到“多少豆”的表層意

義，沒有考慮到這一詞組與“多少度”的關係。“How many beans?”與“*How many degrees?*”風馬牛不相及，英語讀者想像力再豐富，也不能從“beans”聯想到“degrees”，使譯文難以傳遞原作的鄉土特色。金介甫的譯文“*How many d'geese?*” (K 240) 可算是音、義兩個層面都照顧到。毋庸置疑，“d'geese”很傳神地表達了鄉下人發音不準確而把“degrees”聽成、念成“d'geese”的“土態”。一種因音近而產生“笑話”的效果因而在譯文中保留下來。雖然“d'geese”沒有“豆”的意象，金介甫卻利用換例法，巧妙地把“豆”換成“鵝”（“d'geese”的“geese”）。豆和鵝都是鄉間常見的物品，是三三和母親熟悉的東西，兩者都能表達鄉下人的“無知”——面對陌生的事物時，習慣以身邊熟悉的事物去理解。金介甫的譯文無疑帶出了鄉下人的鄉土味，做到尤金·奈達 (Eugene Nida) 所指的功能對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²。

在沈從文另一篇小說《貴生》裏，讀者可從鴨毛伯伯身上，了解鄉下人的愛惡。對於城裏的人、事，鴨毛伯伯語帶譏諷：

“……五爺是讀書人，懂科學，平時甚麼都不相信，除了洋鬼子看病，照甚麼‘挨挨試試’光，此外都不相信。……”（沈從文 8：385）

“除了洋鬼子看病，照甚麼‘挨挨試試’光”這兩句話，充分表達出鄉下人對城裏事物不單不認識，而且流露出年長一輩的鄉下人懷疑西方醫學的態度。鴨毛伯伯口中的“洋鬼子”、“甚麼‘挨挨試試’光”進入了譯入語，反映了一種甚麼態度？

“... All he believes in is those foreign doctors' 'X-rays', whatever they are. ...” (Y 172)

“(Fifth Master) ... puts no stock in any belief, except that he goes to a foreign-devil doctor and lets them shoot him with 'hex' rays or something. Nothing else. ...” (K 298)

² “功能對等”是指為求讓譯入語讀者對原文的意義有更清晰的了解，翻譯時不囿於譯入語與譯出語字詞形式的相似 (Shuttleworth 64-65)。

根據《漢語大詞典》，“洋鬼子”是舊時中國人對外國侵略者的憎稱（“洋鬼”），有仇視、敵視的態度。戴乃迭把“洋鬼子”翻譯為中立的“foreign doctors”，除淡化了原詞仇視的感情色彩外，亦不配合鴨毛伯伯的身分。試問一個在圍子裏工作的老長工，又怎會用一個中立的稱謂稱呼外國人，尤其是他們痛恨的西洋人呢？金介甫的“foreign-devil doctor”則借用“devil”一字傳達那種憎惡、仇視的感情。戴乃迭翻譯“‘挨挨試試’光”時，雖已把“X-rays”加上引號，強調不是常規的用法，但鴨毛伯伯能直接說出正確的西方醫學術語“X-rays”，似乎不合情理。況且，用作修飾的“甚麼”變成後置的短語“whatever they are”，卑視的態度就減弱了。戴乃迭譯筆下的鴨毛伯伯知書識禮，對西方醫學頗有所聞，已非一般的鄉下人。反觀金介甫的譯文，借用鴨毛伯伯的“鄉音”把“X-rays”變成“‘hex’ rays”，鴨毛伯伯似懂非懂的形象反而呈現在英語讀者眼前。不單如此，金介甫還選用了獨特的搭配“shoot”³，以及發揮修飾作用的“or something”加深了鴨毛伯伯的鄉巴佬形象。

沈從文把個人方言 (idiolect) 寫進小說情節中，反映說話者的個性 (Catford 85)，從而突顯鄉下人物的形象。上引的“放‘水’假”、“多少‘豆’”、“洋鬼子”、“甚麼‘挨挨試試’光”都顯露了鄉下人的用語特徵。凱特福德 (J. C. Catford) 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譯者可在翻譯中賦予同一人物以“等值”的個人方言 (86)。縱觀上引的例子，沈從文筆下各人物的個人方言，並未能充分在譯文中發揮功用。譯者如金隄、白英、戴乃迭，沒有照顧到個人方言在原文的作用，平白使譯文中的鄉下人失去光采，淡化了沈從文刻意營造的鮮明鄉下

³ 與“X-ray”搭配的常用動詞有“have”、“do”、“take”、“examine”。

人形象。金介甫處理原文的個人方言時較謹慎細心，盡力保留這些能突顯鄉下人面貌的語言特色（包括語音、語法、詞彙等）。

2. 地理方言

與個人方言同樣重要的，是凱特福德所稱的地理方言 (geographical dialect) (Catford 85)。地理方言標示了說話人所屬的地域，可說是身分認同的指標。小說家若能善用方言，小說人物的身分就能不敘自明。沈從文深諳此道，筆下的人物說話時絕不缺少他們的生活語言——方言。舉例說，《三三》的宋家嬸子口中的“老庚”⁴（沈從文 9：18）、三三所指的“菜瓜”⁵（沈從文 9：26）、管事先生說的“紅葉”⁶（沈從文 9：17）；《顧問官》的師長所說的“吃紅”⁷（沈從文 8：233）；在《邊城》中，婦人口中的“長年”⁸（沈從文 8：107）、楊馬兵口中的“淹壞了”⁹（沈從文 8：129）、翠翠口中的“發痧”¹⁰（沈從文 8：141）等。此外，還有鄉下人經常說的“把”字。在方言裏，“把”指給、送、交；嫁、許配；又可表示概數，附在量詞後，相當於“左右”、“上下”的意思（“把，”《漢語方言大詞典》）。譬如，“你拿那三張也把我”（沈從文 9：65）、“是應當把自己交把與豹子”（沈從文 5：354）、“要多少錢把多少錢”（沈從文 9：22）等等。“把”的方言意義有別於規範漢語“把”的意義，換言之，“把”這個符號在兩個系統中擁有相

⁴ “老庚”指同年出生的好朋友（“老庚，”釋義1）。

⁵ “菜瓜”即黃瓜（“菜瓜，”釋義2）。

⁶ “紅葉”即媒人（“紅葉”）。

⁷ “吃紅”指賭博贏了錢，送給其他人極微小的一部分（“吃紅”）。

⁸ “長年”即長工（“長年，”釋義1）。

⁹ “淹壞”即溺斃（“淹，”釋義3）。

¹⁰ “發痧”即中暑（“發痧，”釋義1）。

同的能指，卻有不同的所指。由於“把”在規範漢語的所指¹¹，與文本中的所指有異，乃造成詮釋上的距離，產生陌生化 (defamiliarization) 效果。由於這緣故，小說人物口中的“把”能充分突顯屬於鄉下人的話語 (discourse) 特點，鄉下人的形象因而變得更加鮮明。

中國幅員遼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系統¹²。規範漢語與地理方言純然是地理上的差異，不涉及階級、身分等問題。反之，在英語系統中，規範漢語與地理方言這種二元對立 (binary opposition) 的關係沒有那麼明顯。以英國英語為例，威爾斯與蘇格蘭英語雖然都有二元對立的關係，但這些關係隱含階級等次的區別。至於美國英語，白人與黑人的英語，更顯然存在階級的區別。由於英語語系裏沒有顯著地理色彩的方言 (Crystal 363)，所以，譯者只能用當代英語翻譯原文的方言。最常見的情況，譯者會找當代英語中的對應詞彙，譬如“淹壞”譯成“drowned”、“把”視乎語境譯成“pay”、“give”、“have”或“offer”。有時候，譯者會選用屬於口語，甚至俚語的詞彙作為補償，譬如金介甫把《丈夫》中的“我家漢子”¹³（沈從文 9：58）譯成“my man”。這樣，沈從文筆下的鄉下人就不致滿口城市語言，成為一個怪模怪樣的鄉下人。假如英語系統沒有對應的詞彙，如“老庚”，金隄和白英通常會把相關的內容刪去；金介甫則自創名詞詞組“my fellow birthyear mate”，把“老庚”的意思譯出。這種做法雖然能把一些新的概念引進譯入語文化裏，卻增添了譯文的負擔，使譯文變得累贅，窒礙讀者的閱讀過程。面對凱特福德所稱的語言不可譯性 (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 (94)，譯者往往難以在譯文中營造對應的方言效果，

¹¹ 根據《漢語大詞典》，“把”可指用手握住；從後面用手托起小孩兩腿，讓他大小便；把持，把攬；看守，把守；緊靠；約束住使不裂開；車把；把東西扎在一起的捆子；亦作量詞（“把，”《漢語大詞典》）。

¹² 《漢語方言大詞典》根據方言詞語的地域分佈，標注了十八種方言系屬。

¹³ “漢子”即丈夫（“漢子，”釋義1）。

以致譯文難以突顯沈從文小說中的方言作用。雖然沈從文善用方言塑造栩栩欲活的鄉下人，但是他筆下的鄉下人一旦進入譯文，往往黯然失色，結果使沈從文的湘西故事在譯入語世界中大打折扣。

3. 順口溜

在鄉村生活的人，特別是低下階層的鄉民，他們的生活語言常常夾雜一些順口溜、民間傳說、歌謠、諺語、俚語等元素。讀者可透過沈從文筆下的鄉下人，認識很多風趣幽默、意象鮮明的民間語言。這些民間語言大都押韻或對仗，易於上口，便於記憶。例如：《丈夫》裏的“鬼打岩，朦朦眼”（沈從文 9：55）；《貴生》裏的“兩手一肩，快樂神仙。”（沈從文 8：365）、“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沈從文 8：373）、“婆娘婆娘，磨人大王，磨到三年，嘴尖毛長。”（沈從文 8：372）；《顧問官》裏的“耶穌愛我，我愛耶穌，耶穌愛我白白臉，我愛耶穌大洋錢”（沈從文 8：235）；《邊城》裏的“又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走得好”（沈從文 9：91）、“無事不登三寶殿”（沈從文 8：140）等等民間語言，都給讀者深刻的印象。這些民間語言當中，順口溜“牛肉炒韭菜，各人心裏愛”同時在《邊城》和《貴生》裏出現（沈從文 8：108, 369）。現在把這句順口溜的幾個譯本並列分析，試看這句順口溜能否順利“溜進”譯文裏。金隄和白英、金介甫各有一個譯本，分別為《邊城》和《貴生》的譯文；戴乃迭則兩篇小說都有譯本。

Sometimes people cook beef with garlic—it's all a matter of taste. (C&P 242)

Every man to his taste. (Y 55) ¹⁴

Each to his own fancy, (Y 149) ¹⁵

¹⁴ 引自《邊城》的譯文。

¹⁵ 引自《貴生》的譯文。

Some like leeks, and some like meat; it all depends on what's your treat. (K 274)

順口溜是一種口頭的韻文，富節奏韻律，念起來流暢自然。“牛肉炒韭菜，各人心裏愛。”每句有一頓，二字頓和三字頓相連，是所謂的二三節奏，“菜”（/cài/）與“愛”（/ài/）押韻，念起來鏗鏘悅耳。金隄和白英、戴乃迭的譯文用了散文體，韻律節奏方面與順口溜不盡相同；既沒有抑揚頓挫，也沒有押韻，念起來欠缺原文的音樂感。只有金介甫的譯文採用押韻格式，保留了口頭韻文既押韻又有節奏的特點。假如把金介甫的譯文當作兩行詩來分析，音步如下：

Some (ˊ) | like (ˊ) leeks (ˊ), | and (ˊ) some (ˊ) | like (ˊ) meat (ˊ);

it (ˊ) all (ˊ) | de (ˊ) pends (ˊ) | on (ˊ) what's (ˊ) | your (ˊ) treat (ˊ).

除了第一行第一音步外，其他音步都是抑揚格 (iambic foot)，所以這句順口溜的基本節奏是抑揚格；而兩行都是由四個音步組成，因此這句順口溜的韻律是抑揚四步格 (iambic tetrameter)，念起來徐疾有致；“leeks” (/li:ks/)、“meat” (/mi:t/)、“treat” (/tri:t/) 押準韻 (assonance)，“meat”、“treat” 押陽韻 (masculine rhyme)，節奏明快、有力，富音樂感，可誦易記，充分表現了順口溜的特色。四個譯本，惟獨金介甫的譯文傳達了原文的音律美。至於原文的意義，基本上，四個譯本都能帶出這句順口溜的中心思想——各人有各人的喜好、選擇。戴乃迭的兩個譯本都選擇了意譯法，只表達順口溜的主要信息，沒有保留原文的食物意象。金隄和白英的譯文保留了食物意象，卻把“韭菜”換成“蒜頭”。翻譯時，基於文化的差異，譯者往往按需要採用換例的技巧，把譯出語文化所有而譯入語文化所無的事物、概念，以譯入語文化的事物取而代之。但

“韭菜”並不是譯入語文化所無的食物¹⁶。因此，“韭菜”實在不需要換成“蒜頭”。從上述比較可以看出，只有金介甫的譯文，無論語音、語義，甚至意象，都能充分保留順口溜的特色、性質。

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沈從文善於運用創新的詞彙、個人方言，以及地理色彩濃厚的方言，在小說裏突出鄉下人土氣十足的面貌。但是，這些鄉下人一旦進入譯文，他們的語言特徵（個人方言、地理方言、順口溜）都或多或少被淡化了；較能保留鄉下人土味的，只有金介甫的譯文。譯者面對語言的不可譯性，在翻譯過程中難免出現必要的改動，結果沈從文作品的英譯難以充分地反映原作的面貌。方言在沈從文作品中突顯人物的個性、身分，是作者風格的一大特色，但同時又構成作品的不可譯性。對譯者而言，沈從文的鄉土語言實在是難以克服的挑戰。

¹⁶ 譯入語文化中的“chives”和“leeks”與“韭菜”是同類的食物。

第九章 結 論

自沈從文在一九二四年發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已經超過八十年。這其間，沈從文的著作及相關研究在中國大陸因政治變遷而遭禁近四十多年之久。然而，沈從文研究在西方學界卻從未中斷，其成果倒過來影響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在中國大陸出現的沈從文研究，成爲一個特殊的現象。本論文借用勒菲弗爾有關“重寫”的概念，探討沈從文英譯專集經過“編選重寫”和“翻譯重寫”後所折射的沈從文形象。沈從文的作品無論先經譯者翻譯，後經編者編選，還是先經編者編選，後經譯者翻譯，其實都經過“翻譯重寫”和“編選重寫”的雙重重寫。本論文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從宏觀角度，從出版人、編者、讀者、文本存缺及意識形態的角度，探討影響“編選重寫”的因素；第二部分從微觀角度，就四項突顯沈從文創作風格的特點——敘事技巧、人物描寫、鄉土景物、鄉土語言，進行文本分析，探究“翻譯重寫”後的沈從文形象。

沈從文英譯專集六居其五都沒有編譯者引言交代成書過程、編選準則、翻譯策略，也沒有相關的文獻記錄。以《中國土地》爲例，專集的序言只介紹沈從文的生平及創作，並沒有詳論編譯的問題。在再版的序言中，沈從文亦只提到金隄與白英如何分工。就《中國土地》的出版、編選、翻譯問題，金隄曾表示，《中國土地》的出版事宜由白英¹安排，他本人並不清楚具體的情況；至於翻譯等問題，因手邊沒有《中國土地》，無法回應 (Jin, “Re: Some”)。本論

¹ 白英已於一九八三年去世。

文囿於目前文獻記載不足，未能就沈從文英譯專集作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有待日後編譯者披露更詳盡的資料，可作進一步的研究。

沈從文的創作包括各種體裁，有小說、散文、傳記、雜文、詩歌、評論、書信等，以小說的產量最豐，其次為散文。六本英譯專集，只有《湘西散記》是散文選，書中卻收入了短篇小說《巧秀和冬生》、《五個軍官與一個煤礦工人》。其餘五本專集雖是小說選，《中國土地》卻收錄了《從文自傳》中的《一個大王》；《不完美樂園》則編選了《從文自傳》中的《我的教育》和散文《昆明冬景》。由此可見，幾本專集的編者並不願意完全捨棄另一種體裁的作品。假如把“熊貓叢書”的《邊城及其他》和《湘西散記》視為一個單位，暫且以“熊貓叢書”稱之，那麼“熊貓叢書”不單收錄了沈從文的小說，也編選了他的散文。從這個角度看，“熊貓叢書”較其他專集全面。《不完美樂園》雖以編選小說為主，編者金介甫卻沒有忽略其他文類的作品，正如他在專集的引言中指出，沈從文的創作包括小說、散文、雜文、遊記、文評等，當中以短篇小說、中篇小說最出色、最著名 (1)。金介甫這個說法，解釋了專集為何以編選小說為重點。總體來說，各專集均側重編選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這種文類。

凌宇在《沈從文小說選》的編後記指出，沈從文作品的題材十分多樣化，包括軍隊生活、湘西下層人民的平凡人生、都市上流社會、知識階層、苗族傳說、佛經故事、革命者的鬥爭生活、民族解放戰爭等 (493, 499)²。不過，很多英譯專集都以湘西故事為主，未能涵蓋寬廣的題材。《中國土地》雖收錄了

² 蘇雪林認為，沈從文作品的主題可分為：（一）軍隊生活；（二）湘西民族和苗族的生活；（三）普通社會事件；（四）童話及舊傳說的改作 (182)。

《看虹錄》、《十四夜間》³、《燈》幾篇寫城市、知識分子的作品，所佔比重畢竟不多，仍不夠全面。有關湘西農村的描寫，無疑是既重要又廣受評論界注意的部分；然而，就沈從文的創作歷程看，卻只是一個剪影。僅側重評論家所謂的鄉土主題，就只能折射出一個鄉土作家的形象。各專集中只有《不完美樂園》着意展現沈從文創作歷程上豐繁多變的題材，涵蓋各類主題，勾勒出沈從文創作發展的基本輪廓；折射出既寫鄉土又寫城市的作家形象，其中又以鄉土作家的形象較為突出，最接近沈從文的全貌。英語讀者能從中窺見沈從文的創作歷程，對沈從文的作品可以有較深入的理解。

研究沈從文原著的評論界認為沈從文是文體家，善於在作品中嘗試不同類型、不同形式、不同結構的寫作手法，根據內容的需要選擇合適的形式（李輝，《湘西原本多俠氣》293）。汪曾祺表示，沈從文有意識地試驗各種文體（231）。沈從文作品中敘事模式多變，中國傳統敘事模式、第一人稱敘事模式、或混合兩種敘式模式以扭轉情節的手法均見諸他的作品。英譯專集所編譯的作品雖大致包羅各種形式，卻以傳統敘事模式為主。譯文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各種敘事模式，惟個別譯文出現選擇性的改動，刪去了原文的敘事特色⁴。綜合而言，英譯專集未能充分展現作品中層出不窮的敘事觀點，淡化了文體家沈從文的形象。

沈從文作品的另一敘事特色，是以“說故事”的手法，把敘述者與讀者的距離拉近。作品中運用了口語化的敘事語言、章回體小說的形式、自問自答的修辭技巧，並以簡單的短句營造舒徐的節奏，使讀者既可以“讀”又可以“聽”他的小說。《中國土地》的譯文大都難以保留原文這種敘事語言的特

³ 收入《全集》第四卷，頁147-55。

⁴ 在第五章討論的《燈》就是一個例子。

徵，不是把口語化輕鬆的語調譯成書面語嚴肅的語調，就是刪去有關的內容，使作品變得文理不通，英語讀者不單難以從中一睹沈從文敘事語言的風格，有時候甚至不知其所以然。戴乃迭的譯文保留了部分特色，如自問自答的修辭技巧，卻難以保留口語化舒徐的節奏。《不完美樂園》的譯文較能保留原文敘事語言的特點，但偶爾採用了結構嚴密的從屬句翻譯原文的簡單短句，以致原來舒徐的節奏在譯文變得緊迫，難以讓英語讀者“聽”到小說的效果。礙於英、漢兩種語言系統的不同，章回體小說的敘事特點難以在各譯文中重現，英語讀者難以在譯文欣賞文白交雜的語言效果。總括而言，譯者未能貫徹重現沈從文作品中的語言特色，把敘述者與讀者的距離從近拉遠，而文字所蘊含的感情亦因而從暖變冷。原文與讀者“對話”的說書人形象，變成客觀冷淡、嚴肅拘謹而偶爾輕鬆的說故事人形象。

從第五章的分析可以看到，沈從文既善於鋪排伏線、製造懸宕，撩動讀者的情緒，增加小說的吸引力，又“喜歡在故事結尾安排情節的‘突轉’”（凌宇，編後記 498），叫每個人物不同的命運在讀者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國土地》的譯文原則上未能重現上述的技巧，譯者在並非必要的改動的情況下刪去小說關鍵的伏線，又改變敘述者的觀點，強加譯者的意見。這不單扭曲了小說的結局，更摧毀了“故事完了，讀者還要想半天”（汪曾祺 233）的想像空間。戴乃迭的譯文雖保留了上述各種元素，卻偶爾重組了原文懸宕的情節，使懸宕未能發揮原來的作用。此外，各譯文都無法充分把沈從文小說語言的深層意義翻譯出來，作品中環環相扣的伏線被切斷了，讀者的情感因而難以牽引。經過翻譯重寫後，沈從文英譯專集難以充分重現原文的故事情節，小說的吸引力隨之減弱。

沈從文善寫對話，正如汪曾祺所說，即使是極普通的話，也寫得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232)。讀者不單可以看到小說人物的共通氣質，也可以看到各自的個性，做到“聽其言，知其人”的效果。沈從文筆下的人物以農村少女最爲突出。三三、翠翠是既相似又不同；“她們都愛嬌，但各因身世不同，嬌得不一樣”（汪曾祺 228）。就第六章的分析可以看到，翠翠、三三在說話中流露的淘氣、嬌嗔、鄉村姑娘的稚氣、朦朦朧朧的愛情感覺，以及北生的孩子語，都未能充分在譯文中重現。所以如此，是對話中的詞彙、詞組未能配合說話人的年齡、身分、語調，因此譯文的對話難以反映人物的個性和心理。這與譯者對譯出語、譯入語的理解、掌握、運用不無關係。除了語言因素外，譯出語文化與譯入語文化的差異也會對譯者構成障礙，使譯者難以準確掌握並表達說話人的意思，以致譯文出現扭曲人物性格的情況（王嫂跟兒子的對話就是一例）。譯文的對話未能充分反映沈從文筆下人物的性格，人物鮮明的個性就無從透視，有時候更會出現性格前後矛盾的情況，不能保留“聽其言，知其人”的效果。綜合而言，譯文裏的人物性格與沈從文筆下的不盡相同，英譯專集未能傳遞沈從文善寫對話的形象。

不少評論家指出，湘西故事是沈從文小說中既重要又能引起讀者閱讀興味的作品。這些作品展現出一幅幅社會風俗畫。沈從文在作品中繪聲繪影，細意爲讀者介紹家鄉的生活作息、農村景致、鄉郊萬籟。小說中的視覺、聽覺意象十分豐富，做到“眼到”、“耳到”的效果。沈從文常強調鄉下人有獨特的生活模式，讀者從作品中常常出現的“蹲”、“挑”、“擔”即可見一斑。然而，大部分譯者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些動作在作品中的重要性，並沒有刻意保留鄉下人的生活習慣。譯者有時把有關描述刪去，有時用了意義較含糊的詞語，

有時甚至改寫原文的動作或狀態，有時則保留原文的描述。總而言之，原作中既形象化又統一的描述，在譯文中變成了不同的動作。英語讀者難以從譯文中窺見鄉下人的生活細節。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長期研究沈從文作品的金介甫絕對明白鄉下人特有的生活模式在沈從文作品中的位置 (Kinkley, Introduction 4)。他在《貴生》的譯文中嘗試以“carry ... with a shoulder pole”保留“挑”的動作，可是這種譯法只出現了一次，其他部分都用了“bring”、“carry”、“with ...”，相互之間欠缺有機的結合，未能帶出“挑”的視覺意象，更難以展現鄉間的生活模式。這一現象或許說明了，保留原文的意象、照顧譯入語讀者的認知範疇（對“挑”的認識）、照顧譯入語的語言習慣（較少重複同一字詞），以至確保譯文的流暢程度等各項因素在在影響譯者的決定。

沈從文以其細膩的筆觸，把鄉間的景致描繪得巨細無遺、形神俱備，使讀者恍如親歷其境。戴乃迭把原文細緻的描寫粗略化，影像不見鮮明、景物失卻融和。金介甫較能捕捉原文的神態，在譯文中重繪出視覺意象豐富的鄉間風景畫。除了善於寫景，沈從文更善用擬聲詞譜奏鄉郊樂曲，吸引讀者聽覺的注意。譯者大都沒有利用譯入語的相應擬聲詞營造聽覺效果，使英語讀者難以直接“聽”到鄉間的聲音，更不能透過這些作品深入認識農村的景況。由於原文“眼到”、“耳到”的效果未能在譯文充分展現，作品的鄉土風貌因而比原文遜色。

沈從文善用“工、農、船戶自己的語言神態，入木三分地表現他們的身分、性格”（黃苗子 59），在作品中營造鄉土氣息。他藉着個人方言透視鄉下人的個性和世界觀，讓讀者窺看城鄉的關係。金隄和白英、戴乃迭的譯文以符合語法的現代英語翻譯鄉下人的“鄉下話”，沒有照顧到個人方言在原文的作

用，結果無從展現城鄉的不同。金介甫翻譯時則兼顧音、義、說話人的背景，讓鄉下人說“鄉下話”，在譯文中重現了原文的鄉土味。

與個人方言發揮同樣作用的，是地理方言。沈從文善用地理方言，使小說人物的身分不敘自明。規範漢語與地理方言純然是地理上的差異，不涉及階級和身分。這種二元對立的關係，在英語系統中沒有那麼明顯，翻譯時相應的效果較難表達。面對凱特福德所稱的語言不可譯性，譯者往往難以在譯文中營造對應的方言效果，結果譯文中的鄉下人大都失卻本來的鄉土氣息，沈從文的湘西故事在譯入語世界中大打折扣。

沈從文故事裏的鄉下人，除了說個人方言、地理方言，還說風趣幽默、意象鮮明的民間語言。這些民間語言大都押韻、對仗，朗朗上口，易於記憶。從第八章的分析可見，金隄和白英、戴乃迭以散文體翻譯富節奏韻律的順口溜，既沒有抑揚頓挫，也沒有押韻，欠缺原文的音樂感。金介甫則設法追摹原文，結果譯文不但保留了原文的語義、意象，還藉押韻、節奏充分反映了順口溜這種鄉下人的生活語言。

總括來說，沈從文以不同體裁寫各類主題的作家形象，經英譯專集的編選後，大致上被“重寫”為着重鄉土題材的短篇小說家；而作品經過翻譯後，專集所折射的沈從文形象也與漢語讀者所認識的有別，文體家、說書人、鄉土作家、善寫對話的小說家等形象全被淡化。小說中的人物，無論是少女、小孩、婦人，還是與城市人相對的鄉下人都欠缺原文鮮活的個性；湘西生活、湘西語言的鄉土本色再難保留；作品中的視覺、聽覺效果也大為削弱。就個別專集而言，《中國土地》的刪節幅度較大，嚴格來說，可算是改編本⁵ (adaptation) 或

⁵ 所謂“改編”，是指譯文作出大幅度的改動，以配合特定的讀者或翻譯以外的目的 (Shuttleworth 3)。

節譯本 (abridged version)。至於《邊城及其他》、《湘西散記》、《沈從文小說選》，由於側重鄉土故事，未能反映豐富多元的題材，也未能充分重現作者的風格。就譯者的背景而言，金介甫略佔優勢。一方面他是沈從文研究專家，曾深入研究沈從文的作品，較了解沈從文的風格，以及各篇作品的背景、特色。另一方面，他以母語為譯入語，而且長期生活在美國，能掌握當代英語，特別是日常語言，翻譯沈從文的作品時有其他譯者所欠缺的條件。因此，由金介甫編譯的《不完美樂園》，無論從編選或翻譯的角度看，都較其他專集全面，也更能保留原文的創作特色。

本論文針對沈從文英譯專集的特殊情況，進行個案研究，分析影響各英譯專集編選、翻譯過程的因素，並探討在各因素的制約下，英譯專集所折射的沈從文形象。然而，個案研究必然有其特殊性和局限性。下文將闡述沈從文英譯專集與勒菲弗爾所分析的非洲詩選不同之處。

就出版的流程而言，《中國土地》和《不完美樂園》都是譯稿收齊後，才與出版人洽商 (Jin, “Re: Some”; Kinkley, “Re: Questions”), 跟勒菲弗爾所提的委約 (commissioned) 形式不同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124-25)。金介甫表示，夏威夷大學出版社並沒有要求他刪減篇幅，只按編審委員的建議，要求他在《不完美樂園》中補加涉及文化差異的註解 (Kinkley, “Re: Questions”)。就算香港中文大學邀請金介甫參與《沈從文短篇小說選》的編選工作，出版人並沒有主導編選過程，除了專集的頁數由出版人單方面決定，其他事宜都經過協商 (Kinkley, “Re: Shen”)。金介甫認為，在商言商，由出版人決定專集的頁數十分合理 (Kinkley, “Re: Shen”)。就沈從文英譯專集看，出版人與編者、譯者的關係與勒菲弗爾那種單向溝通的個案不同。當沈從文英譯專集的編者或譯者是有關

範疇的專家學者時，出版人往往要依仗他們，以確立專集的學術或權威地位，或藉此提高專集的市場價值。有時候編者或譯者可反過來影響出版人的決定，甚至由編者或譯者掌握決策權。《不完美樂園》、《沈從文短篇小說選》的出版，足以證明出版人需要倚賴金介甫的“沈從文研究專家”的身分，建立這兩本專集的權威地位。出版人與編者、譯者的關係，視乎編者和譯者的地位、雙方合作的模式、專集的出版形式，以及出版社的運作方式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出版人不一定單向操縱⁶ 編者的編選工作，兩者有時候是雙向的互動關係。

編選英譯專集時，原文和譯文的存缺直接影響編者的選擇。沈從文為《中國土地》挑選文本時，適逢抗戰，身邊只有幾本集子可供挑選。當時客觀的環境限制了文本選擇的範圍，以致專集未能收錄沈從文認為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沈從文 16：410），影響了專集所投射的作者形象。《不完美樂園》、《沈從文短篇小說選》的編者雖然毋須面對原文存佚的問題，卻要考慮某一作品是否已有譯文。金介甫編譯《不完美樂園》時，收錄對象以未有英譯的作品為主（Kinkley, Introduction 8）。所以，《蕭蕭》⁷ 雖能滿足其他的編選準則，卻沒有收錄在內。《沈從文短篇小說選》的情況與上述的情況剛好相反：編者只能選擇《不完美樂園》裏金介甫的譯文；出版人雖然希望編入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卻因金介甫沒有翻譯該作品而放棄（Kinkley, “Re: Shen”）。就沈從文英譯專集的情況看，編選策略、編選準則與原文、譯文的存缺互為影響，左右編者的選擇，影響專集所折射的沈從文形象。

⁶ 勒菲弗爾的分析中，側重贊助者對編者的操縱（Lefevere, *Translating* 116），以及出版人和編者各自對編選過程的影響（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124-37），卻並未論及出版人與編者相互間的影響。姑且視之為單向操縱。

⁷ 金介甫編譯《不完美樂園》時，《蕭蕭》已有五個不同的英譯版本。見附錄二。

此外，讀者的閱讀期望也是編者考慮的因素。編譯沈從文英譯專集時，編者多少考慮到英語讀者希望從英譯中國文學作品裏認識中國的社會、文化這一因素。因此英譯專集都側重鄉土作品。有時候，編者爲了配合學界的沈從文研究，也會策劃出版規模較大、涵蓋範圍較廣的專集。讀者的期望顯然影響了沈從文英譯專集的編者，以至專集的出版方向。

勒菲弗爾在非洲詩選的個案中，並沒有特別討論意識形態對編選的影響。然而，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政治思想籠罩整個社會，很多文學作品純然是意識形態的投影。作家的意識形態與當權者的關係會左右專集的編選和出版工作。魯迅、巴金、茅盾的例子，說明了意識形態在在影響編選的取向，以至英譯專集所折射的作家形象。沈從文的例子，卻顯示政治的意識形態並沒有操縱英譯專集所折射的沈從文形象。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特殊現象。

勒菲弗爾的“編選重寫”概念傾向從理論層面提出各種影響編選的因素。不過，實踐過程的考慮卻相當複雜。以《不完美樂園》爲例，除了“引言”所列的編選原則外，還有下列各種現實因素：（一）需要照顧個別譯者對選取作品的偏好⁸；（二）在金介甫舊有的計劃或已完成的工作的基礎上編選作品；（三）原文篇幅所佔專集的比重；（四）因時間不足，無法翻譯較長篇的作品⁹ (Kinkley, “Re: Questions”)。可見編者在專集所列的編選原則，往往只是簡化了的清單；當編者兼顧各種因素時，很難以三言兩語作全面的交代。

沈從文的著作雖獲評論界廣泛注意及討論，但自一九四七年至今，接近六十年的時間，學界並沒有對沈從文英譯作品進行系統化的研究。本論文嘗試開

⁸ 例如，《王嫂》是因應譯者李培德的選擇而收編的。

⁹ 《邊城》就是一例。

拓這方面的討論，較有系統地分析英譯專集的編選和翻譯問題。勒菲弗爾的“重寫”概念，無疑開拓了翻譯研究的論域，為譯外行為提供研究的基礎。可是，勒菲弗爾的重寫研究卻對譯內行為的着墨並不多。本論文結合“重寫”概念和文本分析，就沈從文英譯專集進行譯外行為與譯內行為的研究，管窺沈從文英譯專集的特色。在分析英譯專集所展現的沈從文形象時，更以原著研究的觀點作為參照，突顯英譯專集與原著不同的沈從文形象。

在沈從文二百多篇小說中，人物種類繁多，從大學教授到農民妓女、從城市人到鄉下人、從五歲到七十歲，形形色色不勝枚舉。每個人物形象不同，性格各異，盡顯沈從文描寫人物的匠心和功力。礙於論文的篇幅所限，本文無法逐一探討各色人物的特徵，只能就論者認為較突出的少女、小孩、婦人幾個人物原型作出討論。至於專集中的其他人物，有賴論者作更深入的研究，豐富沈從文作品英譯研究的成果。

附錄一 沈從文英譯專集書目

本書目收入已出版的沈從文英譯專集，按出版年份排序。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Yang, Gladys, trans. *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1.

---, trans.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Kinkley, Jeffrey, ed.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Trans. Jeffrey Kinkley, et a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沈從文小說選》(*Selected Stories by Shen Congwen*)。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金介甫譯。《沈從文短篇小說選》(*Selected Stories of Shen Congwen*)。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附錄二 沈從文作品英譯索引

本索引只收列已出版的沈從文作品英譯，按原著篇名的漢語拼音排序。同一篇作品不同的譯文，按譯者姓名的字母排序。同一篇作品，同一譯者收入不同出版物的譯文，不論重譯或重印版本，均設獨立條目，按出版年份排序。如出版資料顯示譯文是重印本，將特別說明。出版資料從缺或不完整的譯文，將不收入此索引。

A

《阿金》

MacDonald, William, trans. "Ah Chin."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98-105.

B

《八駿圖》

MacDonald, William, trans. "Eight Steeds."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348-77.

《白日》

Yip, Wai-lim, and C. T. Hsia, trans. "Daytim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 Ed. C. T. H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47-61.

《柏子》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Pai Tzu."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15-21.

Hsu, Kai-yu, trans. "Pai Tzu."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Ed. Joseph S. M. Lau,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22-26.

Snow, Edgar, trans. "Pai Tzu." *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Comp. and Ed. Edgar Snow. New York: Hyperion Press, Inc., 1937. 182-87.¹

Snow, Edgar, and Hsiao Chien, trans. "A Sailor in Port." *A Treasury of Modern Asian Stories*. Ed. Daniel L. Milton, and William Clifford.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1961. 177-81.

《邊城》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he Frontier City."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190-289.

Hahn, Emily, and Shing Mo-lei, trans. "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 *T'ien Hsia Monthly* 2.1 (1936): 87-107; 2.2 (1936): 174-96; 2.3 (1936): 271-99; 2.4 (1936): 360-90.

Yang, Gladys, trans. "The Border Town." *Chinese Literature* 10 (1962): 3-45; 11 (1962): 38-69.

---, trans. "The Border Town." *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1. 5-101.

"The Border Town." *Selected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沈從文小說選》).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9. 2-204.

C

《菜園》

Li, Peter, trans. "The Vegetable Garden."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307-19.

D

《大小阮》

MacDonald, William, trans. "Big Ruan and Little Ruan."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322-45.

¹ 一九六一年重印時，篇名改為 "A Sailor in Port"。參見相關條目。

《燈》

Hsu, Kai-yu, trans. "The Lamp."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Ed. Joseph S. M. Lau,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37-46.

Yuan, Chia-hua,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he Lamp."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Ed. and trans. Yuan Chia-hua and Robert Payne. New York: Noel Carrington Transatlantic Arts Co. Ltd., 1946. 67-86.²

---, trans. "The Lamp."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22-40.

F

《鳳凰》

Yang, Gladys, trans. "Fenghuang."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105-28.

《夫婦》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he Lovers."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152-59.

Kinkley, Jeffrey, trans. "The Lovers."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55-65.

《福生》

Williams, Philip F., trans. "Propitious." *Tamkang Review* 38.2: 125-34.

G

《算人謠曲》

Kinkley, Jeffrey, trans. "Songs of the Zhen'gan Folk."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488-519.

² 一九四七年重印，收入金隄、白英合譯的《中國土地》。參見相關條目。

《顧問官》

Kinkley, Jeffrey, trans. "Staff Adviser."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173-86.

---, trans. "Staff Adviser." *Selected Stories of Shen Congwen* (《沈從文短篇小說選》).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87-118.

《貴生》

Kinkley, Jeffrey, trans. "Guisheng."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268-301.

---, trans. "Guisheng." *Selected Stories of Shen Congwen* (《沈從文短篇小說選》).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6-266.

Yang, Gladys, trans. "Guisheng." *Chinese Literature* 8 (1980): 39-64.

---, trans. "Guisheng." *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1. 143-75.

"Guisheng." *Selected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沈從文小說選》).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9. 206-70.

H

《黑夜》

MacDonald, William, trans. "Black Night."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188-98.

Yuan, Chia-hua, and Robert Payne, trans. "Under Cover of Darkness."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Ed. and trans. Yuan Chia-hua and Robert Payne. New York: Noel Carrington Transatlantic Arts Co. Ltd., 1946. 87-96.

《會明》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he Yellow Chickens."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61-69.

J

《靜》

MacDonald, William, trans. "Quiet."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68-78.

---, trans. "Quiet." *TriQuarterly* 31 (1974): 14-24.

Yip, Wai-lim, and C. T. Hsia, trans. "Quiet."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Ed. Joseph S. M. Lau,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47-52.

---, trans. "Quiet."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 Ed. C. T. H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36-46.

《橘子園主人和一個老水手》³

Gibbs, Nancy, trans. "The Orange Grower and the Old Sailor."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A Sourcebook*. E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321-31.

K

《看虹錄》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he Rainbow."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177-89.

Kinkley, Jeffrey, trans. "Gazing at Rainbow."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464-81.

《昆明冬景》

Kinkley, Jeffrey, and Wong Kam-ming, trans. "Winter Scenes in Kunming."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383-89.

Wong, Kam-ming, and Jeffrey C. Kinkley, trans. "While in Kunming." *Renditions* 31 (1989): 67-72.

³ 即《長河》第三章。

L

《連長》

Pollard, David, trans. "The Company Commander."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157-71.

《旅店》

MacDonald, William, trans. "The Inn."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107-16.

《龍朱》

Chai, Ch'u, and Winberg Chai, trans. "Lung Chu." *A Treasu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 New Prose Anthology Including Fiction and Drama*. Ed. Ch'u Chai, and Winberg Chai.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65. 320-41.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Lung Chu."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137-51.

M

《媚金·豹子·與那羊》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he White Kid."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103-13.

Mason, Caroline, trans. "Meijin, Baozi, and the White Kid."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83-96.

N

《牛》

Mason, Caroline, trans. "Ox."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202-21.

Q

《七個野人和最後一個迎春節》

Munro, Stanley R., trans. "Seven Barbarians and the Last Spring Festival." *Genesis of a Revolutio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Comp. Stanley R. Munro.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1979. 112-29.

《巧秀和冬生》

Kinkley, Jeffrey, trans. "Qiaoxiu and Dongsheng."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403-27.

---, trans. "Qiaoxiu and Dongsheng." *Selected Stories of Shen Congwen* (《沈從文短篇小說選》).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70-320.

Yang, Gladys, trans. "Qiaoxiu and Dongsheng." *Chinese Literature* 2 (1982): 12-32.

---, trans. "Qiaoxiu and Dongsheng."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139-64.

S

《三個男子和一個女人》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hree Man and a Girl."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114-36.

Hsu, Kai-yu, trans. "Three Men and One Woman."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Ed. Joseph S. M. Lau,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53-65.

《三三》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San-San."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70-87.

Kinkley, Jeffrey, trans. "Sansan."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224-56.

---, trans. "Sansan." *Selected Stories of Shen Congwen* (《沈從文短篇小說選》).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2-92.

《生》

Li, Peter, trans. "Life."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258-65.

《十四夜間》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he Fourteenth Moon."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160-66.

《頌》

Acton, Harold, and Ch'en Shih-hsiang, trans. "Ode." *Modern Chinese Poetry*. London: Kemp Hall Press, Ltd., 1936. 138.

W

《王嫂》

Li, Peter, trans. "Amah Wang."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391-400.

《我上許多課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書》

Yang, Gladys, trans. "While Continuing My Schooling I Stick to That Big Book."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33-47.

《我的教育》

Kinkley, Jeffrey, trans. "My Education."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121-55.

《我讀一本小書同時讀一本大書》

Yang, Gladys, trans. "I Study a Small Book and at the Same Time a Big Book."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16-32.

《五個軍官與一個煤礦工人》

Yang, Gladys, trans. "Five Army Officers and a Miner."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80-87.

X

《鄉城》

Ming, Shih, trans. "Old Mrs. Wang's Chickens." *T'ien Hsia Monthly* 11.3 (1940-41): 274-80.

《〈湘西散記〉序》

Yang, Gladys, trans. "Preface to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Chinese Literature* 2 (1982): 56-63.

---, trans. "Author's Preface."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5-15.

《箱子岩》

Yang, Gladys, trans. "Chest Precipice."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71-79.

《霄神》

Kinkley, Jeffrey, trans. "The Celestial God."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522-28.

《小說與社會》

Chow, Rey, and Ming-bao Yue, trans. "Fiction and Society: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in Mass Audiences." *Modern Chinese Writers: Self-Portrayals*. Ed. Helmut Martin, and Jeffrey Kinkley. New York: M. E. Sharp, Inc., 1992. 290-94.

《蕭蕭》

Eoyang, Eugene, trans. "Hsiao-hsiao."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Ed. Joseph S. M. Lau,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27-36.

---, trans. "Xiaoxiao."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 Joseph S. M. Lau, and Howard Goldblat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97-110.

Lee, Yi-hsieh, trans. "Hsiao-hsiao." *T'ien Hsia Monthly* 7.3 (1938): 295-309.

Li, Ru-mien, trans. "Little Flute." *Life and Letters Today* 60.137 (1949): 20-29.

Robinson, Lewis S., trans. "Xiao Xiao." *A Posthumous Son and Other Stories*.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79. 61-99.

Yang, Gladys, trans. "Xiaoxiao." *Chinese Literature* 8 (1980): 3-19.

---, trans. "Xiaoxiao." *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1. 102-19.

"Xiaoxiao." *Selected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沈從文小說選》).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9. 272-306.

《新與舊》

Kinkley, Jeffrey, trans. "The New and the Old."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15-28.

---, trans. "The New and the Old." *Selected Stories of Shen Congwen* (《沈從文短篇小說選》).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8.

《雪晴》

Yang, Gladys, trans. "After Snow." *Chinese Literature* 2(1982): 5-12.

---, trans. "After Snow."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129-38.

Y

《鴨窠圍的夜》

Yang, Gladys, trans. "A Night at Mallard-Nest Village."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48-57.

《夜》

Wang, Chi-chen, trans. "Night March."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95-107.

《一般或特殊》

Kinkley, Jeffrey, trans. "Universal or Restricte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Ed. Kirk A. Dent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50-54.

《一個大王》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a Wang."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167-76.

MacDonald William L., trans. "A Bandit Chief."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2: From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Ed. Cyril Birch.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72. 276-85. (extracts)

《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

Yang, Gladys, trans. "An Amorous Boatman and an Amorous Woman."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58-70.

《雨後》

Kidd, David, trans. "After Rain." *France-Asie / Asia*, 17.170 (1961): 2605-09.

---, trans. "After Rain." *East-West Review* 3.2 (1967): 182-89. ⁴

《魚的藝術》

"The Fish Motif in Chinese Art." *Chinese Literature* 2 (1962): 93-97.

⁴ 乃一九六一年的重印本。

《沅陵的人》

Yang, Gladys, trans. "The People of Yuanling."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88-104.

《月下小景》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Under Moonlight."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88-102.

《丈夫》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he Husband."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41-60.

Kinkley, Jeffrey, trans. "The Husband."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30-53.

Kinkley, Jeffrey, trans. "The Husband." *Selected Stories of Shen Congwen* (《沈從文短篇小說選》).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2-84.

Lai, Ming, trans. "The Husband." *History*. Excerpt. 364-69.

Yang, Gladys, trans. "The Husband." *Chinese Literature* 8 (1980): 20-38.

---, trans. "The Husband." *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1. 120-42.

---, trans. "The Husband." *Masterpiece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9-1949*.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3. 398-417.

《主婦》

MacDonald, William, trans. "The Housewife."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432-48.

《傳奇不奇》

Yang, Gladys, trans. "Truth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 *Chinese Literature* 2 (1982): 32-55.

---, trans. "Truth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165-95.

《自殺》

Kinkley, Jeffrey, trans. "Suicide."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450-62.

附錄三

沈從文作品英譯索引：期刊部分

本索引只收列在期刊發表的沈從文作品英譯，按期刊名稱的字母排序。收錄於同一期刊的譯文，按出版年份排序。同一年份的譯文，按篇名字母排序。

Chinese Literature

Yang, Gladys, trans. "The Border Town." *Chinese Literature* 10 (1962): 3-45; 11 (1962): 38-69.

"The Fish Motif in Chinese Art." *Chinese Literature* 2 (1962): 93-97.

Yang, Gladys, trans. "Guisheng." *Chinese Literature* 8 (1980): 39-64.

---, trans. "The Husband." *Chinese Literature* 8 (1980): 20-38.

---, trans. "Xiaoxiao." *Chinese Literature* 8 (1980): 3-19.

---, trans. "After Snow." *Chinese Literature* 2 (1982): 5-12.

---, trans. "Preface to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Chinese Literature* 2 (1982): 56-63.

---, trans. "Qiaoxiu and Dongsheng." *Chinese Literature* 2 (1982): 12-32.

---, trans. "Truth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 *Chinese Literature* 2 (1982): 32-55.

East-West Review

Kidd, David, trans. "After Rain." *East-West Review* 3.2 (1967): 182-89.

France-Asie / Asia

Kidd, David, trans. "After Rain." *France-Asie / Asia* 17.170 (1961): 2605-09.

Life and Letters Today

Li, Ru-mien, trans. "Little Flute." *Life and Letters Today* 60.137 (1949): 20-29.

Renditions

Wong, Kam-ming, and Jeffrey C. Kinkley, trans. "While in Kunming." *Renditions* 31 (1989): 67-72.

Tamkang Review

Williams, Philip F., trans. "Propitious." *Tamkang Review* 28.2 (1997): 125-34.

T'ien Hsia Monthly

Hahn, Emily, and Shing Mo-lei, trans. "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 *T'ien Hsia Monthly* 2.1 (1936): 87-107; 2.2 (1936): 174-96; 2.3 (1936): 271-99; 2.4 (1936): 360-90.

Lee, Yi-hsieh, trans. "Hsiao-hsiao." *T'ien Hsia Monthly* 7.3 (1938): 295-309.

Ming, Shih, trans. "Old Mrs. Wang's Chickens." *T'ien Hsia Monthly* 11.3 (1940-41): 274-80.

TriQuarterly

MacDonald, William, trans. "Quiet." *TriQuarterly* 31 (1974): 14-24.

附錄四

沈從文作品英譯索引：選集部分

本索引只收列收錄了沈從文作品英譯的選集（不包括專集），按書名的字母排序。同一選集內的沈從文作品英譯，按譯者姓名的字母排序。同一選集內，同一譯者的沈從文作品英譯，按篇名的字母排序。

A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2: From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MacDonald William L., trans. "A Bandit Chief."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2: From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Ed. Cyril Birch.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72. 276-85. (extracts)

C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A Sourcebook

Gibbs, Nancy, trans. "The Orange Grower and the Old Sailor."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A Sourcebook*. E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321-31.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oyang, Eugene, trans. "Xiaoxiao."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 Joseph S. M. Lau, and Howard Goldblat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97-110.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Yuan, Chia-hua,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he Lamp."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Ed. and trans. Yuan Chia-hua and Robert Payne. New York: Noel Carrington Transatlantic Arts Co. Ltd., 1946. 67-86.

Yuan, Chia-hua, and Robert Payne, trans. "Under Cover of Darkness."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Ed. and trans. Yuan Chia-hua and Robert Payne. New York: Noel Carrington Transatlantic Arts Co. Ltd., 1946. 87-96.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

Wang, Chi-chen, trans. "Night March."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95-107.

G

Genesis of a Revolutio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Munro, Stanley R., trans. "Seven Barbarians and the Last Spring Festival." *Genesis of a Revolutio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Comp. Stanley R. Munro.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1979. 112-29.

H

History

Lai, Ming, trans. "The Husband." *History*. Excerpt. 364-69.

L

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Snow, Edgar, trans. "Pai Tzu." *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Comp. and Ed. Edgar Snow. New York: Hyperion Press, Inc., 1937. 182-87.

M

Masterpiece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9-1949

Yang, Gladys, trans. "The Husband." *Masterpiece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9-1949*.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3. 398-417.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Kinkley, Jeffrey, trans. "Universal or Restricte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Ed. Kirk A. Dent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50-54.

Modern Chinese Poetry

Acton, Harold, and Ch'en Shih-hsiang, trans. "Ode." *Modern Chinese Poetry*. London: Kemp Hall Press, Ltd., 1936. 138.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 Eoyang, Eugene, trans. "Hsiao-hsiao."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Ed. Joseph S. M. Lau,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27-36.
- Hsu, Kai-yu, trans. "The Lamp."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Ed. Joseph S. M. Lau,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37-46.
- Hsu, Kai-yu, trans. "Pai Tzu."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Ed. Joseph S. M. Lau,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22-26.
- Hsu, Kai-yu, trans. "Three Men and One Woman."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Ed. Joseph S. M. Lau,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53-65.
- Yip, Wai-lim, and C. T. Hsia, trans. "Quiet."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Ed. Joseph S. M. Lau,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47-52.

Modern Chinese Writers: Self-Portrayals

- Chow, Rey, and Ming-bao Yue, trans. "Fiction and Society: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in Mass Audiences." *Modern Chinese Writers: Self-Portrayals*. Ed. Helmut Martin, and Jeffrey Kinkley. New York: M. E. Sharp, Inc., 1992. 290-94.

P

A Posthumous Son and Other Stories

- Robinson, Lewis S., trans. "Xiao Xiao." *A Posthumous Son and Other Stories*.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79. 61-99.

T

A Treasu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 New Prose Anthology Including Fiction and Drama

- Chai, Ch'u, and Winberg Chai, trans. "Lung Chu." *A Treasu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 New Prose Anthology Including Fiction and Drama*. Ed. Ch'u Chai, and Winberg Chai.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65. 320-41.

A Treasury of Modern Asian Stories

Snow, Edgar, and Hsiao Chien, trans. "A Sailor in Port." *A Treasury of Modern Asian Stories*. Ed. Daniel L. Milton, and William Clifford.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1961. 177-81.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

Yip, Wai-lim, and C. T. Hsia, trans. "Daytim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 Ed. C. T. H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47-61.

---, trans. "Quiet."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 Ed. C. T. H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36-46.

附錄五

沈從文作品英譯索引：專集部分

本索引列出收錄於沈從文英譯專集的作品，按專集的出版年份排序；集內作品按專集目錄序。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1947.

“Pai Tzu”	15-21
“The Lamp”	22-40
“The Husband”	41-60
“The Yellow Chickens”	61-69
“San-San”	70-87
“Under Moonlight”	88-102
“The White Kid”	103-13
“Three Man and a Girl”	114-36
“Lung Chu”	137-51
“The Lovers”	152-59
“The Fourteenth Moon”	160-66
“Ta Wang”	167-76
“The Rainbow”	177-89
“The Frontier City”	190-289

Yang, Gladys, trans. *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1981.

“The Border Town”	5-101
“Xiaoxiao”	102-19
“The Husband”	120-42
“Guisheng”	143-75

Yang, Gladys, trans.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1982.

“Author’s Preface”	5-15
“I Study a Small Book and at the Same Time a Big Book”	16-32
“While Continuing My Schooling I Stick to That Big Book”	33-47
“A Night at Mallard-Nest Village”	48-57
“An Amorous Boatman and an Amorous Woman”	58-70
“Chest Precipice”	71-79
“Five Army Officers and a Miner”	80-87
“The People of Yuanling”	88-104
“Fenghuang”	105-28
“After Snow”	129-38
“Qiaoxiu and Dongsheng”	139-64
“Truth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	165-95

Kinkley, Jeffrey, ed.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Trans. Jeffrey Kinkley, et al. 1995.

“The New and the Old”	15-28
“The Husband”	30-53
“The Lovers”	55-65
“Quiet”	68-78
“Meijin, Baozi, and the White Kid”	83-96
“Ah Chin”	98-105
“The Inn”	107-16
“My Education”	121-55
“The Company Commander”	157-71
“Staff Adviser”	173-86
“Black Night”	188-98
“Ox”	202-21
“Sansan”	224-56
“Life”	258-65

“Guisheng”	268-301
“The Vegetable Garden”	307-19
“Big Ruan and Little Ruan”	322-45
“Eight Steeds”	348-77
“Winter Scenes in Kunming”	383-89
“Amah Wang”	391-400
“Qiaoxiu and Dongsheng”	403-27
“The Housewife”	432-48
“Suicide”	450-62
“Gazing at Rainbow”	464-81
“Songs of the Zhen’gan Folk”	488-519
“The Celestial God”	522-28

《沈從文小說選》(*Selected Stories by Shen Congwen*)。1999。

“The Border Town”	2-204
“Guisheng”	206-70
“Xiaoxiao”	272-306

金介甫譯。《沈從文短篇小說選》(*Selected Stories of Shen Congwen*)。2004。

“The New and the Old”	2-28
“The Husband”	32-84
“Staff Adviser”	87-118
“Sansan”	122-92
“Guisheng”	196-266
“Qiaoxiu and Dongsheng”	270-320

徵引及參考書目

埃里克松，倪爾思·奧洛夫。《一位真誠、正直、勇敢、熱情的長者》。《長河不盡流 —— 懷念沈從文先生》。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293-99。

“安分。”《漢語大詞典》。海外版。1990。

“把。”《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宮田一郎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

“把。”《漢語大詞典》。海外版。1990。

白立平。《「贊助」與翻譯：胡適對梁實秋翻譯莎士比亞的影響》。《中外文學》30.7 (2001): 159-77。

畢克偉。《前言：巴金的〈寒夜〉與抗戰時期及戰後的憤懣文化》。《寒夜》(*Cold Nights*)。巴金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x-xxxvii。

卜立德。前言。《祝福及其他》(*The New-Year Sacrifice and Other Stories*)。魯迅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viii-xxxvii。

“菜瓜。”釋義 2。《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宮田一郎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

張南峰。《艾克西拉的文化專有項翻譯策略評介》。《中國翻譯》25.1 (2004): 18-23。

---。《從夢想到現實 —— 對翻譯學科的東張西望》。《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3 (1998): 40-46。

“長年。”釋義 1。《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宮田一郎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

張佩瑤。《西方主義的話語？——〈黑奴籲天錄〉個案研究》。《中外文學》32.3 (2003): 141-66。

陳德鴻，張南峰編。《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0。

陳徒手。《午門城下的沈從文》。《讀書》(1998.10): 30-39。

程光燁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吃紅。”《中國民間方言詞典》。段開連。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4。

《出版人的話》。《沈從文短篇小說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 “擔。”《漢語大詞典》。海外版。1990。
- “蹲。”釋義3。《漢語大詞典》。海外版。1990。
- “發痧。”釋義1。《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宮田一郎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
- 符家欽。《沈從文故事》。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
- 郭沫若。《斥反動文藝》。《沈從文評說八十年》。王珞編。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4。265-69。
- 韓立群。《沈從文論——中國現代文化的反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 “漢子。”釋義1。《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宮田一郎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
- 韓子滿，劉芳。《描述翻譯研究的成就與不足》。《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1 (2005)：111-16。
- “紅葉。”《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宮田一郎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
- 胡安紅。《論讀者角色對翻譯行為的操縱與影響》。《語言與翻譯（漢文）》2 (2003)：51-53, 72。
- 華強。《沈從文著作的外文翻譯》。《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社）》3 (1985)：149-51。
- 黃德海。《巴金：一個響亮的名字》。《解讀巴金經典》。張新穎主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1-6。
- 黃國彬。《翻譯途徑》。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
- 。《幾乎笑盡天下——評〈圍城〉的冷嘲冷諷》。《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2 (1999)：100-07。
- 。《語言與翻譯》。台北：九歌出版社，2001。
- 黃勵文。《英語發音基本功——語音與樂韻》。香港：商務印書館，1993。
- 黃苗子。《生命之火長明》。《沈從文評說八十年》。王珞編。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4。56-64。
- 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1994。
- 黃永玉。《火裡的鳳凰》。上海：文匯出版社，2002。
- 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
- 蔣泥，甲一編著。《速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師與名家叢書：沈從文卷》。北京：藍天出版社，2003。

- 金隄。《淚珠》。《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203-05。
- 金介甫。《沈從文史詩》。符家欽譯。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
- 。《〈沈從文史詩〉臺灣版序》。《沈從文史詩》。符家欽譯。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4-7。
- 。前言。《沈從文短篇小說選》(*Selected Stories of Shen Congwen*)。沈從文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viii-xxxvii。
- ，譯。《沈從文短篇小說選》(*Selected Stories of Shen Congwen*)。沈從文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 巨文教。《張兆和、汪曾祺談沈從文——訪張兆和、汪曾祺兩位先生談話筆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59 (1994)：275-83。
- “老庚。”釋義 1。《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宮田一郎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李輝。《湘西原本多俠氣——沈從文的〈記胡也頻〉與〈記丁玲〉》。《沈從文評說八十年》。王珞編。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4。292-303。
- 。《楊憲益與戴乃迭：一同走過》。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
-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報》。《香港史新編》。王賡武編。香港：三聯書店，1997。526-27。
- 林克難。《翻譯研究：從規範走向描寫》。《中國翻譯》22.6 (2001)：43-45。
- 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 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聯書店，1985。
- 。編後記。《沈從文小說選》（下）。沈從文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491-500。
- 。導言。《沈從文卷》。沈從文著。凌宇編。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1-36。
- 。《沈從文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
- 。《台灣版序》。《沈從文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1-6。
- 劉洪濤。《〈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
- 劉紹銘。《〈中國現代小說史〉再版序言》。《中國現代小說史》。1979。夏志清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vii-ix。
- 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 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聯合文學》15.3 (1999)：44-77。

- 劉壯冲。《〈湘西散記〉英譯文的一些失誤》。《中國翻譯》2 (1994)：36-39。
- 馬逢華。《敬悼沈從文教授》。《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189-202。
- 馬悅然。《另一種鄉愁》。台北：聯合文學，2002。
- 《苗族簡史》編寫組。《苗族簡史》。貴陽市：貴州民族出版社，1985。
- 摩羅，許抄珍編著。《速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師與名家叢書：魯迅卷》。北京：藍天出版社，2003。
- 南京大學中文系編。《左聯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江蘇省新華書店，1960。
- 彭荊風。《和法國作家談沈從文》。《花溪》142 (1991)：50-52。
- 彭小妍。導論。《沈從文小說選》。台北：洪範書店，1995。1-19。
- 彭曉勇編著。《沈從文與讀書》。台北：婦女與生活社，2001。
-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編輯部。出版說明。《沈從文文集》。第1卷。沈從文著。香港：三聯書店；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1-3。
- 邵華強編。《沈從文研究資料》（下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
- 沈從文。《沈從文短篇小說選》。香港：文教出版社，1978。
- 。《沈從文文集》。12卷。香港：三聯書店；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
- 。《沈從文全集》。27卷。《沈從文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 。《選集題記》。《沈從文小說選集》。1957。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1-6。
- 。《沈從文選集》。香港：文學出版社，[1956/1957?]。
- 。《主婦集》。香港：建文書局，1959。
- 《沈從文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輯說明。《沈從文全集》。第1卷。沈從文著。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1-2。
- 沈虎雛。《答瑞典友人問》。《印刻文學生活誌》5 (2004)：26-35。
- 蘇曉星。《苗族文學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 蘇雪林。《沈從文論》。《沈從文評說八十年》。王珞編。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4。182-93。

- 孫藝風。《視角 闡釋 文化 —— 文學翻譯與翻譯理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 “挑。”《漢語大詞典》。海外版。1990。
-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 王德威。《現代中國小說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 。《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現代小說史》。1979。
夏志清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xi-xxxi。
- 。《眾聲喧嘩 —— 三〇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
- 王東風。《一只看不見的手 —— 論意識形態對翻譯實踐的操縱》。《中國翻譯》24.5 (2003)：16-23。
- 王繼志。《〈沈從文全集·傳記〉卷編後隨想》。《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 (1997)：28-33。
- 王繼志，陳龍。《沈從文的文學世界》。台北：三民書局，1999。
- 王珞編。《沈從文評說八十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4。
-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 1919-1950》。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3。
- 王潤華。《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 —— 沈從文小說理論、批評、代表作的新解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 汪曾祺。《沈從文和他的〈邊城〉》。《芙蓉》2 (1981)：227-33。
- 王振平。《論翻譯之道 說〈尤利西斯〉—— 金隄教授訪談錄》。《中國翻譯》1 (2000)：56-58。
- 魏可風。《摘獎 —— 訪瑞典學院 (The Swedish Academy) 馬悅然院士談諾貝爾文學獎》。《聯合文學》15.3 (1999)：78-84。
- “蝦米。”《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宮田一郎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197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 辛紅娟。《意識形態與翻譯選擇》。《求索》4 (2004)：213-15。
- 新華通訊社譯名室編。《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1993。
- 徐華中。《論沈從文小說的鄉土與文化性 —— 以〈蕭蕭〉、〈丈夫〉、〈邊城〉為例》。《勤益學報》16 (1998)：343-53。

- “淹。”釋義 3。《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宮田一郎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洋鬼。”《漢語大詞典》。海外版。1990。
- 楊瑞仁編。《沈從文研究專題目錄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 “張三李四。”《漢語大詞典》。海外版。1990。
- 楊憲益主編。《我有兩個祖國——戴乃迭和她的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 鄭樹森。《沈從文的歷史位置》。《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300-03。
- 莊柔玉。《基督教聖經中文譯本權威現象研究》。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0。
- 《大學生讀書計劃——中國文學寶庫出版呼籲》。編者。《沈從文小說選》。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I-III。
-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Seventh Edition. Boston: Heinle & Heinle, 1999.
- Acton, Harold, and Ch'en Shih-hsiang, trans. *Modern Chinese Poetry*. London: Kemp Hall Press Ltd., 1936.
- Askoy, Berrin. "Translation as Rewriting: The Concept and Its Implication on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Literature." *Translation Journal* 5.3 (2001): 13pp. 28 June 2005 <<http://accurapid.com/journal/17turky.htm>>.
- Amit-Kochavi, Hannah. Rev. of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by André Lefevere. *Target* 7:2 (1995): 389-91.
- Ba, Jin. *Autumn in Spring and Other Stories*.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1.
- Bady, Paul. "The Modern Chinese Writer: Literary Incomes and Best Sellers." *The China Quarterly* 88 (1981): 645-57.
- Birch, Cyril, ed.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2: From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72.
- "Bob." Def. 1.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0th (revised) ed. 2001.
-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Chai, Ch'u, and Winberg Chai, ed. *A Treasu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 New Prose Anthology Including Fiction and Drama*.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65.
- Chan, Sin-wai.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Cheung, Dominic. "The Parting of the Ways: Anthologies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Ed. Eugene

- Eoyang, and Yao-fu Li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7-20.
- Cheung, Martha. "The Discourse of Occidentalism? Wei Yi and Lin Shu's Treatment of Religious Material in Their Translation of *Uncle Tom's Cabin*."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China, 1840-1918*. Ed. David Pollard.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98. 127-50.
- . "Power and Ideology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 Analysis of Three Seminal Works."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Ed. Theo Hermans.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2. 144-64.
- . "Translation and Power: A Hong Kong Case Study." *Perspectives* 6.2 (1998): 259-74.
- Ching, Ti (Jin Di), and Robert Payne, trans.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7. Pref.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7-14.
- "Crouch."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0th (revised) ed. 2001.
- Crystal, David. "Regional Variation."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nd ed.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98-363.
- Davidson, Martha, ed. *A List of Published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52.
- "Duck." Def. 1.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0th (revised) ed. 2001.
- Ebrey, Patricia Buckley, ed.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A Sourcebook*.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 . Prefac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A Sourcebook*.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xiv.
- "Editor's Note".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Volume I*. 1956.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0. 7-8.
- "Editor's Note".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Volume II*. 1957.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0. 7-10.
- "Editor's Note".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Volume III*. 1959.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0. 9-12.
- "Editor's Note".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Volume IV*. 196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0. 7-10.

- Eide, Elisabeth. Rev. of *Changhe* (The Long River), by Shen Congwen.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ume I The Novel). Ed.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Leiden: E. J. Brill, 1988. 151-53.
- Essmann, Helga, and Armin Paul Frank. "Translation Anthologies: An Invitation to the Curious and a Case Study." *Target* 3.1 (1991): 65-90.
- Eoyang, Eugene, and Yao-fu Lin, ed.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Forster, E. M. *Aspects of the Novel*. 1927.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80.
- Gibbs, Donald A., and Yun-chen Li. *A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18-1942*.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 Guglielmi, Marina.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 Parallels and Differences in Transmitting Literature." *Reconstructing Cultural Memory: Translation, Scripts, Literacy*. Ed. Levien d'Hulst, and John Milton. Amsterdam; Atlanta, GA: Rodopi, 2000. 5-14.
- Hermans, Theo. "Translation between Poetics and Ideology."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3 (1994): 138-45.
- .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 Hibberd, Dominic. Rev. of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by Jeffrey Kinkle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 July 1988: 728.
- Hsia, C. T., e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 Hsu, Kai-yu. *The Chinese Literary Scene: A Writer's Visi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1975.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76.
- Jenner, W. J. F. "Insuperable Barriers? Some Thoughts on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Writing in English Translation." *Worlds Apart: 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 Ed. Howard Goldblatt.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0. 177-97.
- . "A New Start for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86 (1981): 274-303.
- Jin, Di. *Literary Translation: Quest for Artistic Integrity*.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3.
- . "Re: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Earth*." E-mail to the author. 5 June 2005.
- Kinkley, Jeffrey, ed.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Trans. Jeffrey Kinkley, et a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 . Introduction. *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Jeffrey Kinkley. Trans. Jeffrey Kinkley, et a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1-9.
- . "Re: Questions about *Imperfect Paradise*." E-mail to the author. 14 June 2005.

- . "Re: Shen Congwen English Anthologies." E-mail to the author. 20 June 2005.
- . Rev. of *Biancheng* (The Frontier Town), by Shen Congwen.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ume I The Novel). Ed.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Leiden: E. J. Brill, 1988. 148-51.
- . Rev. of *Chun* (Spring), by Shen Congwen.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ume II The Short Story). Ed. Zbigniew Slupski. Leiden: E. J. Brill, 1988. 171-75.
- . Rev. of *Laoshi ren* (The Guileless One), by Shen Congwen.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ume II The Short Story). Ed. Zbigniew Slupski. Leiden: E. J. Brill, 1988. 165-69.
- . Rev. of *Ruwu hou* (Aftering Entering the Ranks), by Shen Congwen.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ume II The Short Story). Ed. Zbigniew Slupski. Leiden: E. J. Brill, 1988. 161-65.
- . "Shen Congwen and the Uses of Region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2 (1985): 157-83.
- "Kneel."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0th (revised) ed. 2001.
- Lau, Joseph S. M. "More Than Putting Things Together: The Anthologiz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Ed. Eugene Eoyang, and Lin Yao-fu.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221-30.
- Lau, Joseph S. M.,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ed.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Lau, Joseph S. M., and Howard Goldblatt, ed.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 , ed.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Li, Peter, and Nathan K. Mao. "Bibliography of Sourc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 Essays and Bibliographies*. Ed. Winston L. Y. Yang, and Nathan K. Mao. Boston: G. K. Hall, 1981. 95-121.
- Li, Tien-yi. *Chinese Fiction: A Bibliography of Books and Articl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1968.
- Lu, Hsun (Lu Xun).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4.

- .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Trans.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1956.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0.
- .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Volume II*. 1957. Trans.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0.
- .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Volume III*. 1959. Trans.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0.
- .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Volume IV*. 1961. Trans.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0.
- . *The True Story of Ah Q*.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5.
- Lynn, Richard John. *Chinese Literature: A Draft Bibliography in Western European Language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9.
- MacDonald, William. *Characters and Themes in Shen Ts'ung-Wen's Fiction*.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0. ANN Arbor: UMI, 1985.
- Mair, Victor H. "Anthologizing and Anthropologizing: The Place of Nonelite and Nonstandard Culture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Ed. Eugene Eoyang, and Yao-fu Li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231-61.
- Mao, Dun. *Midnight*. Trans. Meng-hsiung Hsu.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7.
- . *Spring Silkworms and Other Stories*. Trans. Sidney Shapiro.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 Martin, Helmut, and Jeffrey Kinkley, ed. *Modern Chinese Writers: Self-Portrayals*. New York: M. E. Sharp, Inc., 1992.
- Martin, Helmut. Rev. of *Shen Congwen jiaji*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Shen Congwen's Writing), by Shen Congwen.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ume II The Short Story). Ed. Zbigniew Slupski. Leiden: E. J. Brill, 1988. 169-71.
- McDougal, Bonnie S. "Disappearing Women and Disappearing Men in May Fourth Narrative: A Post-feminists Survey of Short Stories by Mao Dun, Bing Xin, Ling Shuhua and Shen Congwen." *Asian Studies Review* 22.4 (1998): 427-54.
- McDougall, Bonnie S., and Lewis S. Robinson, trans. *A Posthumous Son and Other Stories* (《遺腹子》).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79.
- Milton, Daniel L., and William Clifford, ed. *A Treasury of Modern Asian Stories*. 1961. Mentor Edition.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1971.
-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 Munro, Stanley R. *Genesis of a Revolutio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1979.

- Nida, Eugene 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4.
- Nida, Eugene A, and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E. J. Brill, 1969.
- Nieh, Hua-ling. *Shen Ts'ung-wen (Shen Congwen)*.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Inc., 1972.
- Pa, Chin (Ba Jin). *The Family*. Trans. Sidney Shapiro.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 . *Living Amongst Heroe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4.
- Peng, Hsiao-yen. *Antithesis Overcome: Shen Congwen's Avant-Gardism and Primitivism*. Taipei: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1994.
- "Rustle." Def. 1.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0th (revised) ed. 2001.
-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Roy Harris. Ed.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LaSalle, Ill.: Open Court, 1986.
- Selected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沈從文小說選》).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9.
- Shih, Vincent Y. C. "Enthusiast and Escapist: Writer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3(1963): 92-113.
- "Shoulder." Def. 1.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0th (revised) ed. 2001.
- Shuttleworth, Mark, and Moira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 "Silly." Def. 1. *Th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Unabridged)*. Ed. Lu Gusun.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 K.) Co., Ltd., 1992.
- Snow, Edgar, ed. *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1937. Westport, Connecticut: Hyperion Press, 1989.
- "Squat." Def. 1.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0th (revised) ed. 2001.
- Sturch, Elizabeth. Rev. of *Chinese Earth*, by Shen Ts'ung-we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9 May 1972: 301.
-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1980.
- "Trespass." Def. 1. *Th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Unabridged)*. Ed. Lu Gusun.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 K.) Co., Ltd., 1992.
- "Trespasser." *Th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Unabridged)*. Ed. Lu Gusun.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 K.) Co., Ltd., 1992.

- "Trespasser."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0th (revised) ed. 2001.
- Venuti, Lawrence,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Wang, Chi-chen, trans.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 Wang, David Der-wei. "Imaginary Nostalgia: Shen Congwen, Song Zelai, Mo Yan, and Li Yongping."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Ed.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7-32.
- . "Translating Taiwan: A Study of Four English Anthologies of Taiwan Fictio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Ed. Eugene Eoyang, and Yao-fu Li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262-72.
- "Whirr."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0th (revised) ed. 2001.
- "Whisper."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0th (revised) ed. 2001.
- Wong, Laurence Kwok Pun. *A Study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s of the "Hong Lou Meng": With Special Referenves to David Hawkes's English Version*. 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2. Ann Arbor: UMI, 2004.
- . "Voices across Languages: The Translation of Idiolects in the *Hong lou meng*."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 (1997): 120-39.
- Yang, Gladys, trans. *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1.
- , trans. *Recollections of West Hunan*. By Shen Congwe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1982.
- Yang, Xianyi. *White Tiger: Autobiography of Yang Xiany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Yu, Yungen. "Onomatopoeia." *An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Ed. Chan Sin-wai, and David E. Pollar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06-15.
- Yuan, Chia-hua, and Robert Payne,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New York: Noel Carrington Transatlantic Arts Co. Ltd., 1946.